

紀念夏蓮居老居士往生六十週年

夏蓮居大士略傳



夏蓮居大士德相
(1884年—1965年)

濁世無如念佛好
此生端爲大經來

——夏蓮居老居士

「我常常想，夏蓮居老居士是阿彌陀佛化身來的，但是我沒有證據，我總是這樣猜想。從這些跡象，他的文字、他的言論這些跡象裡面，他不是凡人，阿彌陀化身到這個世間來，幫助末法九千年苦難眾生。他用什麼幫助？《大乘無量壽經》會集本。末法時期這往後九千年眾生，唯有依靠這個本子得度，我相信。」

——老恩師（《大方廣佛華嚴經》）

「如果我們對這個本子、對夏蓮居這個人有懷疑，沒有足夠的真誠恭敬心，那我們學這個本子就會產生障礙。世出世間法你能夠真正得到多少，那是看你對這個經教、對這個人真誠恭敬心有幾分。印光大師講的，你有十分你就得十分利益，你有三分，你只能得三分利益。至誠恭敬比什麼都重要，我們才真正得到阿彌陀佛的恩德布施。」

——老恩師（《淨土大經解演義》）

「『此生端為大經來』，這個話說明白了，他到這個世間來幹什麼？就是來會集《無量壽經》。黃念祖老居士來幹什麼？就是來為註這部《無量壽經》，其他都是附帶的，這主要的。

我們今天接著幹的，是來幹什麼？來做樣子的，做學習的榜樣，做承傳的榜樣，做弘護的榜樣，我們是來做樣子給大家看的。無非都是為這樁事情，為什麼？唯有這個法門，能幫助世尊往後末法九千年，這九千年的眾生，因此經、因此持名念佛的法門而得度。」

——老恩師（《二一〇一二淨土大經科註》）

夏蓮居大士略傳

目 錄

(一) 辛亥革命	九
(二) 民國初期及博通眾藝（博通眾藝部分與時間順序無關）	一四
(三) 至交張志簡介	二五
(四) 攝友梅光羲簡介	二九
(五) 恩師慧明法師簡介	三二
一、一八八四年至一九一年	二
二、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	九

(六) 賢母潘太夫人簡介 ······	五〇
1. 《淨土聖賢錄》的記載 ······	五〇
2. 吳倩鄉居士的敘述 ······	五四
(七) 初嘗法味 ······	五八
(八) 學術報國 ······	六二
(九) 至契省元禪師簡介 ······	六六
(十) 憂國憂民 ······	七五
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初 ······	八三
(一) 乙丑之難 ······	八三
(二) 避難日本 ······	一〇九

四、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

一一三

(一) 抱病掩關、勤修淨業 ······

一一三

(二) 省元禪師示寂 ······

一二六

(三) 淨業有成 ······

一三四

(四) 讀校《大經》 ······

一四四

五、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五一

(一) 遷居北京 ······

一五一

1. 會集《無量壽經》初印 ······

一五一

2. 會集《阿彌陀經》 ······

一五四

3. 《歡喜念佛齋詩鈔》 ······

一五五

(二) 弘法京都………一五七

- | | |
|-------------|-----|
| 1. 受請啟講 | 一五七 |
| 2. 利濟眾生 | 一六〇 |
| 3. 宗月大師 | 一六三 |
| 4. 創建風聲琴社 | 一六五 |
| 5. 創建淨宗學會 | 一六六 |
| 6. 忍辱含垢 | 一六九 |
| 7. 敬輯《淨修捷要》 | 一七五 |
| 8. 現明法師圓寂 | 一七六 |
| 9. 創設慈德小學 | 一八〇 |

10. 極樂庵領眾	一八一
11. 團城念佛	一八三
12. 堅定抗日	一九一
13. 梅光羲居士在重慶	一九六
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一) 黃念祖居士投入門下	二〇五
(二) 刊定《無量壽經》會集本	二〇五
(三) 律航法師	二〇六
(四) 金剛阿闍黎	二〇八
(五) 觀音寶典	二一三

七、一九四九年至今至一九六五年

(一) 社會活動	二一五
(二) 藝海泛舟	二三四
(三) 淨業導師	二三九
1. 敬輯懺儀	二二九
2. 虛老讚歎	二三一
3. 說法不斷	二三二
4. 敬挽慈老	二三六
5. 八十壽辰	二三七
6. 利樂有情	二四一

目 錄

7. 現金色身 ······	二四四
八、一九六五年示寂 ······	二四七
參考資料 ······	二五三

夏蓮居大士略傳

夏繼泉，字溥齋，號渠園，在日本曾用名夏泉，歸國後改名蓮居，取號一翁。山東鄆城人，清末愛國將領、左宗棠部將、雲南提督謚壯武公夏辛酉長子。近代著名的佛教居士、文化學者、書畫家、古琴家、收藏家、文物鑒賞家，辛亥革命促成山東獨立的風雲人物。公元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甲申二月二十三日）生於新疆于闐（今和田），晚年寓居北京。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乙巳十一月二十二日）自在往生，享年八十二歲。

一、一八八四年至一九一一年

夏蓮居的父親夏辛酉（一八四三—一九〇八），字紹襄，一字庚堂，鄆城縣夏莊村人。母親潘儀西（一八六六—一九二三），甘肅敦煌人，山東女子蓮社名譽總理。夏辛酉出身平民，長大後在左宗棠部下當兵。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隨軍進駐陝西，因功升任守備。同治十三年，沙俄為分裂中國，蓄意挑動新疆少數人叛亂，夏辛酉奉命征剿。他先後攻克烏魯木齊、瑪納斯達等城，被保舉總兵補用，賞戴花翎，穿黃馬褂。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他統率刀矛隊，在阿爾吐什等地作戰，取得勝利，再次被保舉為總兵補用，賞戴一品頂帶，三代正一品封典。經過六年的征戰，平定了新疆之亂。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①爆發，山東巡撫李秉衡

奏派夏辛酉防守登州，任水師長官。他防守嚴密，甲午之戰中擊沉日艦兩艘，其餘日軍逃跑。皇帝聞訊大喜，立即任命他為兗州鎮總兵。不久，又改任為登州鎮總兵。二十四年，任武衛軍左翼長。二十六年，英、法、德、俄等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夏辛酉率兵保衛京城。京城失守後，他又返回山東，使八國聯軍不能侵入山東境內。八國聯軍與清政府議和後，他因功升為雲南提督。經袁世凱奏請皇上後，夏辛酉留在直隸統帶常備軍，兼幫辦北洋大臣。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奉命駐守曹州，爾後統率軍隊移駐長江水岸，負責沿岸七省防務，並兼幫辦南洋大臣。未行，病卒於巨野行營，靈柩運回鄆城。清廷賜予謚號「壯武」，決定將其生平戰績交付史館立傳，並在其立功地點建立專祠。

夏溥齋（蓮居）是長子，因父親夏辛酉平定阿古柏叛亂統軍西



愛國將領夏辛酉

域，故而生於新疆。出生時雖為嚴冬，而軍營發現泉眼，將士大喜，因名「繼泉」（繼為譜字，弟弟夏繼葵，字向齋；妹妹夏繼蘭，字淑君）。自幼孝悌知禮，聰慧絕倫，遍覽群書兼通眾藝，人讚為多才穎異。凡詩詞經史、文辭訓詁、先秦諸子、宋明理學無不淹貫。唯不喜八股文章，樂研陸王之說，所服膺者周敦頤、張橫渠、程明道、陸象山、王陽明諸賢。周敦頤《通書》有「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

則溥」句，其字「溥齋」即來源於此。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絕沒有世俗子弟的陋習，不為美色所誘，不沾煙酒賭博，唯喜好讀書治學，志在修己利人，治國安邦，光前裕後。又因少年長於軍旅，性格豪爽，任俠尚義。

幼年趕上甲午之戰（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其後又經歷戊戌政變^②、庚子之變^③，看見割台灣與日本，割青島與德國，割威海衛與英國。眼見國事日非，危亡在即，就在想著救國圖存之方法。十餘歲時，喜歡研究問題，看到梁啟超等所辦的《時務報》《新民叢報》《中國魂》等，覺得很新奇，頗喜閱覽，因之思想上漸傾向於革新，這也為參加革命播下了種子。

稍長為貢生、鴻臚寺序班、一品蔭生。還未成年就擔任天津警讞局審判官，專辦理租界交涉、違警案件。與外國人接觸很多，他們那



蓮公任靜海知縣

種專橫無理，令年輕的夏溥齋難以忍受，終日與他們費盡唇舌據理力爭，但上級長官，前後任海關道的唐紹儀、梁敦彥卻認為他多事，不予支持，認為他年少氣盛。當時備覺弱國無外交，人命不值錢，憤懣於胸。在清末，夏溥齋是即用知府，歸吏部銓選，趕上兩次知府出缺，應該由他補授，都因為該部司官書吏把持索賄，結果均未補上。目睹當時政治的腐敗，除了付之一嘆外，別無辦法。曾任直隸知州、靜海知

縣、江蘇知府、山東團練副大臣。

一九〇八年，夏溥齋的父親病逝，他從靜海知縣離任回故鄉為父親丁憂兩年。清廷賜予他父親謚號「壯武」，但在御賜的碑文祭文上，對於其抵禦外侮、守衛國土這些人盡皆知的事情，竟然不敢提及一字，這是夏溥齋青年時最憤恨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夏溥齋結束丁憂，到京候補，暫管通州毅軍營務處。在京期間深受得肅親王善耆、陸軍部尚書鐵良、軍機大學士鹿傳霖器重。

①甲午中日戰爭，是指十九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按中國干支紀年，戰爭爆發的一八九四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朝鮮半島稱「清日戰爭」，西方國家稱「第一次中日戰爭」。七月二十五日豐島海戰爆發，甲午戰爭開始，由於日本蓄謀已久，而清朝倉皇迎戰，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了《馬關條約》。

(2) 戊戌變法，指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上諭，引起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瘋狂反對。維新派企圖拉攏新建陸軍首領袁世凱救護光緒帝，結果卻被袁世凱出賣。慈禧太后將光緒帝幽禁於南海瀛台，復行垂簾聽政，將康有為革職。康有為、梁啟超在外國勢力幫助下逃亡海外。譚嗣同、林旭等六位維新人士被處死，稱「戊戌六君子」。一個月內，除京師大學堂被保留外，光緒新政措施全部被廢止，戊戌變法失敗。

(3) 庚子之變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以英國、美國、德國、法國、俄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八個主要國家組成的對中國的武裝侵略戰爭。最終於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簽訂《辛丑條約》，中國自此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給當時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空前沉痛的災難。

一、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五年

(一) 辛亥革命^①

夏溥齋少年持重，才華橫溢，未滿而立之年便已名震齊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山東省正當南北之沖，環境異常危急，一班齊魯人士就互相聯絡，以「山東省紳商各界及教育會」的名義給在北京的夏溥齋連發兩次電報，催促他回山東濟南。電文大意為：風雲日急，魯境尤危，咸盼賢能即速南歸，共謀大計，以保桑梓！夏溥齋遂於接到電文的第二天，即辛亥年九月十一日（公曆十一月一日）出京，十二日晨到濟南。夏公晚年在《中山引》中，對山東辛亥革命的歷史有詳細描述：

我時氣方壯，抱虎敢履冰。單車奮空拳，夜走濟南城。
利害非所計，為國甘犧牲。鄉人見我至，氣勢已頓增。
急籌響應策，秘集戶嚴局。是時與謀者，半列公門庭。
或沐公學說，互親若友朋。王謝張周趙，二李與雙丁。
雖皆傾蓋交，要都具熱誠。各界大聯合，共推我主盟。
我年二十八，登壇一軍驚。力小而任重，大眾為股肱。
謀定而後動，銜枚不聞鉦。驅鼠務搗穴，繫鈴先解鈴。
布置已井井，一發若春霆。推翻諮詢局，擁入撫軍廳。
連宵復達旦，規劃告叮嚀。仗義陳誓詞，大府噤而瞠。

……

到達濟南的第二天，辛亥年九月十三日（公曆十一月三日），夏溥齋就出席了山東各界代表在山東師範學堂大禮堂舉行的歡迎會。面

對數十名代表，夏溥齋侃侃而談，詳述朝野見聞，分析內外環境。兩天之後，又召開了一次各界代表座談會，提出請願八條，由夏溥齋率領數十人前往珍珠泉巡撫衙門請願。請願八條從保境安民與罷戰息兵出發，要求清政府須立即與南軍（革命軍）無條件媾和，文末「限三天內答覆，政府有一不許，本省即宣告獨立」，措辭強硬，氣勢逼人，像是一篇最後通牒。

十一月七日，同盟會、立憲派和其他各界人士又在省諮詢局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們群情激昂，紛紛聲討「六二黨」（右翼議員六十二人）把持諮詢局（俗稱「鳥籠子」），勾結官府、抗拒民意之種種罪狀，最後眾口一詞，厲聲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於是全場一致通過，省諮詢局被推翻，成立「山東各界聯合總會」取而代之。二十七歲的夏溥齋被公舉為這個聯合會的唯一正會長，王訥、莊

陔蘭則被推舉為該聯合會副會長。

夏溥齋等立憲黨人屬於「和平派」（山東巡撫孫寶琦的話），是想搞和平演變的；同盟會革命黨人屬於「暴動派」，是一心想搞武裝暴動的。十一月十三日，聯合會及全省各界代表雲集大明湖畔「鳥籠子」，同盟會黨人擺下鴻門宴，把持會場各門不准任何人出入，各大門已全部落鎖。殺氣騰騰，要逼孫寶琦就範。

會場內萬餘人群情激昂，各界各派激烈爭執，台上台下彼此僵持，從早晨一直到晚上。眼看時鐘已經轉了一圈，仍無了局。這個時候第五鎮軍人突然發難，夏溥齋被從台上叫下來。參謀黃治坤一把將其拉住，威脅說：「夏會長，我們已布置二百名槍手埋伏在會場內，孫撫台再不答應的話，也許立即就會出人命！而全城也必陷入不可想像的糜爛狀態！」黃從腰間拔出手槍示威，場內附和之聲四起，氣勢

洶洶、聲震屋瓦，眼看一場內訌廝殺一觸即發。夏溥齋又走上台去規勸孫寶琦，勸他不能再有絲毫猶豫，以免發生不測禍端。夏溥齋見孫寶琦話語間有所動搖，遂當機立斷，面向眾高聲宣布：「孫撫台已承認全省宣告獨立了！」說時遲那時快，聯合會秘書長丁世嶧（丁佛言）^②，立即將一張事先寫好的《獨立宣言》張貼於主席台桌子前面。在全場上下一片「山東獨立萬歲！中國革命萬歲！」的狂呼聲中，山東反清獨立遂告成功。

孫寶琦是在革命洪流不可遏抑的處境下，「權宜承認」山東獨立的，到十一月二十四日，就順袁世凱的旨意取消了山東獨立，致使原主張山東獨立的聯合會分為兩派，立憲派推舉夏溥齋、丁世嶧赴北方「設法向北方當道疏解」；革命民主派推舉謝鴻燾、雷光宇赴南方參加軍政府，繼續謀求山東的獨立鬥爭。夏溥齋與丁世嶧兩人在冬月初

赴北京，聯合京津革命志士，相機而動。在火車上，夏溥齋看到丁世嶧皮包中的唐譯《大乘起信論》，這是他第一次看見佛書，也是學佛的第一個印象。到了北京，袁世凱避而不見，京城不能立足，夏溥齋隨後即返回老家鄆城，與革命黨人王朝俊、陳幹取得聯繫。當時王朝俊正聯絡曹縣一帶綠林豪傑準備舉事。沒多久，接到清廷北京電報，宣布共和，皇室退位。

當時山東辛亥革命中的人物很多，與夏溥齋後續仍有相交的人有：雷光宇^③、丁世嶧、張志^④、蕭方駿^⑤、陳幹^⑥、王朝俊^⑦等。

(二) 民國初期及博通眾藝（博通眾藝部分與時間順序無關）

一九一二年三月統一黨山東支部成立，推周自齊、靳雲鵬、張鳴岐、龔積柄（龔伯衡）為名譽部長，夏公為部長，潘復、莊陔蘭為副

部長。靳雲鵬後被聘為山東省都督府最高顧問兼秘書長、參謀長，並當選為中華民國國會議員。一九一三年夏公歷任北洋政府山東岱北觀察使，曾將沾化古刹經典一八七二冊送山東圖書館保存。山東著名教育家王鴻一（即上文王朝俊）反對袁世凱，袁電令山東督辦周自齊將其就地正法。周命岱北觀察使夏溥齋查辦。王鴻一見到夏溥齋毫無懼色，夏溥齋大為感動，竟不遵袁令義釋王鴻一，時人聞之稱歎。五月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三黨合並，成立進步黨，七月山東進步黨黨支部成立，任副部長。夏公當時與執掌山東教育的雷光宇多有交流，夏公每每愛談說宋明儒學，信佛的雷光宇必然嗤之不如佛理真實，如此經一百多天，夏公慢慢開始信向佛理，漸漸對禪宗發生興趣。多年後，夏公曾有詩贈雷光宇勸他修淨土：「感君毒棒連三月，警我迷頑廿九年。今日相酬唯一語，須知淨土外無禪。」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第一會之五中生動描述了雷光宇當年施與夏公的毒棒：

「雷道亨也跟夏老師他兩個都在山東做官，天天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就來，來了就要酒要菜，點盡好的白蘭地、威士忌，什麼中國酒、外國酒，點著名要；要了酒要炒菜，什麼海參、什麼蝦仁，什麼什麼，喝著酒吃著菜，吃得差不多了，肚子也不餓了，酒也差不多了，就開始罵；就批評夏老師，罵，罵，罵完了之後就走了。第二天來了之後還吃還罵。所有的秘書、科長都說他，管他叫混賬渾球加三級，跟夏老師說：『你不好意思，我們把他罵出去不讓他來了。』夏老師說：『他來罵你們沒有？沒有啊，他罵的是我呀。他罵的是我，你們搞什麼？你們不要管。』罵了九十多天。後來就不一樣了，後來就變為讚歎了，真實的。」

當夏公稍體會到他所說打碎（破我執）是什麼意思時，雷光宇像一個大人獎勵小朋友一樣：

「雷道亨見到夏老師，先是讓夏老師『粉碎虛空』，夏老師不懂，雷又說

『打碎了重造』，夏老師懂了。夏老師與雷談話，談到雷滿意的地方，雷就對夏老師說賞給一個圈圈。最後雷站起來，合掌，雙唇抖動著說：『諸佛佑汝』。——（《黃念祖居士點滴開示》）

夏公居濟南期間，寓所位於西門外東流水，因慕張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之語，故命名家宅為「渠園」，也自號渠園，中建竹閣「雲護讀書樓」。夏溥齋（夏渠園）精通音律，善於操琴，是古琴界公認的古琴大家。在濟南渠園，他與被章太炎譽為「中國音樂家第一」的王心葵演繹了「高山流水遇知音」式的傳奇故事。一九一四年，諸城派古琴家王心葵遊濟南，居渠園，與夏渠園共研古譜，引為知音。夏渠園有首七言絕句《湖居》，描寫了渠園雲護樓四周的景象。詩云：「十步回廊三面湖，湖東種藕西栽蒲。採蓮艇子無人弄，斜繫彎彎柳一株。」那時登上樓，但見明湖如鏡，城河若帶，碧水東

流，佛山彌望，遠山近水盡在目中。正是手揮七弦，目送飛鴻，撫琴而歌的好去處。當年此地「四望湖」（古大明湖）尚存，由夏宅渠園門外即可乘小木舟蕩入大明湖中。《王露傳》中有一段，即是寫夏公與王心葵乘瓜皮艇揮槳東去，攜琴月夜泛舟大明湖的情形：「余嘗與秋夜乘瓜皮艇，泛明湖，囊琴載茗泊古歷亭下。月霽波澄，涼颸微至，相與灑然樂甚。益移棹蒲荷深處，為一再鼓水仙天問之操。魚鳥棲機，萬籟清沉，方其從容動縵，愔愔泠泠，抑藏毓養，以穆然想見太古之盛，而發人浩渺幽悠無涯之思。不知乎天地之大，而古今為久贊矣。」明月當空，秋風送爽，兩人泊舟亭下，品茶夜話，相談甚歡。興之所至，又移舟荷花深處，待魚鳥棲眠萬籟俱寂，王心葵方才撫琴彈奏，而夏溥齋則在欣然獨賞之際，已不知天上人間今夕何夕矣。「為一再鼓水仙天問之操」，即請反復彈奏《水仙操》與《天問》（《離騷》）兩支經典古曲。那年秋天的明湖月夜，因這美妙琴

聲的蕩漾而風月無邊。

王心葵邀請夏公為自己的書寫序，夏公答應了。「既允序其所著書，輒先為之傳」，並為王心葵寫了《王露傳》，一九一五年刊登在濟南《大東日報》。康有為（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書法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戊戌四君子之一）素不輕許他人文章，獨對《王露傳》讚不絕口，認為有「唐前遺規」。

一九一四年秋後，夏溥齋即被袁世凱調離山東調往河南，先為豫西觀察使，後為汝陽及河洛道尹，為官清正。在任期間整頓吏治，屢次得罪袁世凱，四次辭職均未獲允。一九一六年辭職歸里，又被聘為總統府秘書。一九一八年當選國會議員，任齊魯金石書畫館監督、山東佛教居士林林長。同年何宗蓮（北洋集團元老人物，民國後署理察

哈爾都統兼陸軍第一師師長，後調北京任總統府侍從武官、將軍府弼威將軍等職）退出軍界，回家鄉濟南，所居頤園與夏公所居渠園相鄰。夏公在濟南期間與何宗蓮等協同萬國紅十字會廣行賑濟，活人無數。一九一九年任山東鹽運使，徹底根除了長久以來的鹽務弊端，深博民眾稱頌。一九二一年創辦助學會，率先捐款一千銀元。一九二一年九月孫中山考察濟南，夏溥齋全程陪同，中山先生見之頗多讚賞。

一九一六年，夏溥齋辭職返回山東濟南，王心葵聞訊攜兩張自製古琴前來渠園祝賀其重歸故里。夏則從河南汝陽帶回一些製琴的絕好材料金絲桐，王即在夏宅渠園住下來。畫好圖紙請來工匠監工製琴，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製成金絲桐古琴三張。王心葵用之對客彈奏，舉座驚歎叫絕，眾皆歡讚不已。夏對王製琴之術也徹底歎服，視為仙人而神乎其技矣。王心葵在夏宅渠園居住之際，正是他於大明湖畔創

辦德音琴社之時，傳授古琴、琵琶技藝和中西音樂理論，培養出了湖北的詹澄秋、濟南的向峻卿、李華萱、沂水的顧海門等二十多名古琴名家。一九一八年王心葵經由章太炎推薦，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樂理研究會國樂導師。王心葵故去後，北大《音樂雜誌》《北京大學日刊》特轉載了《大東日報》刊登的《王露傳》，以表悼念。

夏溥齋長於詩詞。趙爾巽（字公讓，號次珊，別號無補，清末民初政治家、改革家）比夏溥齋年長四十歲，送一甕黃鑿和豆豉給夏溥齋並題詩索回贈詩，自稱為「世愚弟」，可見對夏溥齋的敬重和對其詩詞的愛好。樓兆梓（浙江仁和人，孫寶琦任山東巡撫時為撫署文案）在夏溥齋從日本回天津後，去看望時首先就是抄了不少夏公最近新作的詩詞。周肇祥（一八八〇年—一九五四年，字嵩靈，號養庵。浙江紹興人，清末舉人，曾肄業於京師大學堂、法政學校。中國近代

書畫家，北洋政府官員，古物陳列所第四任所長）也曾經像催債一樣催著索要夏溥齋的詩。

夏溥齋早年觀畫不作畫，後來學作畫僅兩年時，著名畫家陳師曾⁽⁸⁾過山東，見夏溥齋的畫，根本不相信他才學了兩年就有如此的畫作，認為夏溥齋的畫有宋人氣象，夏溥齋的天賦如此之高。馬上寄贈一幅畫，希望夏溥齋回贈一幅畫給他。夏溥齋兩年中曾經畫了三幅畫，都還沒有全部完成就被人要走了。為丁佛言畫的「松遊庵圖」，已經完成一多半，掛在牆上。出去遊玩不在家時，被到他家造訪的陳明候不顧童僕的阻攔強行奪去，後丁佛言請夏溥齋補畫給他。

近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吳秋輝（一八七七—一九二七）恃才傲物，目空千古，如康有為、梁啟超、胡適、王壽彭等知名學者皆遭其

鄙夷，唯獨對夏公甚為禮敬，請夏公為其著作《學文溯源》作序。

夏溥齋精通金石書畫鑒賞，在收藏領域有獨特眼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收藏大批的古琴、古硯、古刀、書畫和佛教造像、香爐等等，在他的《玄外音》和《藝林漫興》中有比較具體的說明。收藏的古琴中有著名的西晉猿嘯青蘿琴，震動琴界，當年郭沫若常去夏家，目的之一就是聽夏溥齋彈奏古曲和一睹此琴；又有明朝朱常芳潞王製的中和琴，是文化研究價值頗高的樂器，在古書中此琴被數次提及，並有賦詩等，是不可多得的珍藏；還有宋朝劉安世造的七弦琴，傳世宋琴甚少，此琴幾經滄桑，音質悠揚，被歷代學者、古琴學者所推崇，為久負盛名的佳品。夏溥齋收藏的名畫有鄭板橋《劉禹錫七律詩軸》《詠牡丹詩軸》，清康熙甲寅年龔賢晚年的代表作《天半峨眉圖》等等。夏溥齋收藏宏富，鑒定頗精，尤其對文物



夏溥齋與兩子東生（東庵）、運生（潤生）攝於濟南

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認識，不是常人以商品價值觀念所能理解的。所以在文物界頗具影響（一九八一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之《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已收錄）。

在這個階段，夏溥齋開始接觸佛法，初期喜歡讀《傳燈錄》、《指月錄》等禪宗書籍，與龔伯衡、張志、梅光義等時常談論佛法。夏溥齋與張志相交深厚，志趣相投，他皈依慧明法師也源於

張志。夏溥齋與梅光羲是佛道上的良朋，相交三十多年。下面分別對張志、梅光羲、慧明法師做簡單介紹。

(三) 至交張志簡介

張志（一八八〇——一九二五），字易吾，又字寂園，四川富順人。父親張復盛，因為家裡貧窮，棄儒從商。母親宗夫人，通書史，以倡興女學自任。年少聰穎，可一目十行，師從鄉里的宿學劉熙如、盧翊廷、黃季淵諸先生，服膺宋五子書，並篤守陽明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以孝友俠義為人所稱讚。一九〇六年留學日本，在明治大學學習法律。尚未回國時，山東巡撫袁樹勛即慕其名，將他函聘到山東。內為巡撫的顧問，外為法政、高等師範各學堂的教習，並非官吏，而地位頗見優禮。到一九〇九年孫寶琦繼任山東巡撫，張志的聲望始終如一。當時很多賢俊之士都是出自他的門下，聲譽隆盛，都推

崇他為齊魯法律大師。雪公李炳南居士也是他的學生，一九〇八年李炳南考入山東法政學堂學習法律，攻讀監獄專修科。當時的學堂監督就是莊陔蘭及張志等教員，都是留日歸來，並且於儒、佛頗有造詣。吳聰龍《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中說到：「任教者為司法界人。」時，法界學佛者多，法學亦講其因果程序，乃日本剛田之法學也；日本法學，多半脫胎於佛學，故教授有時亦講佛學，與聞之，甚有領略，較前之囫圠吞棗，截然不同味。」入民國後，張志於一九一三年一月任山東高等檢察廳廳長，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調任安徽高等審判廳廳長，一九二〇年底調任山東審判廳廳長。參與憲法的制定和編纂，於兩省的司法改革都有顯著的成績。

張志居官廉明，執法公正，慈厚為懷，是司法界不可多得之人材，填補了濟南政法界名人的空缺，被譽為「齊魯法學大師」「慈佛



張志一九一八年攝於安慶

廳長」、「民國成立後山東法官第一人」。不但學生對他很信仰，就是一班同事，如樓兆梓、蕭方駿、姚鵬圖、朱是、孫松齡、雷光宇、李肇甫等對他也都非常佩服。張志也擅撫古琴，出遊時隨身攜帶古琴，與夏溥齋是多年的至交好友、知音，也是親家，夏公的大兒媳婦即是張志（在夏公的詩詞中，多稱他為寂園）的小女兒。

安慶，安徽省老省會，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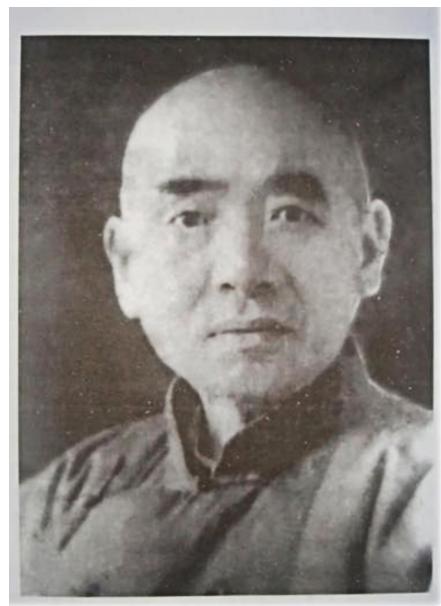
派故里，號稱文化之鄉、戲劇之鄉。安徽的安、安徽的簡稱「皖」，就是由安慶而來。從一六六七年（清康熙六年）設安徽省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安慶都是省會。張易吾任安徽高等審判廳廳長時，住在安慶城北百花亭寂園，非常幽靜，張的四川同鄉李範之（安慶道尹，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有詩描繪：「一泓春水門前綠，半畝蔬園雨後青。鎮日香風薰欲醉，詩人合住百花亭。」張易吾自號寂園居士，可見對此的喜愛。張易吾為同光體皖派詩人，與方守彝（桐城派後期名家方宗誠之子，字倫叔，號清一老人。太常博士，學問淹通，勤於著述，與月霞法師交厚）、李範之交往，常在此地舉辦雅集。寂園藏書非常豐富，有「三萬卷樓」之稱，調任山東高等審判廳後，寂園轉與李範之，安徽大學剛成立時，王星拱校長曾說校圖書館只有六千餘冊藏書，還沒有本校教授李範之家裡的藏書多。在安慶，張易吾認識了西門外地藏庵的慧明法師，是地藏庵的常客。

(四) 摯友梅光羲簡介

梅光羲（一八七八—一九四七），字擷芸，江西南昌人。梅氏為洪都望族，書香世家。擷芸幼年受傳統教育，攻讀八股文。一八九七年，十九歲參加鄉試，中舉人。一八九八年赴京應試，受康有為等變法維新思想影響，熱衷變法。返南昌後，一八九九年創辦明達學堂，傳播新科學知識。一九〇一年，赴浙江巡撫撫署任文案。同年冬天，經友人桂伯華介紹，得識佛學名家楊仁山。聽講《起信論》後，皈依佛法，師從楊仁山學《大乘起信論》《華嚴》《三論》及淨土諸宗之要。從此專心研讀佛典，以「非佛書不讀，非佛行不行」之說自勉。

一九〇二年為京師大學堂藏書樓提調。一九〇三年任湖北農務局會辦、將弁學堂總辦、湖北武高等學堂監督。一九〇四年，赴日本入陸軍振武學堂，受正規軍事教育。振武畢業，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

習政治經濟。



梅光羲居士

一九〇八年歸國後，任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局總辦。回南京省親，請益於老師楊仁山，專攻唯識典籍，同時旁及華嚴、三論、法相、淨土諸宗經籍，與同窗歐陽竟無等發起成立佛學研究會，推楊仁山為會長。一九〇九年調任廣東全省審檢廳籌辦處總辦及司法研究館監督。廣州白雲山雙溪寺住持月賓法師邀太虛法師到廣州協助組織僧教育會，擷

芸、太虛法師同自楊仁山居士門下，二人在廣州相見，擷芸以新刊成的《成唯識論述記》一部相贈，太虛法師隨身攜帶。一九一〇年，由廣東調返湖北任高等審判廳廳長，返程途中曾暫居南京，聽楊仁山講《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各疏。後精心撰《心經淺釋》，得楊仁山嘉許，親自為之撰序。

一九一一年秋，赴北平任郵傳部右參議。一九一二年任教育部秘書長。據《魯迅日記》，魯迅到達北平的首個月，一九一二年五月，梅光羲就贈送他佛教會第一、第二次報告各一冊。一九一三年任交通部參事，時任交通部總長葉恭綽是他多年好友，學佛就是受梅擷芸的影響。在北平廣濟寺遇清一上人^⑨（宗門耆宿，蒙文殊化身讚歎），共議在廣濟寺設講經會，曾摘講《大乘止觀》等。葉恭綽、蒯若木、黃幼希、徐蔚如等人同在講經會，教育部蔣維喬受徐蔚如影響學佛，

參與講經會。在蔣維喬的引薦下，江味農與徐蔚如、梅櫛芸等人交往，並參與講經會。一九一五年任蒙藏院第一司司長。同年講經會請月霞法師、諦闇法師北上講經，以此因緣，梅櫛芸等人在北京設佛經流通處。為解南京金陵刻經處經費之困，發起基金董事會，自任會長，率先捐款。歐陽竟無創設支那內學院時期，也予以經濟上的支持。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梅光羲接替張志就任山東省高等檢察廳廳長。

(五) 恩師慧明法師簡介

安徽安慶地藏庵有六百多年歷史。康熙《懷寧縣誌》記：「地藏庵，在將軍沖之右，明洪武間剏，正德間修，有白沙井，泉甚冽。」在民國期刊《海潮音》第四年第八期的《重修地藏庵記》中，慧明法師有詳細描述：

「安慶城西地藏庵，為惠依慈祖所創建，其傳衣付鉢之跡，已無可考。有清末季，疊遭兵焚，漸就荒廢。民國甲寅（一九一四年）冬，余就西廊茅舍，掩摩訶衍關，息緣禁足，越三載。丁己（一九一七年）臘八日，應迎江主席之請，思宏揚淨土，用報佛恩，名所居曰蓮宗丈室。機緣未熟，願弗克果。遂於己未（一九一九年）四月，退隱舊關，更名蓮宗淨舍。是秋，何宇塵、段景炎，及二三同志，勸開念佛林，容納四眾，同修淨業，逐日念佛，兼講《阿彌陀經》。次年（一九二〇年）四月，啟講《楞嚴》。池中開雙蓮一枝。辛酉（一九二一年）夏，講《無量壽經》。池蓮之一莖而雙花者三焉，觀者咸詫為稀有之瑞。一時碩彥，如方倫老、張易吾、李範之、王饒生諸君，攝影徵題，裒然成冊。三年以來，日汲汲以講誦利初機，於土木營造之事，力未逮，且弗暇也。是歲，四方善士，以寶像尤虛，無以資觀感；殿寮不整，無以安禪誦。相與慨捨淨財，助修建之費。惟山東夏溥齋向齋，昆玉，及崔修如夫婦，所助居多。今大殿、前殿、三聖像、山門及客堂、齋堂、雙蓮堂、功德堂、僧寮、廚庫，以次完工，規模粗

具。諸善士，謀更舊名。余曰，斯處背山面郭，修竹掩映，地本幽邃。而學佛之徑，從聞思修，不講何聞，思與修亦無所致力。況時丁象季，眾生鈍根，苟不明達教乘，輒欲離文字言說，以期參悟，厥事至險。余竊願後之來主斯寺者，致力於講明經教，而會歸於淨土也，名之曰幽居講寺，可乎？眾曰，善。遂以名之。至於增飾崇麗，俾俊殿、法堂、禪堂丈室，一律告成，鬱為巨刹。是所望於十方長者賢哲，共發大心，開寶積，以修無上之福田耳，是為記。」

下面以此文為主線，介紹慧明法師的修行與弘法事跡。文中首先看到是慧明法師曾經在城西閉摩訶衍關三年，在《海潮音》第四年第十一期中刊登了法師一九一七年出關時的詩：

摩訶衍關開靜七言一章

三冬幽隱覓枯禪，納被蒙頭絕問端。

壁後林間苔結蔓，簷前路徑草盤桓。
芒鞋竹杖新成故，綴鉢香囊舊轉殘。
空作千朝虛信施，覺將何物報恩檀。

次述平懷五言一首

一來清淨處，久絕世情濃。
好友多違慢，佳賓少再逢。
終年依翠竹，長日向蒼松。
靜裏人稀到，塵囂我弗從。
俄然經數載，倏爾過三冬。
免聽催更鼓，休聞報曉鐘。
蒲團常避坐，破衲暫遮容。
縱任風濤轉，誰能起臥龍。

偶拈

長年竹徑人蹤少，為我蓬關幾度封。
特地分明全體露，香花芬馥燄濃濃。

自策

一心但念彌陀佛，管甚前程別路多。

儘有蓮花同駐足，從教平地萬風波。

從詩詞中不難看出法師在禪宗開悟後，歸向淨土。一九一七年臘月初八，法師應迎江寺大眾所請，住持迎江寺。在《海潮音》第五年第九期中有當時慧明法師對大眾的講話，題為《迎江寺慧明法師普說》，其中提到，客秋（應該是去年秋天，也就是一九一六年秋天），安慶迎江寺首職竺庵、靜密、雲桂等邀請前住持月霞法師來寺

院依律傳戒，一時賢聖雲集寺院，法會快結束時，大家提議請慧明法師來迎江寺。因為當時法師正在閉關中，所以沒顧人情毅然拒絕了。

一九一七年，法師結束閉關後，大眾又一再啟請，所以法師不得不來到迎江寺住持寺務。當時一心想弘揚淨土，用報佛恩，所以命名自己所居的方丈室為「蓮宗丈室」。但因為專弘淨土，可能不為大眾所接受，所以機緣未熟，法師的心願不能成就。在一九一九年四月，退辭迎江寺住持，依舊歸隱舊關，更名「蓮宗淨舍」。

一九一九年秋天，何宇塵、段景炎等人，勸開念佛林，容納四眾，同修淨業，逐日念佛，兼講《阿彌陀經》。《海潮音》第二年第五回中，刊登了慧明法師寫的《創設安慶念佛林啟》，說到：

淨土宗以《阿彌陀經》及《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為本經，諸佛菩薩，同此讚念。東土自慧遠法師，居廬山東林寺，首結蓮社，與陶淵明及道士陸靜修

等百二十三人，發願念佛，往生極樂。晉以來修淨土者日盛，此為學佛最簡要之法門。上中下三根普偏，最應機宜。至心誦阿彌陀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況能時時奉持讀誦者乎？念佛有十種，一、攝心念，收攝心意；二、勇猛念，如急流赴壑；三、深心念，如腳踏實地；四、觀想念，如觀佛像莊嚴；五、息心念，一切心皆放下；六、悲啼念，如嬰兒戀母；七、發憤念，如窮困無歸；八、一切念，五官百骸皆念佛；九、參究念，念念即佛；十、實相念，如入禪定。《楞嚴經》云，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華嚴》《法華》諸經俱言，念佛功德，最為殊勝。《大集經》云，求無上菩提，應修念佛禪三昧，若人稱念彌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即是不生不滅法，以此知禪宗淨土實同源也。如來一代時教，三藏十二部經典，皆屬教人念佛，故念佛即為總持法門，無論僧俗皆可奉行，行住坐臥，皆可心念。今就安慶西門外地藏庵成立念佛林，並設佛經講習所，日日念佛，日日講經，共修淨業，以廣流傳。倉卒之間，成此道場，正法之興，實資佛力，亦眾生一大因緣也。此為接引

初機，略明佛教原委，為修淨土者，發生信解之心。方今洪水橫流，皆由人心不平所致；人心平則大地山河皆平。自非宏揚佛法，使人生懺悔覺悟之心，莫由挽此浩劫。私願由此一隅，再當推廣各省各縣，如法修行，庶得同出苦輪，往生極樂。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既得人身，切莫錯過。茲事體大，尚乞十方大德，善男子，善女子，共起而提倡之。

安慶西門外地藏禪林蓮宗淨舍座主覺慧明合十

一九二〇年四月，慧明法師啟講《楞嚴經》，池中開雙蓮一枝。

一九二一年夏，講《無量壽經》，有三株一莖雙花的蓮花，大家都認為是稀有的瑞相。「一時碩彥，如方倫老、張易吾、李範之、王饒生諸君，攝影徵題，裒然成冊」，文中方倫老指方守彝，桐城派最後的大家。張易吾是安徽、山東高等審判廳廳長，一九一九年重修紀念余闕夫人的風節亭，並撰寫井聯：「男女共成仁古井無波清自鑒；門牆

宣正氣庭花滿地訟常閒。」李範之早前任安徽煙酒事務局局長，一九一九年三月任安徽省政務廳廳長，後任安慶道尹，去職後任安徽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王饒生本名王潛剛，是中國近代愛國政治家、實業家、教育家張謇的弟子，曾任北洋陸軍司糧官、大總統府軍參議秘書，後調任外交部特派安徽交涉員兼蕪湖海關監督。李範之有詩《侍周緝之世丈遊地藏庵》，題中的周緝之，號止庵，就是曾任北洋政府財政部部長的周學熙。以上可見當時慧明法師在安慶乃至安徽的知名度與影響。

一九二一年，四眾弟子發心重修地藏庵，前文提到的山東夏溥齋、夏向齋兄弟，出資居多。張易吾來到安徽結識慧明法師後，夏公也師從慧明法師。據《近代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安慶的寺廟及其崇拜》，地藏庵在西門外的一個大湖邊，背後山坡上有一片翠綠的竹

二、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五年



(「庚申夏安慶地藏庵念佛林淨侶攝影」，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海潮音》第二年第七期)

林。山門殿裡供奉彌勒菩薩，背後是地藏菩薩，正殿中供奉的是西方三聖。在《重修地藏庵記》末後，法師說道：「而學佛之徑，從聞思修，不講何聞，思與修亦無所致力。況時丁象季，眾生鈍根，苟不明達教乘，輒欲離文字言說，以期參悟，厥事至險。余竊願後之來主斯寺者，致力於講明經教，而會歸於淨土也。」法師強調講明經教，會歸淨土，並指出以當時人的根器，想要離文字言說而參禪開悟，是

非常危險的事情。若不是有智慧的過來人，這些話是說不出來的。

慧明法師在地藏庵講經教學，講過《法華經》《楞嚴經》《地藏經》《彌陀經》《無量壽經》等大乘經典，導歸淨土，教化一方，惠以眾生真實之利。慧明法師是講經說法的大法師，佛教界公認的大善知識，時任安徽省佛化總會的弘法部部長。據刊登在民國《佛光社社刊》的《安徽省佛化總會職員表》，該會名譽董事有諦闇老法師、印光老法師等，弘法部長慧明法師，弘法部員有度厄、慈舟、常惺、持松等法師。

諦闇法師創辦的觀宗寺出版的《觀宗弘法社刊》第二十一期中刊登了慧明法師對諦老傳人寶靜法師升座的賀詞《安慶慧明大師致函寶靜法師》：

法位高遷，歡喜無量，率成俚言，聊表鄙意。祝曰：

寶師登寶座，寶位復重新。寶海湧寶藏，寶筏渡迷津。

寶月輪寶殿，寶鏡淨無塵。寶體舒寶色，寶光照群倫。

百寶光中影，教淨亦同鄰。欲採千花獻，手拙賴居貧。

法輪萬古轉，法眾愛親仁。愧我無法說，無法法直陳。

茲上 觀宗主席指政

安慶幽居講寺 慧明啟

廢曆⁽¹⁰⁾五月十五日

當時報刊上的題目《安慶慧明大師致函寶靜法師》，稱慧明法師為大師；而在同一期刊登的印光大師回覆居士的信，題目為《印光法師致成都溫光熹居士書二》，稱印祖為法師。可見當時慧明法師的聲望極高。

太虛大師也稱慧明法師為大師。太虛大師在安慶期間，與慧明法師有和詩，《海潮音》第三年第四期登載慧明法師作《自題小影》，自謙自己一無所堪：

懵懵懂懂，懶懶殘殘。百不可收，一無所堪。

開張大口，只解食飯。世事不知，佛法不會。

糊塗無比，是非不判。賴有清風兩袖，隨緣散誕世間。

個中誰是知音者，問取街頭石敢當。

太虛大師則作詩《和前題》，大讚慧明法師：

法門寥落，道樹凋殘。龍象蹴踏，其任誰堪。

茲有大師，廣開粥飯。鐵額銅頭，十方聚會。

龍蛇不分，涇渭自判。乃乘如實之道，遊戲地獄人間。

一根鐵耙，四條齒，橫掃千軍無敢當。

稱慧明法師是大師，是乘如實之道，遊戲地獄人間。慧明法師當時弘法利生影響力很大，被公認為宗說俱通，通宗通教。

《海潮音》第三年第六期《安徽佛教辛酉年鑒》中，有一些慧明法師的弘法事跡：

「一九二二年正月十四日，慧法師應何宇塵居士之請，赴江鎮大悲庵登台說法，並請段景炎居士講開示，晚間為何居士之母詹太夫人等二十餘人正受三皈。十七日，慧法師偕普照師、段景炎、包耀堂、何毓峯各居士由江鎮朝謁三祖，是晚在潛山縣城外遙見三祖寺塔舍利放光，其圓明光耀過於日月，大眾伏地禮拜。十九日，慧法師等在潛山縣城隍廟開會提議整頓三祖道場。三月初一日，慧法師在念佛林啟講《無量壽經》上卷。二十日，慧法師應山東鹽運使夏溥齋之請，赴

魯為其太夫人修念佛七一月，嗣為魯高審廳長張易吾、高檢廳長梅擷芸、運使夏溥齋兄弟，財廳長龔伯衡等正授五戒。九月初一日，慧法師在念佛林續講《無量壽經》下卷。十月二十七日，夏溥齋向齋兄弟為其尊公夏壯武公辛酉就地藏庵修建水陸道場七日，慧明法師主法，蓮海和尚主正表，榮妙和尚、智德和尚主華嚴壇。」

一九二一年《海潮音》第二年第六期刊登《皖垣佛教教育之一》：

「懷寧西北鄉何姓居士，合家念佛。今春會一度恭延戒僧至家，授全家三皈五戒，兼及鄰里鄉黨。同鄉朱姓，全家茹素垂二十年，亦早受持皈戒者。誠能如是家家受持皈戒，則家家淳謹，而鄉而國而世界，太平之致，又何難哉！」

「懷寧西郭外，終日念佛聲喃喃，居士林在焉。類皆以道自沐，居士對比

丘，至謙且敬。春間講《無量壽經》，主講者為迎江寺退閒。旋為張梅雨居士電促赴魯，講《地藏經》，結七念佛，並傳授皈戒，山東佛教，重見曙光。日內將歸來，續講《無量壽經》，以饜渴仰法味者云。」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海潮音》第三年第4期刊登 《安慶佛教之消息》：

「安慶迎江寺自月霞、慧明兩法師講經宏教，監院竺庵能以實力主持。前年地藏庵創設念佛林，慧明法師逐日講說開示，向佛之人，日見其多。」

《安慶念佛林五居士傳》中，有介紹往生居士的事跡，這裡僅摘錄一例：

「葛紹潭。紹潭名康煜，本宣城人，明初有居於皖者，遂佔籍懷寧。……

於地藏庵，與禪和同起居，嚴淨毗儀，退而默念佛名，不履塵市。大乘經典，如《法華》、《楞嚴》，尤研究極深，而以淨土為指歸。十五年，皈依慧明老法師，錫名善訓，從此塵心頓息，萬慮皆捐，棲心淨土，雖旅費屢空晏如也。十八年秋，感微疾，自知不起，處理後事，秩然不紊，遺囑分明，坐以待逝，如久客思歸者。馳書於予。勵各努力，他日蓮侶好相見也。念佛益力，含笑端逝，時十八年七月十八日也。」

黃念祖居士《莖草集——漫談篇一》一九八七年美國維州開示
中，有一節談到慧明老法師：

「夏老居士的念佛方法是從哪裡學來的呢？答案是慧明老法師。五台山那些修行出色的和尚們都承認慧明老法師是個開悟的人。有一次，慧明老法師在寺廟裡，正值花開時節，省政府的人要來請客吃飯。他說：『你們可以在我這兒吃

飯，但廟裡不能有葷酒肉。』省政府主席請客，沒有酒肉燕窩魚翅，他們覺得不過癮，硬是要帶著酒肉進來，說省政府還理你這一套。慧明老法師一看，這不行，變成非來不可了。他把長衣服一脫，拿了一個鐵錫杖，堵住了小門，說：『誰進來，我跟你們拼命！』大家一看，老和尚站在門口，拿著鐵錫杖，都說：『本來是請客吃飯，誰惹這麻煩，算了吧，挑別的廟裡去吧。』

這說明老法師剛正不阿的風格，從不用佛法做人情。黃念老在《無量壽經講座》中也提到此事，並說：

「同時在佛法，他（慧明法師）當時是一個宗教都很透徹的人，夏老師會集之後他首先讚成。他是夏老師的老師……慧明老法師說我給你證明，於是乎一人手裡拿了一本經，就是《無量壽經》，一人拿了一本。都有稿子，寫出來了，一人拿了一本，每個人捧著一本在佛前，一左一右，在佛前拍照。表示什麼？他說

我可以證明，我承認你這會集本是好的。」

(六) 賢母潘太夫人簡介

印光大師說「世有賢母，方有賢子」，聖賢人必有聖賢之母，潘太夫人端坐生西，足見夏公身份之不平凡。

1. 《淨土聖賢錄》的記載

夏母潘太夫人坐化生西的事跡，保留在印光大師親自主持編審鑒定的《淨土聖賢錄》第三編中，賴印光大師得以廣泛流傳。此書由印光大師侍者德森法師搜集資料，大師逐條鑒定，書成，仍署名德森法師，德森法師在該書序言中已有說明。

在《淨土聖賢錄三編·往生女人第四》中，有選錄《俞慧郁鈔集》中的潘太夫人往生事跡，結合從夏公手書《哀啟》中簡錄出的《夏母潘太夫人傳》，我們簡單介紹夏母生平：

潘太夫人，甘肅敦煌人，是夏繼泉的母親。她生性仁慈賢淑，很少言笑。雖然一生夫榮子貴，但數十年來，生日時從不買酒祝壽。各種音樂歌曲及戲劇，都不會邀請到家中來表演。也不購置高級豪華的車轎，一直勤儉節約，嚴整持家，珍惜物資人力，絕不浪費一丁點絲布和糧食。唯獨喜好行善布施，對於戒殺放生，布施衣物、藥物以救濟貧苦的人，卻一點也不吝嗇。一九〇八年夏公父親病逝於巨野行營時，太夫人召軍中諸位將士到帳下，當眾燒毀將士們多年的債券（夏父一生以軍為家，常年資助部下錢財，數額巨大，一位士兵欠債甚至可達數百金）。將士們出於至誠，拿出三月的餉銀作為喪禮，太夫人

堅決不收。全軍都感動落淚。

太夫人晚年虔誠信佛，願力更加宏大。捐獻財物給山東女子蓮社，一時之間婦女信仰佛法者愈來愈多。又廣請佛經，分贈給親朋好友。每當聽到時局不安定時，往往憂愁地說：「人心道德陷落沉溺，大亂尚未停止，苦惱的眾生，如果不是用佛法則無法得到幫助救拔。」因此發誓願於濟南省城興建寺院，作為信眾修習佛法的地方（或為一九一八年潘守廉居士倡議修建的濟南淨居寺），首先自己出資千圓，並告訴兒子夏繼泉廣為募集。

太夫人晚年專修淨業，天還未完全亮就起來，虔誦《心經》、準提神咒。早晚以阿彌陀佛三萬聲為固定功課，不曾稍有間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她感到有些畏寒、發熱，中午咳嗽略帶血。到第

六天，發熱已經稍微退降，病狀也沒有特別危險的徵兆。申時（下午三—五點）後，神識清爽，稍進飲食。十點鐘左右，說：「我的病已大愈，想要稍微睡一下。」夏繼泉等人，暗暗地在房內守候，聽到她的呼吸很穩定，面向西方靜坐。到十一點鐘，太夫人問：「現在幾點鐘？」聲音非常清朗，問後閉上眼，舉起手輕掠鬢髮，又用毛巾擦額頭。手剛放下，神情氣息稍有變化，趨前探視，潘太夫人已端坐安然往生。過了數小時，頭頂仍是溫的，面貌看起來更加怡悅喜樂。時年五十七歲。

在此之前，太夫人的女兒夏淑君曾夢見庭園的台階出現鮮綠色的蓮華，巨大如華蓋，太夫人說：「此蓮華屬於我。」夏淑君醒過來想要告訴母親，話未說完，太夫人趕緊說：「此華為我所有也！」生病當中的五、六天，太夫人始終沒有任何的痛苦，並且比平時更慈

祥。每日默念佛號，毫無人事牽掛。

2. 吳倩蘚居士的敘述

山東女子蓮社社長吳倩蘚居士所寫《予與蓮社因緣》（《蓮社匯刊》第一期）中，詳細描述了女子蓮社建立緣起和太夫人往生後的種種事情。我們直接摘錄翻譯成白話文：

吳倩蘚在一九一三年春天，應山東教育司王鴻一聘請在省立第一女師範教國文，夏公的母親潘太夫人禮請吳倩蘚教女兒夏淑君撫琴及文學、繪畫。吳倩蘚一九一四年歸心淨土，那時太夫人已經全家念佛，「母已全家念佛，於持名獨精勤，告家人云，汝輩不知，吾念佛時，蓋身心俱無有矣」。太夫人精勤念佛，告訴家人，她念佛的時候，感覺身心世界全部都沒有了。一九一九年，吳倩蘚辭職想去蘇杭

之地淨修佛法，潘太夫人極力挽留，希望她能夠留在濟南成立女子蓮社，率眾一起學佛。《蓮社匯刊》第一期，《蓮社名譽總理夏母潘儀西老居士靈異記》中記載，太夫人為女子蓮社的名譽總理，獨立出資購買三畝地作為蓮社的社址，「別墅北鄰自出資買園三畝」。「十年春（一九二一年，實際應是一九二三年）微疾示寂」。而在往生前幾個月，淑君還陪著母親受吳倩蘋邀請逍遙暢遊上海、杭州等各寺院。「至靈隱羅漢堂，施資百元裝普賢像」，在杭州靈隱寺，供養百元為普賢菩薩裝金。

太夫人往生後，七七道場請慧明法師主持，全家男女老少甚至僕從侍女都至誠求受了三皈五戒。一時之間，山東的高官政要，以靳雲鵬為首，即便平時不學佛的人，也都競相手寫經咒、印贈經典、請僧誦經，以此作為喪事之禮金，沒有敢用葷酒祭奠的，當時歷下這個地

方宰殺祭奠的風氣，大為轉變。蓮社前後四次授戒，都是因為太夫人佛事的因緣而得成就，當時如梅蕡芸檢察廳長、張易吾地方廳長、龔伯衡財政廳長、陸步霽政務廳長諸公，並偕其夫人，於蓮社秉求五戒。

太夫人歸葬老家鄆城，因為夏家在當地是望族，安葬定得大排筵席，而當時風俗是喪葬必須吃肉喝酒，飲食必須豐盛，否則打架燒房子的事情都是發生過的。夏公希望素食，與族長反復商議爭取，族長都不同意，堅持肉食。不得已，只能啟柩上船，族長也隨船在側。飯菜做好，揭蓋子要吃飯時，發現有一條小蛇在裡面遊走，整船的人都嚇住了。黃河行船人的風俗，認為這是龍王作祟，船隻會受風阻不能前行。但葬期已經確定了，只能繼續前行，蛇一直在船上沒有離去，奇怪的是船行反而比平日更快，到岸後蛇就不見了。族長認為太夫人

是大福威靈，有龍王護送，瑟瑟縮縮不敢再堅持肉食了。當時，辦了千桌的素筵，鄉里人都親歷並明白了戒殺茹素的意義。出殯的時候，全民圍觀，牆頭上人頭攢動，擠滿了人。有老婦人和兒童從高處摔下來墮入人群中，大家都以為摔死了，結果這些老人小孩完全沒事，都說好像有人救護一樣，沒有受一點傷。鄉里鄉親都說太夫人太靈異了。

而另一件巧合之事就是，第二年喪事辦完後，請張晉階代赴靈隱寺水陸法會追薦，到的時候太夫人當年供養裝金的普賢聖像已經裝完金，詢問動工的時間，正好是太夫人示寂那天，真是不期然而然，寺裡的僧人說，所裝普賢菩薩像，鼻以下酷似太夫人，張君細細看來確實像。所以別人說太夫人是往生淨土了，而我（吳倩蘿）卻獨信靈隱寺僧人所說，太夫人是應化而來，不是偶然的。當時夏公一家信樂大

法，視名利如敝屣，並努力修習止觀，尤精持名，淑君亦進受菩薩戒律，太夫人的曾孫輩以菩提般若為名，這些都是太夫人善權方便潛移默化的成果。

(七) 初嘗法味

夏公從初入佛門到母親示寂這段時間裡，久叩禪門公案，參訪禪宗大德（一九一四年參訪北平法源寺道階禪師等），並修習天台止觀。梅櫻芸到山東後，他引領夏公進入更為廣闊的天地。梅櫻芸在《無量壽經》序文中講述與夏公「同受皈戒，同參叩於宗門耆宿」，或同參訪北平廣濟寺清一禪師。一九一六年冬，清一禪師坐化，他的遺著《宗鏡捷要》，是梅櫻芸和龔伯衡各捐五十大洋在北平刻印的。一九一八年，梅櫻芸組建的北平講經會邀請諦闇法師北上講《圓覺經》。諦老演講時發揮豐富，江味農與蔣維喬、黃少希一同記錄，整

理成《圓覺經親聞記》，經諦老認可後發布。諦老離京時，講經會各居士為諦老餞行，由葉恭綽、蒯若木兩居士帶頭各贈二千銀元，大家隨喜發心，諦闇法師以此款擴充觀宗學社為正式僧教育機構，入學的僧侶，有仁山法師、妙柔法師、倓虛法師、靜權法師、寶靜法師、妙真法師、可端法師、常惺法師、顯蔭法師、持松法師等，後來這些人分燈於大江南北，各為天台重要法匠。同年，梅頤芸與徐蔚如、蔣維喬、江味農等創立了「北京刻經處」。夏公對佛法教義的領悟，得到諦闇法師的認可重視。

夏公、梅頤芸、張易吾、靳雲鵬、龔伯衡等朋友共建山東佛學社、山東佛經流通處等。每週末，梅頤芸都不辭勞瘁，親赴佛學社及城內各寺，講《百法明門論》、《唯識論》等經。李炳南居士是當時梅頤芸座下的學生。吳聰龍《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談到：「時，梅

擷芸先生於山東當監察廳廳長，於濟南新西門小昌街之大明湖組佛學社，設講座，法界同仁時去聽講，課程皆唯識，因與科學似，且余有舊底子，故聞得起勁，興味旺然，每逢開講必去，特與先生親近焉，於佛學亦以師稱之。時法界老一輩皆以謙虛待青年，然余獨於先生有深刻印象也。」《民國佛教初機系列叢書》中，有一九二〇年前後由印光法師鑒定、丁福保居士編纂、梅擷芸節錄的《六道輪回錄》、《佛學指南》、《佛學初階》等書。同年，梅擷芸出版了第一部唯識學著作《相宗綱要》^⑪，歐陽竟無為之作序。當時佛壇震動，聲名鵲起。梅擷芸與譚嗣同、章太炎、謝無量、李證剛、歐陽漸等人都同門師兄弟，除譚嗣同擅長華嚴外，其他幾人都擅長法相唯識。

因為張易吾的因緣，大家得以親近慧明法師，並受三皈五戒。法師本是禪宗開悟的大德，可夏公每問宗門之事，法師則是默然無語。

夏公在《答任城靳艮齋居士》中記其事：

傳戒法師老慧明，教吾念佛意難傾。

不施棒喝但無語，頗怪此翁太世情。

無言即是三頓棒，覲面失機敢怨人。

當日云何不知痛，只因習氣遍全身。

夏公當時雖然沒有全心全意一門深入念佛法門，但已經對持名念佛有所體會了，他在一九四五年所作《迦陵音》中講述了慧明法師當年在渠園帶領念佛的盛況：

渠園法會昔稱盛，吾師百日為尊證。

大眾齊聲心光逆，帝網千珠交相映。

不浮不沉不蹭蹬，愈準愈穩愈精瑩。

靈瑞屢臻咸稱慶，三月忘疲有餘興。

諸山雲集讚殊勝，皆緣魚磬得其柄。

如治國有賢執政，一法善用安萬姓。

每憶師訓慚且儆，卅年幸未墮坑阱。

大家在渠園百日念佛，都法喜充滿不覺疲憊，期滿都還尚有餘興。再則親眼目睹母親往生的瑞相，夏公對淨土的認識更為深入。

(八) 學術報國

軍閥混戰，國運維艱，夏公感覺政治經濟種種都不足以挽救國家社會的危機，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六月辭去山東鹽運使一職，從此堅拒各種從政邀約。當時西學東漸帶來了對傳統文化的衝擊，許多知識分子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開始批判傳統文化，認為其阻礙了社會的

進步。在講儒學就是落後的大環境中，夏公專心致力於傳統文化教育事業，誓願以學術救國，人格化物，培養繼起之人才。夏公傾其家財並四處募款，與王鴻一共同創辦東魯中學，自任校長，東魯中學的校址就是現在山東省實驗中學所在地。夏公主講《明儒學案》，以「發揚東方文化」為辦學宗旨，任教教師都是才智傑出的學者，如教務長孔令燦先生教授《韓詩外傳》，呂今山（鴻陞，清末舉人）先生授國文，李雲林（繼璋）先生授經學，丁佛言先生授《說文》，張易吾先生也在校教授政治哲學（張易吾在該年九月曾短暫辭去審判廳廳長職務，一九二三年復任審判廳廳長。推斷離任期間應該是在全力幫助夏公辦學）。東魯中學在當時盛行的疑古風潮中卓然挺立，為學界所矚目，俊彥之士多來求學。一九二五年春，屈萬里（著名的古文獻學家和經學家）從濟寧來到濟南考入東魯中學，成為一名文科高中生。夏公當時與王鴻一、梁漱溟（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

會活動家、愛國人士，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等朋友積極籌備曲阜大學，東魯中學作為曲阜大學的預備學校。

夏公在《感懷示及門諸生》有詩明志：

躍駿挽強感昔年，湖山一顧隘人天。

風雲夢裡雄心泯，鼓角聲中道力堅。

忍共鯨鯢遊尺水，羞將歌哭遣華顛。

河汾餘緒傳房杜，桃李陰成望後賢。

當年雄韜武略也曾想一展抱負，登高遠眺，湖光山色中人和天都顯得很小。莫測風雲夢幻世間，從政救世的心淡了，軍閥混戰聲中向道的心越發堅定。忍與鯨魚共遊淺水，羞於在哭泣幽怨中度華年。效

法在黃河與汾水之間設館教學的隋末大儒王通，盼望學子們也能成為像當年房玄齡、杜如晦那樣的匡時人才。夏公在《賦示開縣李公約》中嘉勉後學：「敢道人材海內空，風華甘讓少年雄。」

夏公此時已深厭名場，樂在道中。《小築》說「棲遲怕見高軒過，我悔名場已十年」，悠閒隱居，怡政客來訪，後悔奔波名利已經有十年了。「斂盡聲華骨更堅，萬端哀樂付枯禪。偶來西郭人三兩，靜對南山佛一千。水墨漫揮餘畫稿，宮商雜扣試冰弦」，褪去聲名浮華後，更加堅定向道之心。張寂園、梅光義都住在城西，偶爾來造訪，大家吟詩作畫，撫琴喝茶，共談佛法。《即席寫贈》是張寂園、梅光義、龔伯衡大家齊聚渠園時，談禪論道即席而作：「障人慧眼是空華，竿木隨身語太奢。今日驀然休歇去，餞君一盞趙州茶。」此時不再愛說口頭禪了，有個朋友喜談禪，見面就滔滔不絕，夏公只是緘

默不語，那個朋友怪責，夏公回覆的詩中說：「笑指湖心月一丸，澄懷似此許談禪。」

(九) 至契省元禪師簡介

根據《佛學半月刊》一百三十五期中蔣維喬發表的《省元法師傳》、《北平佛教會月刊》第六期刊登的《省元法師生西瑞相記實》、《香海佛化刊》第五期刊登的黎邁發表的《省元大師略傳》、《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三期刊登的徐文蔚（徐蔚如）發表的《省元大師開示》等文，撮要簡述一下省元禪師的事跡。

省元法師，俗姓賀，諱憲章，山東蓬萊縣人，少入邑庠，旋食廩餼。因友死，為之料理喪事，遂悟生死無常，有出世想。渡海至遼陽、高麗等地訪師，至營口，遇道士趙了夢，一見即謂師有仙骨。復遇舒龍禪師，授以教外別傳。最後

省元禪師像



省元禪師像

乃回遼陽千山中會寺，禮思公禪師剃度，時年二十九歲。繼於天津海光寺受具足戒，後又出關返寺，禮祖謁師。尋至上方山兜率寺住靜，旋移雲梯庵，日祇一食，擔柴運水，悉躬親之。一日，正擔水回庵，忽然大地平沉，虛空粉碎，身心脱落，真境顯現。庚子變亂（一九〇〇年），難民群集山中，師令一心念佛，均獲安全。閱數年至北平，師性清介，每住一寺，大眾欲推為住持，則避之。北平各寺（極樂寺、通明寺、廣化寺、慶寧寺、嘉興寺等），多有其蹤跡，

不久輒去。

是時，居士徐蔚如、梅擷芸等十餘人每週恆約會於廣濟寺，同修淨課，討論經典。師常不請而來，為眾宣說法要，說畢，不辭而去。每月或一二至。眾叩其住址，不肯言，但云，「我自能來，無勞見訪」。

省元禪師四十多歲參禪開悟，然後在北平各寺院清修，若有人請作住持或被打擾，就移居別寺。徐蔚如、梅擷芸他們的講經會每週固定會在廣濟寺聚會，同修共學，省元禪師每月總有一次或兩次不請自來，為大家宣講法要。大家問他常住哪裡，他則回答「我自己能來，不勞煩你們來訪問我」，不告訴大家他的居處。據蔣維喬講述，省元禪師住北平嘉興寺時，對所問參禪問題有如下開示：

參禪無他謬巧，宜從拙中求之。至疑情起，即欲罷不能，疑情之意義，可以

敬字詮之。《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乃疑情之真確詮釋。

又云，妄念不可強斷，斷即亦是妄念，唯宜撇開，不理會他。又妄念之不能斷，仍係念佛未懇切之故，若懇切之至，妄念自然不生。彼江湖上以棒要盤碗者，當其奏術時，絕不容其稍起妄念也。

余因問師參禪後之景象如何？師云，抱定一句話頭，刻刻不離，疑情起後，身心一朝豁然，如桶脫底。所可以言語形容者，如此而已。又云，若徒知趺坐，終墮頑空。子宜速向單提一念，痛下功夫。一念者，即阿彌陀佛四字。默念，出聲念，念至不可開交，即念而無念，無念而念，不思議境界現前矣。既至此境，復有兩關：一、智慧頓開，辯才無礙，若誤用之，則墮於狂。二、神通具足，若誤用之，則易著魔。須一切不擾心，方可。

禪師回答蔣維喬參禪問題後，都是引導他念佛，並開示當念到不思議境界現前，還有需要突破的兩個關口，這些都是過來人至關緊要

的開示。而在對黎邁的講述中，更清晰可見禪師悟後唯念佛。

並告予曰，衲出家數載，行課誦經，毫無所得。遂決心一意念佛，往生淨土。一日至維揚（今揚州市），住某寺，住持某，與衲素稔。因乞東廊一室，閉戶自修，規定六時念佛時刻，幾分時起床，幾分時盥漱，便溺幾次，需幾分時。辟一牖（窗戶）於虛壁，令寺僧於定時傳餐至，置牖間。自取食畢，掇拾還至牖際，共需幾分時，不爽累黍。餘時惟念南無阿彌陀佛。至於念法，則環行室內，徐步朗念，一步一字，行倦則坐念，坐倦則偃息榻上，仍念不輟口，必至寢熟始已。如是約六閱月，功行無間。一日正倦臥榻上念佛，甫入夢鄉，忽覺霹靂一聲，起至腦際，驚而起坐，陡覺心境開朗。矚目室內，則一切器具，形色變異，光彩絢麗，滿地皆鋪黃金，室亦擴大，空間趺坐佛菩薩無數，悉合掌含笑。斯時恍然大悟，不覺悲從中來，失聲痛哭。祇覺世界眾生皆迷而未覺，我何功德，獲睹聖境。以是悲來無端，正悲戚間，忽見已故父母，僧裝渝色，同至榻前，呼予

名曰，汝知今日為汝開悟良辰否，速起禮拜諸佛菩薩，勿瀆賢聖。衲憬然離榻，正跪地頂禮間，聞父母復詔以好自為之。再舉目，則佛像都隱，室亦如舊，計歷時約三十分鐘也。自是之後，心神淨爽，不染一塵，智慧倍增。舊習文章經卷典籍，一一都能背誦，理解之未徹者，亦豁然貫通。愈加精進，不敢稍有怠弛，至隳前功。當再閉關一二次，以求進境。予聞師述畢，既驚且羨。是午在寺陪師午餐，餐後，同師及黃君至白塔寺散步。師沿途詔以誦經念佛方法甚多，且教以行路時念佛，以行一步念一字，最為適當。予叩師大開悟後，當如何？師曰，此後當時時滌除識田中瑣屑無明種子，然非積數十年功，不能淨盡。終南捷徑，其惟求生淨土之一途乎！

一九一八年，省元禪師與拈花寺全朗和尚一見相契，一九二〇年有孫靜庵、周志甫兩位居士知道禪師有閉關之意，與全朗方丈商量，發心終生供養省元禪師，方丈在拈花寺後院開辟一房間，請省元禪師

從嘉興寺移住拈花寺。省元禪師在拈花寺閉關九年，一次三年，期滿出關，一個多月後，又閉關六年。根據徐文蔚《省元大師開示》記載，一九二六年臘月初八（陽曆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省元禪師出關，推知此為第二個六年期，三年滿的時候。（如果此時間為第一次三年期滿的話，那麼六年期則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左右，禪師一九三二年圓寂，這就不符合實際。）

一九二三年第一次閉關結束後，十方四眾問法者很多，禪師隨緣開示，大家無不獲益歡喜，禪師為開示念佛法門說：

文字般若，口頭三昧，都是不中用的。惟有行住坐臥之中，單提一句阿彌陀佛，默默持念，不用出聲，不可閉眼，只要字字分明，時時寂照，不疾不徐。勿忘勿助，無間無雜，密密綿綿，直至一心不亂，忽然離念，寂光真境，任運現前。那時正信不疑，決定發願求往生矣！偈曰：單提一念人難信，直至離念始不

疑。欲證離念真境界，惟專一念乃發機。

一個多月後，一九二三年臘月初八省元禪師繼續閉關。在兩次閉關中間的這一個多月，或是禪師一九二〇年初入住拈花寺還未閉關前，夏公和梁漱溟一同拜訪了禪師。（一九二〇年前，梁漱溟曾經與省元禪師在極樂寺共住四十多天。禪師在移住拈花寺前都是獨來獨往，沒有侍者。而與夏公一起拜訪時，有侍者在旁，說明是在拈花寺。梁漱溟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初在北大任教，他見省元禪師是在北大任教期間。）黃念祖居士講過這次拜訪的一段故事：

去了之後，省元師罵梁漱溟，他把著作給省元師，省元師說：「你通通是胡說八道。」全給他否定了，「梁漱溟你這個東西通通是胡說八道。」他老人家沒什麼客氣。夏老師來了，就拍著桌子這麼罵，罵的時候那個侍者就太難為情了，

這都是大師，很有地位的人，那梁漱溟是北大教授、佛學家，夏老師這個都是眾望所歸的人，侍者就說：「哎，老法師你慈悲慈悲。」省元師一拍桌子，「我這就是慈悲，還有什麼慈悲！」大德難認，我跟你說，你要用自己的眼光，你就認為這叫什麼和尚啊。大德就是難認哪，都得換一副眼睛才行，不然你們看見大德也不認識。那夏老師第二天去了，就談得非常相契了，彼此作詩。就是沒有什麼客套，什麼那些東西，就看你受得了受不了。所以你真正是能夠打碎的人，對於這一切，為什麼他有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所以一考驗就考驗出來了，為什麼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你自己碎不碎。（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第一會之五）

夏公就是罵不退、打不退的，第二天依舊去拜訪禪師，省元禪師堅定告訴夏公「念佛勝過參禪」，但那時夏公雖然得慧明法師的引導，親見母親往生的瑞相，又參訪了省元禪師，還是不能心甘情願歸

心淨土，不願意做鈍功夫、做愚夫愚婦，思索尋找另外的方便捷徑。

梁漱溟稱省元禪師是個了不起的禪宗和尚，後來對人說：「我一生佩服的，再沒有見過第二人。」一九二四年王鴻一邀請梁漱溟到山東從事教育事業，促使梁漱溟辭去了北京大學的職務。隨後，梁漱溟也與夏公、王鴻一起準備籌辦曲阜大學。

(十) 憂國憂民

夏公雖不在政界，但憂國憂民之心，時見於詩文中，如《聞路人歎語》詩云：「河山誰作百年謀，蝸角蠻爭苦未休。松柏亡齊緣底事，試聽里巷起悲謳。」感歎軍閥混戰僅為謀一己私利，沒有心懷家國做百年長久之計。聽聽街頭巷尾人們的苦痛聲，就知道亡國之君齊王建，為什麼被餓死在松柏林裡。（秦王嬴政在統一戰爭中採用遠交而近攻，採取結交、商貿、賄賂的手段，穩住遠在東面的齊國。對除

齊國之外的東方五國下死手，齊國對垂死掙扎的五國視而不見。當秦王贏政在公元前二二一年滅掉燕國，兵鋒直指齊國時，齊王投降，秦王政假意感念齊王建數十年間與秦交好，認為其有「恭順之情，免其誅死」，將其遷於太行山下的共城，自繁華的齊王宮殿到這松柏森森的荒郊野嶺，最後餓死在一個山洞裡。以此比喻各方諸侯不能團結共謀，只為追逐個人私利，或兵戈相見或作壁上觀，置人民於水火而不顧，終將失敗。）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吳佩孚因馮玉祥倒戈而失敗，南下蟄居於湖北、河南交界處的雞公山。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夜晚夏公送張寂園北上，在車站看到報紙登載的消息，感慨權位相爭，兵禍不斷，百姓悲苦，誰來體恤？月夜下徒步回家時有感而作《榆關霜風歌》，其中說到：

啾啾日鬥穴中鼠，番番萁豆同根煮。

蒼生憔悴群魔舞，問天默默天無語。

君不聞劉項當年龍與虎，秋草芊芊一杯土。

又不見黑白縱橫枰上碁，勝負須看斂枰時，死爭一著無乃癡。

吁嗟乎長歌當哭告爾曹，敗者勿憤勝勿豪。

試向長安城上望，昨日權貴又逋逃。

比喻這些軍閥混戰像同居一穴日日爭鬥的老鼠，同根而生卻相煎太急的豆萁豆子。群魔亂舞，蒼生飽受苦楚，問天天無語。你們不知道當年一時龍虎的劉備項羽，現在也就是一杯土嗎？沒看見圍棋上的黑白棋子，勝負是看最後收拾棋子的時候，死爭一著太愚癡。哎，用長歌代替哭泣來告訴你們，失敗的別憤恨，勝利的也別豪橫，你看那長安城裡，昨天的權貴今天卻在逃亡。

在友朋中夏公與張寂園是知己，感情最深，見詩《贈寂園》、「十載交親成骨肉，相期他日定吾文」；《為寂園寫峨眉山月圖》、「讀罷浣花蜀道詩，客來告我錦江奇。毫端飛出峨眉月，慰爾家山十載思」；《再贈寂園小幅》、「古木荒亭落照間，江天如墨碧螺環。畫成笑向寂園問，此是君鄉何處山」。張寂園是四川富順人，詩中的浣花、蜀道、錦江、峨眉，都是四川的風景。張寂園與夏公成為知音、骨肉。

①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公元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二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

② 丁世鐸（一八七八—一九三一），字佛言，山東黃縣人，畢業於東京政法大學第四期。近代著名書法家、古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辛亥革命中為山東全省各界聯合會秘書長。中華民國成立，他當選為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正式國會成立後，又被推舉為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全程參與了《天壇憲草》。

的起草工作。二次革命時，作為山東代表參加江寧會議，反對袁世凱稱帝。一九二三年拒絕曹锟賄選，隱退歸里，研究古文字學。一九二五年北平故宮博物院成立，為「古物審查委員會」委員。埋首於斷碑古籍中，所得龜甲、彝鼎、泉璽、陶玉之屬，拓片不下七八千種，潛心研究，造詣極深。留有《說文古籀補》、《續字說》、《說文抉微》、《還倉室述林》、《古璽初釋》、《古陶初釋》、《說文部首啟明》等著述。

③雷光宇（一八七九—一九五一），字道衡（又字道亨），湖南瀏陽人。生於一八七九年，早年就讀於湖南時務學堂，一九〇三年赴日留學，畢業於日本東京法政大學。辛亥革命後在北洋政府任職，歷任山東省教育廳長，交通部僉事、參事。一九二二年被任命為交通大學校長，在京城湖南同鄉中有著名望和極好的人緣。一九二六年前後，把自己北京跨車胡同的宅院低價讓給齊白石住。白石老人送其畫作時，題款中常自稱「借山老人」，意指房子是借住的。

④張志（一八八〇—一九二五），字易吾，號寂園，四川自貢富順人。與夏公親如骨肉，文中後續有詳細介紹。

⑤蕭方駿（一八七〇—一九六〇），字龍友，號息翁、不息翁，四川省三

台縣人，醫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一八九七年考中清朝丁酉科拔貢，一九一四年任財政部機要秘書等職。一九二八年棄官從醫，在北京西城建「蕭龍友醫寓」，一九三〇年與孔伯華自籌資金創辦了「北平國醫學院」，一九五五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是黃念祖居士的岳父。

⑥陳幹（一八八一—一九二七），字明侯，山東省昌邑市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

⑦王朝俊（一八七四—一九三〇），字鬱一，別號鴻一。山東濮縣（今菏澤市鄄城縣）人。一九〇四年與丁惟汾等接受公費赴日本留學，肄業於宏文學院師範科。早期同盟會會員，近代革新派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社會活動家。歷任山東提學使、山東教育司長、省議會副議長、議長、省立六中校長、民國政府內政代次長等職。是菏澤一中奠基人，「魯西南近代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⑧陳師曾（一八七六—一九二三），原名衡恪，字師曾，江西南昌義寧（今江西修水）人，著名美術家、藝術教育家。中國意筆人物畫現代轉型的先覺者，中國現代漫畫藝術的先驅，被吳昌碩題為「朽者不朽」，梁啟超評其為

「現代美術界，可稱第一人」。

(9) 清一上人：一八四二—一九一六，俗姓舒，名古念，晚號幻影，湖北鐘祥縣人。出家後參天目山廣福和尚有悟，在該寺參修多年，得印可。後清一禪師遠遊金山、九華，然後北上，結茅於五台山秘魔岩、極樂寺潛修，居六年。後至北京龍泉寺，三年時間遍覽藏經，時值義和團事變，北京城內四處騷動不安，獨師所住之寺兵馬絕跡，故道聞日高，請益者日眾。晚年，移居廣濟寺，開講經論，皈依者千餘人，北京佛教因而大振。民國五年冬，在寺中建水陸道場，抱病登壇說法；道場終了時，端坐示寂，享年七十四。建塔於大陽山。遺著有《宗鏡捷要》四卷。世人奉為近代臨濟宗之高僧。

據《虛雲法師自述年譜》第三十二章，文吉（文殊菩薩化身）告訴虛雲禪師：「若先到秘魔岩，此處有南方僧名清一者行持甚好。」《虛雲法師詩詞集》錄有兩首虛公上人寫給清一和尚的詩詞：《燕京贈清一和尚》、《聞清一禪師訃感挽》。

(10) 指陰曆，亦稱夏曆。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通令各省廢除陰曆，改用陽曆。後國民黨政府又再三下令廢除之，故名。

(11)此書後來在台灣印刷，李炳南居士作序。老恩師稱此為法相宗最簡單的一部書，編得非常好。黃念祖居士第一次到美國華府佛教會時，老恩師送兩本書給黃念祖居士，一本是他老師夏蓮居居士會集的《無量壽經》，一本是他舅舅梅光羲編的《相宗綱要》。

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初

(一) 乙丑之難

第二次直奉之戰後，一九二五年四月，張宗昌在張作霖的支持下，被任命為山東軍務督辦。張宗昌統治山東三年期間，罪行累累，壓榨百姓，極盡敲骨吸髓之能事，苛捐雜稅達五十餘種，田賦預徵到一九三九年，富商地主也受到他的勒索。據史書記載，張宗昌統治山東的三年時間，貪污腐敗財政收入足足有三億元之多，姨太太的數量可以說是開創了「軍閥界之新記錄」，光有名有姓的情婦姨太太就達二十三人之多。

張宗昌來山東後，夏公和朋友們的際遇也發生變化。同年七月，龔伯衡辭去省主席之職，避居天津。梅櫻芸因不滿張宗昌干涉司法，

辭官移居天津（早在一九二三年，應歐陽漸之請，出任天津大覺蓮社導師），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秋，居天津，時常到北京居士林講經。以《相宗綱要》為教材，在北京民國大學哲學系講佛學，深得學子之愛戴，聲譽更隆。一九二八年九月赴上海，隨大愚法師學密，在上海居士林講經。北伐統一後，梅櫛芸重任司法官。

一九二五年梅櫛芸離任後，邱任元接替梅櫛芸，任山東檢察廳廳長，與山東審判廳廳長張志（即張易吾、張寂園）共事。張志對張宗昌在山東的苛政淫威深為不滿，曾多次對張宗昌「曉以法理，進以仁言」，張宗昌不但聽不進去，反而非常惱恨。張宗昌的屬下在為他販賣走私物品時被抓，張宗昌多次派人向張志暗示放人，張志依法將這名屬下問罪判刑；還把張宗昌暗中開設的大煙館和違法的當鋪，也都借助法律武器全解散了。張宗昌的其他強買強賣行為，也遭到了張志

及其他法官的堅決抵制。檢察廳廳長邱任元諂媚張宗昌，不顧張志嚴厲的批評，強行推行不動產登記法，不惜榨取民脂民膏，滿足張宗昌的私欲。在張宗昌眼裡，視張志為眼中釘、肉中刺，他總想尋機報復，以泄私憤。無奈張志平日廉潔自守，辦事謹慎，張宗昌一直無機可乘。

秋天，康有為作導遊，邀約張志、夏公等一行七八人，暢遊人跡罕至的青島嶗山深處，觀賞比錢塘海潮壯觀十倍的海潮。難得一日無憂，大家一起攀爬遊覽，在海雲縹渺間，感歎造化之工。夏公所作《嶗麓觀潮記》記載了觀潮的奇景：

「已臨頂際，趾下浪花穿石上薄，沸青撲白蕩胸沒膝，恍墜雲堆雪窟中，紛駭號卻爭匿石後，恐為亂濤卷去。移時神定，退登巔，分據石吻，若憑壘堞。回觀海天混茫，長空若失，山立虹舞，擁鬱萬怪，騰礁跨磽，旋雨回風，彫激突

蕩，傾撼崖壑。諸人愕顧，歡呼不遑語，即語不相聞也。天遊植杖大笑。余偕寂園鼓勇更前，解履褰裳。猱升瀨石高處，玉濺珠霏，笠袂盡濕，因笑枚乘所見為不廣矣。」

終於攀至崖頂，脚下浪花穿石而上，海水如沸，白浪翻湧，蕩滌胸懷，沒過膝蓋，彷彿墜入翻騰的雲海與冰雪窟窿之中。眾人驚駭呼喊，紛紛退避到岩石之後，唯恐被這紛亂的巨浪卷走。片刻之後心神稍定，大家退登到更高處的巉岩之巔，各自踞坐在突出的石棱上，如同倚靠著城牆的垛口。回望四周，但見海天混沌一片，蒼穹彷彿消隱無蹤，巨浪如山嶽聳立、似長虹狂舞，裹挾著萬千怪異的形態。有的騰躍過礁石，有的橫跨深澗，挾著旋風驟雨回旋激蕩，猛烈搖撼著整片崖壁與深谷。眾人驚訝注視、歡呼，顧不上說話，即便說也聽不清。康有為拄杖放聲大笑。夏公與寂園（張志）鼓起勇氣，繼續向

前，脫下鞋子、撩起衣袍，小心敏捷攀上浪花飛濺的濕滑高石。只見激流飛射如玉珠迸散，斗笠與衣袖全部濕透，於是笑漢代枚乘（他在《七發》中描寫廣陵觀濤）的見識，終究還是不夠宏闊啊！

孔子誕辰，張宗昌託人請夏公去看劇，當面邀請夏公同去參加祭孔大典。夏公在同行途中以及祭孔演講裡，講述古來治亂興衰的事跡，希望能讓張有所觸動，那樣可以緩解山東人民之苦。張宗昌聽得進去，沒覺得是在冒犯他，但他的左右卻很不高興。祭完孔後，張邀夏公同去濟寧閱兵，夏公因為學校的事情很忙，堅決請辭，張很不高興，派山東軍務幫辦施從濱專車送夏公回濟南。張宗昌的屬下趁機對張說，夏公是辛亥革命主持山東獨立的人物，今天的講話有諷刺軍隊的意思，張宗昌更生氣了。

緊接著，直系軍閥孫傳芳起兵攻打奉軍，徐州起戰事，張宗昌直

接從濟寧奔赴前線，兵敗。命施從濱率軍接援，他則退回濟南。施從濱兵敗被殺，兗州、泰安失守，南軍乘勢北上，西面又有河南軍隊響應，濟南岌岌可危。張宗昌為了泄憤，徵集煤油柴草，想把濟南城付之一炬，然後撤退，人心惶惶到了極處。夏公和何宗蓮一起去勸阻張宗昌，夏公不顧張凶惡之相，奮不顧身力勸張，說勝敗是兵家常事，但焚城會被萬古唾棄。張大聲喝斥來勸阻的人是孫傳芳的說客，夏公說不認識孫傳芳，只因同是山東人，不忍不來直言相勸。只顧現前快意一時，以後會追悔莫及的。張宗昌氣勢稍緩，但還是想縱火。夏公看他如此狂暴，不能理喻，就在第二天一早到青島暫避。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張宗昌在山東發布了戒嚴令，宣布山東為戒嚴地域，駐軍司令掌握戒嚴地域的一切行政和司法事務管轄權。這就意味著，以駐軍司令為首的軍事機關，實際上取代了普通司法審判機

關，普通的平民百姓犯法也要按照軍法論處。戒嚴令的上述內容，嚴重侵犯山東各級審判廳的司法審判權。身為山東高等審判廳廳長的張志，出於維護法權的目的出面力爭。五日夜，在張宗昌的授意下，檢察廳廳長邱任元和張宗昌的妻弟戒嚴司令袁致和密謀，深夜到家裡抓捕張志，黑巾蒙頭，秘密殺害。第三天才通告大眾，給張志安立謀反叛亂的罪名。詳細的過程，民國安徽雜誌《學風》第三卷第八期，李範之（李大防）的文章《山東高等審判廳廳長富順張君墓志銘》中有詳細敘述：

「任元性陰險，乃與宗昌妻弟戒嚴司令袁致和密謀，深夜虜君於家，以黑巾障目，迷不知所往。翼日紳商代表謁宗昌，詰問君犯何罪，捕者何人。宗昌詭稱不知，實則君已前一夕於致和所逼供不書，剝兩手皮殆盡，刀傷六，槍傷三，棒擊傷一而慘死矣！越三日，宗昌乃揭君罪狀於通衢，誣以謀叛。嗚呼！宗昌之凶

頑不法，擅殺高級法官，任元致和以殺人獻媚，譙張殘酷至於此極者，斯誠有史以來罕觀者矣！聞君受極刑時無慍色，但索紙筆作遺書，不許，乃喟然曰：『予死有命定，不足惜，惟吾國法典未成，領事裁判權尚握彼族之手，家有老母，逾七十未克終養，此則於國於家兩有遺憾者耳！』

張志慘遭殺害的消息傳出後，山東百姓無不為之駭然落淚，司法界同僚也義憤填膺。各省高等審檢廳一致主張，要政府查辦凶手以伸張正義，為張志鳴冤。張志既是為維護法權而死，又是為救護民命而亡。在社會各界，尤其是司法界的輿論壓力之下，時任臨時執政的段祺瑞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各地司法界人士先後為張志召開了盛大的追悼會，最先召開的是安徽省。張志在任安徽高等審判廳長期間，辦事穩重，為人和藹可親，深得同僚敬仰。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西門外地藏庵內開追悼會，慧明法師領眾誦經七日，為張志超度。

《學風》第三卷第八期中有大篇幅悼念張志的文章和詩詞。除安徽外，山東、浙江、湖北等地也紛紛召開追悼會，悼念這位法界同仁。即便是百年後的今天，山東濟南還保留著張志生前的住所以為紀念。

而最悲痛的莫過於夏公一家人，他剛避到青島十天左右，就突然聽到張志被殘害的噩耗，這對夏公是迎頭痛擊，他在《避地青島旬日驟聞寂園噩耗》詩說：

匝地黑風萬籟悲，和將血淚草新碑。
餘生便欲隨君去，文字何靈空爾為。
魂不須招歸淨土，心原未死傍慈帷。
從今無復論天道，天道有無事可疑。

滿地妖風肆虐，所有聲音都在悲泣，滴血流淚和著墨給你寫碑文。真想餘生就隨你而去，再妙的文字也不能歌頌你的德操功績啊！（你這麼好的人啊，）魂不用招肯定去了淨土，心本不死現在依偎著慈尊。從今而後不再說天道，天道有沒有都不知道。夏公當時心痛得難以接受現實，對天道因果都產生了懷疑。

隨後夏公被張宗昌以宣傳赤化罪加害，抄沒家產並通緝。青島沒辦法留住，決定東渡日本。那時大兒子東生夫婦母子避難在醫院，小兒子隨行東渡。夏公的朋友王鴻一，為躲避張宗昌迫害，秘密去北京，暫避於使館界東交民巷亞德大樓。

至交慘死、家園被毀、辦學中止、朋友失散、骨肉離別，舉家傷心悲痛像在夢中，夏公乘日輪「泰山丸」冒雪出發，離開祖國，歷經兩晝夜到達日本。他在長歌《海東行》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的痛苦迷

悶、反思以及最後的釋然：

蚩尤畫飛日貫虹，腥風簸海撼愁龍。

田橫島下濤千丈，客心起落怒潮上。

潮頭一葉舟是鐵，輪機軋軋催膽裂。

送別未需白衣冠，飛來茫茫一天雪。

登舟者誰默不聲，氣斂干將面凝冰。

蚩尤飛馳（蚩尤在神話中常與黃帝爭戰，其形象多代指兵災。白虹貫日是兵戈之兆，此處強化蚩尤反叛天道的異端色彩），軍閥混戰，帶著血腥氣息的狂風翻攬大海，悲愁的夏公也被這力量所撼動。田橫島下萬丈波濤洶湧，心也像這海濤一樣起起落落。風浪上一艘鐵輪船，發動機刺耳的聲音要把膽震裂。離別不用穿白衣，漫天飛雪自

然一片白茫茫，彷彿老天也在悲哀。默默登上船，神色凝重心卻翻滾不休。

行李琴書一肩輕，一兒一友隨之行。
岸頭凝立數人耳，就中少者淚暗泚。
阿翁乘風破萬裡，汝曹勿效小兒女。
嗟此生離同死別，強為歡顏心碎矣。
須臾破空蒲牢吼，六鷁倒拖長鯨走。
浪花翻喧語不聞，魂銷彼此一揮手。
舟行漸東折復北，搖搖家山數點墨。
雪浪昏昏海氣寒，有客對雪獨憑欄。
問客何處去？避秦欲吊徐福墓。

行李就是書和一尾琴，小兒子和朋友隨行。這個朋友是王芃生（經驗豐富的外交人員，日本通，幾乎參與了一九一八年之後到抗戰前所有中國對日本外交重要事務。曾對國內外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如「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珍珠港事件」、「意大利戰敗」、「日本投降」等作出準確判斷，提供可靠情報），當時任山東善後委員會調查部部長、行政處副主任等職，參與收回山東主權。為了陪夏公東渡日本，他毅然辭官捨家，擔任翻譯，艱苦與共十個多月，然後才回國。岸邊幾個送行的人，暗自垂淚，夏公說自己要乘風破浪去了，勸他們不要像小兒女一樣傷離別。感歎生離死別雙至，強裝笑顏寬慰親人，自己的心卻碎了。船開了，故國山河遠去了。飛雪混著海浪，寒氣逼人，有人在船頭獨自憑欄而立，問你要去哪裡啊？答，躲避強秦去吊徐福的墓。

抱琴更訪羨門子，三山有藥能不死。
倘遇成連安期生，導我飛升移我情。

踏翻蒼闕謁太清，一鳴人間之不平。

我言至此天若泣，萬怪鼓風擁海立。

風勢扶雪雪兼雨，魚嘯虯吟蛟鼉舞。

亂雲墜水水變雲，疑是天缺喚龍補。

……

恍惚停驂駐雲端，我亦凌空前致言。

群疑滿腹已積年，今幸相逢欲一宣。

世謂天公有特權，善惡懲獎正不偏。

羨門子、安期生都是秦漢時期傳說的神仙，秦始皇曾經派人入海去尋找他們。羨門子有不死藥，如果碰到他就能討不死藥救張易吾。

如果碰到安期生，希望能提升我的境界化解我的哀愁。我要踏翻天宮
拜謁太清，抗議人間種種不平。說到這裡天好像都哭了，狂風大作海
浪滔天。大風夾著雨雪漫天飛舞，魚群呼嘯，虯龍長吟，蛟與鼉鱣狂
舞。黑雲滾滾傾瀉入海，海水升騰變成雲，好像天缺了龍去補……恍
惚之間，夏公踏上雲端，積在心中多年的疑惑，今天相見要一吐為快
了。人們都說天公有特權，善惡懲獎公正不偏。

以我所觀殊未然，禍福措置每倒顛。

扶持蕭艾抑芝蘭，顏夭跖壽見一斑。

不公不平多煩冤，精衛難將恨海填。

方今萬姓已倒懸，干戈遍地盜滿山。

弱肉強食苦熬煎，胡為夢夢不一援。

但我觀察世間不是這樣的，經常善惡禍福都是顛倒的。扶持臭草抑制芝蘭，品行高潔的顏回早夭而謀反的盜跖卻長壽，這就可見一斑了。天道不公，人間多怨，精衛都不能填這個恨海。現在生靈塗炭，遍地烽煙盜匪橫行，弱肉強食苦苦煎熬，老天爺你怎麼昏蒙不施以援手呢？

我言未竟天公嘻，謂此迂生語何癡！

讀書未細涉世淺，汝欲問天天問誰？

天下興亡匹夫責，咨嗟怨尤志殊卑。

天網恢恢何曾漏，人心天道非兩歧。

洪荒以前勿論矣，炎黃虞夏到今茲。

治亂興亡成與敗，端在人心立其基。

群懷忠恕天下安，四維不張國本危。

賢哲於此窺其要，履霜堅冰防乎微。

涓滴倘流成江河，雖有大力難推移。

昆岡火炎玉同焚，何分蕭艾與蘭芝！

夏公還沒有說完，天公就說：迂腐的書生說什麼癡話！讀書沒有讀懂，涉世也淺，你要問天天問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怨恨悲歎太卑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就是人心。洪荒以前就不說了，炎黃虞夏到現在的治亂興亡成敗，完全基於人心善惡。世人都忠恕，天下就安定，不顧禮義廉恥，國本就危險。聖賢人體察到這樣的天理，都是嚴於自律如履薄冰。如果涓涓細流（小惡）匯成了江河（大惡，普遍的惡），那再大的力氣也難以推移。大火燃燒昆侖山時，美玉和頑石都燒毀了，哪裡還分臭草和芝蘭。

在昔孔子稱時聖，轍跡莫回東周衰。
絕糧在陳從者惑，微服過宋匡人圍。
居衛荷簣笑擊磬，接輿楚狂歌鳳兮。
孟軻滔滔具雄辯，謁梁說齊空費辭。
沉江自潔三閭氏，義不帝秦魯男兒。
漆園避世甘曳尾，墨翟見染空悲絲。
陳勝吳廣起大澤，已為楚漢作先驅。
才過管樂不逢劉，南陽一廬終於斯。
牽牛洗耳巢與許，釣渭耕莘呂與伊。
世既不同志亦異，觀此種種略可知。
隱顯升沉自為類，剝復否泰各一時。
達人見因已知果，昧者睹果方驚奇。

孔子被稱為聖人，但他周遊列國也無法挽回東周的衰亡。也曾經歷在陳絕糧、宋城遇險、被匡城人圍攻等苦痛。孔子在衛國擊磬，門外荷簣聽出他有救世之心，感歎他時不我與，歲月就這樣逝去了。楚國狂人接輿，感歎孔子之道在亂世中難以施展，生不逢時。以孟子的智慧雄辯，對梁惠王與齊宣王勸誠仁政，也是徒然。屈原抱石沉江以全自己的氣節，魯仲連堅持正義不尊秦王為帝。莊子避世甘於隱居生活，墨子見世人被惡所染也只能空悲切。陳勝吳廣起義，是後來的楚漢亡秦的先驅。諸葛亮才華超過管仲和樂毅，沒有劉備三顧茅廬相請，他選擇終老南陽。隱士許由和巢父以出仕為恥（堯帝欲把天下讓位於許由，他認為髒了自己耳朵，到溪邊去洗，巢父牽牛到溪邊飲水，碰見許由洗耳，問明原因之後，便說：「你拿這溪水洗耳，我還怕這水髒了牛的口呢！」說罷把飲牛的瓢扔下懸崖，牽牛而去。）姜太公在渭河垂釣遇周文王，助周伐商。伊尹躬耕有莘之野碰到湯武

王，成就成湯江山。世道不同，人的志向也不同，看這些種種就略微知道。隱居還是出仕，升沉自有規律，物極必反，盛衰各有時。通達明了的人見因就知道果，愚昧無知的人看見果方才覺得奇怪。

今世久已絕麟鳳，觸處豺狗狐狼狸。

竊據高位作人語，以非為是日驕恣。

爾詐我虞互吞噉，兵連禍結苦元黎。

此起彼伏一丘貉，欲俟河清邈難期。

慢天悔聖無忌憚，忠恕四維棄如遺。

冥然罔覺不知返，探源皆由貪瞋癡。

充滿天地唯怨憤，神樞鬼藏發殺機。

揚湯止沸終無濟，徹底推翻未應遲。

方其狂焰正縱橫，豪傑莫能與之爭。

及至積惡已滿盈，冰消瓦解而土崩。

自作自受因果律，毫髮不爽影隨形。

蒼蒼在上誰為主，唯人一身具萬靈。

天視本來由民視，民聽元即是天聽。

民之所好天所護，民之所惡天為傾。

種瓜得瓜豆得豆，雖非一格有定型。

當今之世，早已少了那些德行高尚的人，到處都是豺狗狐狸狼，竊據高位以非為是、爾虞我詐、互相吞食，兵禍連連。此起彼伏，一丘之貉，山河清明邈無可期之日。輕慢天地侮辱聖賢毫無忌憚，忠恕之道禮義廉恥被棄如敝履。糊塗塗不知道回頭，源頭都是私欲貪嗔癡。天地之間充滿怨憤之氣，自然感召現在的殺機。揚湯止沸無濟於事，各種政策、方法等，都不是恢復山河清明的根本方法，轉變人心

才是，現在熾盛的邪見、惡焰滔天的思想行為是應該盡快徹底推翻，徹底轉變。但當惡浪正橫行霸道猖狂的時候，豪傑也不能與之相爭（孔孟莊墨也莫可奈何）。等到罪惡累積到惡貫滿盈的時候就會冰消瓦解。自作自受因果這個道理，如影隨形絲毫不爽，受盡了苦頭，人們才知道回頭。蒼蒼在上，誰是主宰，人是萬物之靈，主宰的就是人的心，國家的存亡禍福都是由人自己決定的。好善好德，天降百祥；反之，則降百殃。種瓜一定得瓜，種豆一定得豆，雖然表現形式各種各樣，但是這個規律是必然的。

無明起處烽煙起，心地平時世界平。

不能圓融觀三世，天道有無妄測評。

從來儒家眼光小，探玄造奧遜莊老。

更以老莊比佛乘，譬猶蹄涔對滄溟。

世之學儒學佛者，畢竟幾人得其精。

心中無明（此處應指貪嗔癡）生起時，處處烽煙隨之而起；心平等時，天下都太平了。不能圓融觀三世因果，卻膽敢妄自測評天道的有無。儒家主要教人做人，幽玄深妙的道理老莊講得多。老莊和佛法比，佛法對宇宙人生的真理講得更究竟。世間自稱學儒學佛的人，幾個人能體會並得到儒佛的精髓呢？

嗟爾硜硜魯書生，狷介未化良堪矜。

爾言雖憨意則誠，為爾解答須靜聆。

既欲報國利群生，忠信學術為權衡。

誤人第一是虛名，鱗羽不戢來弋繒。

皎皎易污剛易折，專氣致柔效攫寧。

察見淵魚非祥徵，應常觀心口如瓶。
須從遠大瞻究竟，眼前得失詎足憑。
要為國家培元氣，勉作昏夜之明燈。
人必困心而衡慮，方能增益所不能。
古今事物理無窮，應須融會觀其通。
若不自知豈謂英，必能自勝方稱雄。
此時不能勝寸心，將來焉能勝蒼穹。
充實自己為世用，轉移運會趨大同。
物極必返窮則變，勿以冰炭置爾胸。

唉，你這個淺薄固執的山東書生，剛烈之氣沒化，很值得憐憫。
你說的話雖傻，但態度真誠，好好聽，我給你解答。既然想報效國家
利益眾生，忠信學術是權衡。誤人第一的是虛名，要沉穩內斂（魚不

斂鱗，鳥不收翅膀，就會引來射殺的箭）。太白容易被染污，太剛容易被折斷，要收攝身心柔和清淨。（連深淵裡的魚都能看清楚是不吉利的），應該常常反觀己心謹慎言語。要從長遠來看究竟，不計較眼前一時的得失。要為國家培元氣，勉勵自己作昏夜中的明燈。一個人只有在困境中磨礪意志，才能增加自己原本不具備的能力。天下古今之事變化無窮，應當融會貫通，觀察萬事萬物內在的規律。如果連自心都不知道，怎麼能稱得上智慧；必是能戰勝自己，才能稱得上是英雄。現在都不能戰勝自己的煩惱習氣，將來怎麼能夠扭轉乾坤？充實自己的德行，改變世運趨向大同。物極必反，事物發展到極處必會變化，心不要隨外境上上下下（將冰和炭放在心中，形容完全被事物所左右，一會兒愉悅，一會兒沮喪，猶如冰火）。

我聞此論心竊喜，一夢不覺三千里。

殘月橫空風吹曉，回頭覓夢夢已渺。

耳畔更聞鉦鏘鏘，關吏喚客檢行囊。

夏公聽到這些心中默默歡喜，恍惚中醒來，好像睡了三千年一樣。殘月掛在天上，海風吹著，已經拂曉了。這時船也靠岸，海關人員要檢查行李了。

整篇詩文反映了夏公從傷心、困惑、反思到心開意解的心路歷程。如果沒有平素的修行功夫，心理不可能有如此快速的轉變。從乍然經歷震痛時難以接受甚至質疑天道，到最後釋然，進而勉勵自己洗心易行，化解剛烈之氣，在自己心上做功夫提升境界，這樣才能改變世運趨向大同。乙丑之難是夏公人生巨大的轉折點，真正對佛所說的

輪回路險、死生事大、業因果報、業力可怕，有了切膚之痛的體驗。如果說以前是在外面尋求挽救世運拯濟蒼生之道的話，此後的人生，夏公更加專注從自己內心深處洗滌垢污，自度度他，以此來平天下了。也就是功夫用在詩中所說的自知、自勝、勝寸心上了。

(二) 避難日本

夏公在日本期間，眾多文化界知名學者前來求學問道，對夏公極為欽佩，讚譽夏公為「神人」。日本「實業家之父」澀澤榮一（一八四〇—一九三一）已八十六歲高齡，對夏公禮敬有加；日本詩人堂野前種松長夏公二十歲，年過花甲，竟執弟子禮，每日為夏公任灑掃之役；日本著名漢學家狩野直喜命弟子吉川幸次郎、倉石武四郎叩門從學（新中國成立後倉石武四郎隨文化代表團訪華時曾前往夏府拜訪）；朝鮮陽明學派大師鄭寅普見夏公詩文，感歎當世竟有此等人。

物，馬上來相見，暢談數日……夏公雖受很高禮遇，與文人墨客諸多交往，但從來清高，寧願當掉衣服生活。他在《僦屋移居得家書》說：「稚子羞書乞米字，老妻遙寄贖衣金。」小兒子羞愧寫信回家討錢，新租房子搬家時正好收到回信，老妻寄來贖衣金了。

旅居在外，夏公思國思鄉憂國憂民之情隨時溢出筆端：

《鄉訊》：「千里風腥宿草肥，萬家魂逐戰塵飛。軍書昨夜急於火，更索黃金賜舞衣。」滿地腥風血雨，草都被養肥了，萬家百姓喪命疆場。昨夜戰報軍書比火還急，當權人卻還在紙醉金迷。（唐代至明清宮廷舞衣常以貴重黃金裝飾，如金線刺繡、綴金飾片等，象徵皇家尊貴。）

《旅邸聞人談鄉事》：「霜楓吹遍海西濤，豈為逢秋感始深。鬼

魅橫空吹劫火，人材衰世飽刀砧。邊聲易醒家山夢，冷眼能窺天地心。懶向驚鴻問消息，不堪酸楚是鄉音。」經霜的楓葉染紅大海西岸，哪裡是因為秋天才覺傷感？妖魔當道兵火遍地，亂世英才飽受刀兵摧殘。海外秋風輕易驚醒思鄉夢，冷眼能窺破天地之道。懶向信使打聽故鄉的消息，不堪悲痛淒楚的是鄉音。

《八月十四夜月時客日本平安城》：「月爾亦何恨？連宵未肯圓。每驚身是客，偏喜照無眠。倉卒辭家國，鋒煙隔歲年。清輝唯汝共，從不受人憐。」雖然山河破碎，但依舊月是故鄉圓。每每驚覺自己客居他鄉，醒來就難以入眠。倉促辭別家國，故里依舊烽煙不斷。我此愛我家國之心與明月一樣清明，從來不需要世俗人的憐憫。

夏公旅日期間遇到流落海外的中國文物，都努力收歸。如後來捐贈故宮的元王安道小青柯坪石硯以及孫過庭《佛遺教經》拓片即在日

購得。一九二七年回國途中，於大連日本人古玩店見到晉代古琴「猿嘯青蘿」，不忍國寶外流，借款八百大洋購歸。

四、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

(一) 抱病掩關、勤修淨業

夏公在兔年春節前，一九二七年初歸國，漂泊異鄉，倦鳥歸來，但家已不存，國亦非國。華夏大地戰火熾然，故里已然成為廢墟，滿眼皆是演說無常、苦、空。夏公暫居天津，他的朋友梅擷芸、龔伯衡、靳雲鵬（靳艮齋）也住在天津，常登門拜訪，舊交樓兆梓、張懷斌（張憲臣）等也時常來會。經歷憂患，身心疲憊的夏公病倒了。

痛定思痛，夏公對因果不虛、輪回路險、死生事大、人身易失這些真言刻骨銘心。如其詩中所云：「宿業所招，何怨何尤？孰為是非，遑論恩仇。逝波殘照，暮鼓晨鐘。處處相告，無常苦空。金石

書畫，性理詞章，非究竟法，胥付汪洋。閱盡滄桑，此心轉定。」（《題龔伯衡居士遺像》）把平素喜歡的金石書畫，性理詞章，這些無關生死的統統摒棄。思索人生大義，究竟歸處。

夏公在《檢寂園遺稿》中說「珍重平生諾，難輕後死身」，珍惜這難得的人身，誓願完成平生所願。所願就是倉促辭國時寫的詩中所說的「報國利群生」，也就是四弘誓願中的「眾生無邊誓願度」，要完成這個心願，就要「煩惱無盡誓願斷」，也就是詩中所言「若不自知豈謂英，必能自勝方稱雄。此時不能勝寸心，將來焉能勝蒼穹？」

從《再題〈指月錄〉答艮齋》看出，夏公反躬內省，直面並深刻檢點剖析自己以往的存心：

怕作鈍功夫，專學口頭禪。

說來句句空，行時步步有。

掩耳盜鈴漢，虛空笑破口。

我佛正法眼，傳燈賴諸祖。

徒說盤中甘，那知耕作苦。

既而禮天台，又思習密宗。

腳踏十字路，帆祝兩面風。

⋮⋮

往來宗教間，入海欲算沙。

針針未見血，步步不到家。

眼翳而腹空，說食豈能飽。

摸象更捫燭，無事常擾擾。

夏公真實意識到「妄念紛紛來，馳求難自己。昨是今又非，顛倒

「情見裡」，妄念紛紛，無法自己。昨天這樣今天又那樣，完全處在顛倒情見中。「順迷逆復退，貪去瞋又起。尚未忘得失，何況絕憂喜。粗境猶迷向，細微可知矣」，碰到順境就迷失了，逆境就退墮了。剛降服了貪心，嗔心又起來了。得失的心都沒忘，怎麼去得掉憂喜之心？粗的境界都讓自己迷惑顛倒了，細微的境界就更不用說了。細細檢點，所學的沒有一個得到真實受用的。

靜中細檢點，所學無一可。

親故凋零盡，看看輪到我。

攬鏡一長嘵，不見舊時顏。

僅餘皮遮骨，已無膽包天。

如斯而已乎，不禁徹骨寒。

佛師父母恩，未報殊難安。

業海猛回頭，連呼錯不止。

此等閒伎倆，何能敵生死。

昏夜觀明星，南無無量壽。

險哉此一轉，否則佛難救。

從此發慚愧，更作鈍功夫。

笑自由他笑，愚但安我愚。

日暮途尚遙，何堪弄蹉跎。

一門深入去，誓欲出娑婆。

夏公到此才真正死心塌地歸心淨土持名念佛，感念辜負恩師教誨和母親示現，在《憶母》詩云：

慈親德慧世間稀，端坐西歸原不違。

罪苦癡兒逃逝去，飄零十載尚無依。

天涯踏遍漸知非，佛外別無向上機。

欲報親恩唯念佛，幾回西望淚沾衣。

要力求步步到家，就得時時反觀內心、檢點勘驗自己，針針要見血。夏公在《答人問話且自勘也》詩中說：

「人生多病未堪羞，有病不知最足憂。久歷歧途識甘苦，荊榛叢裡我回頭。」人生多病沒有什麼羞愧的，有病卻不知道最值得憂慮。這麼多年的歧途，各種甘苦經歷過，荊棘叢中我回頭了。

「入海算沙閒活計，尋枝摘葉舊通家。面皮脂粉重重洗，始倩麻姑癢處抓。」以前學教下，入海去算沙子。參禪，尋枝摘葉學點口頭禪。現在把臉上的脂粉層層洗掉，才能請仙女麻姑在癢處搔。（表示真正把虛偽掩飾放下，直接面對自己的缺點去改過時，才能真正解決

問題。）



正中間為慧明法師，法師後面是蓮公

「略洗鉛華已可憎，廬山真面更無情。有情不是春風面，野渡無人舟自橫。」稍微洗去表面的粉黛裝飾就很難看了，內心深處掩藏的肮髒更醜陋。有情不是美麗的容貌，渡口無人，小船悠閒地橫在水面。（比喻如果不能狠心揭開偽裝，直面醜陋的自己，對自己不能下狠手、姑息養奸，雖然過渡之舟永遠在那裡，但卻到不了渡口。）

「未脫衣裳難洗澡，剛披柳絮怕迎風。從來富戶不誇富，越是窮人偏諱窮。」沒脫衣服就不能洗澡（洗去塵垢），剛披柳絮怕風吹走（比喻不但不願洗除自己的毛病，還要披上柳絮，柳絮比喻浮華不實的說食數寶，被一點境界風就吹跑了）。從來真有道行的人不誇耀自己的功夫，越是差勁的人越忌諱別人說自己沒修行。

「臨機豈得避刀槍，不是兒童戲一場。赤手空拳容易會，牽前補後事難商。」臨陣了怎麼能夠躲避刀槍，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兒戲。咬緊牙根豁出去拼，這樣容易契會，如果瞻前顧後、勉強應付，就難了。（比喻修行是在生活中八風境界來的時候，真刀真槍把心鍊煉出來。）

夏公於大病之中曾作偈辭世，《大病中口占二偈辭世》：

生已無可戀，死亦奚足厭。

本來無生死，生死由心現。

了知諸法空，始信一切有。

西方有極樂，有佛無量壽。

咬釘嚼鐵，心堅逾鋼，置生死於不顧，珍惜寸陰，一心持名。

在濟南時夏公以所居的渠園為自己的號，如今故園被毀，為明志向，作詩云：「兩字渠園亦幻余，園非是我我非渠。浮生有境終歸幻，除卻蓮邦未可居。」從此改號「蓮居」，專修淨業，決志西方。當時靳雲鵬等人喜歡談玄說妙，對蓮公（文中此後稱蓮公）念佛多有嘲笑，蓮公當時的心態如詩中所說：「一句合頭千劫債，片言錯答野狐身。妄譚^①般若尤堪懼，抱病掩關懶見人。」（合頭語是指那些道

破禪宗玄理的語言）一句應對不當的話，結下千年還不完的債。一個轉語說錯，墮五百世野狐身。沒證般若卻妄談般若更可怕，借病閉門謝客懶得見人。為了謝絕外緣，專精行道，蓮公剃光頭髮，從一個叱吒風雲雄姿英髮的弄潮兒，陡然變成一個不問世事的老齋公。有《今昔》詩二首：

風雲湖海昔猶龍，經卷蒲團此禿翁。

傀儡登場兩出戲，個中誰是主人公。

人嘲龍性隨雲去，我幸禿翁是少年。

白業堂前新活計，華池學種未開蓮。

從此蓮公專志耕耘自心，悟由自心，非從外得；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蓮公有兩首詩完全體現這個意趣：

賣漿者

路傍關去雜貨店，門內擔來豆腐挑。
雜貨般般別處販，豆漿滴滴自家熬。

蓮味

市果盤蔬久厭餐，隔牆桃李本無緣。

前年種得白蓮子，今日嘗來味更鮮。

蓮公此時分秒必爭，「心不離佛，珠不離手。苦樂動靜，佛不離口。親朋交勸，謂我著魔。任人非笑，我志靡他。」（《題龔伯衡居士遺像》）不再空說他人的境界，默默耕耘自己的心田。任由他人嘲笑，蓮公是金剛不退，信願持名，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沒有琴棋書畫，沒有性理辭章。

三年後，蓮公才寫了《幻余吟》解釋這三年在做什麼：

廿年憂患三年病，客氣半隨妄想消。

垂老幸知歸宿處，一聲佛號海全潮。

文章兩漢詩三唐，性理程朱到陸王。

教下宗門忙不了，之乎者也誤時光。

閉門禮誦學齋公，苦樂忙閒一句中。

惹得虛空開口笑，老蓮非復舊阿蒙。

古有真修百不管，我今願學百不知。

清磬數聲香一炷，華池寶樹影廻迴。

• • • • •

戒定慧學三無漏，信願行三足資糧。

甫晨已午又斜陽，誰向時光惜命光。

人自談心我念佛，任他掩口笑頹唐。

說與旁人渾不解，只有消歸自己休。

三載閉門無一字，今朝約略述來由。

虛空非大心王大，金石豈堅願力堅。

不斷葛藤千七百，那知教內有真傳！

黃念祖居士曾說：「當年，我的先師夏蓮居老師，聽到淨土法門，回來後在屋子裡就這麼樂了好幾天，太歡喜了！他說：這回我可有辦法出去了！」（《讀〈角虎集〉有感》）愚見以為，蓮公不是聽到淨土法門而樂，因為他在濟南渠園時就已經皈依慧明法師，並且參訪了省元法師，那時就知道念佛了。蓮公的這種大樂，應該是念到不思議境界現前，當年省元禪師是痛哭，蓮公現今則是大樂。

(二) 省元禪師示寂

省元禪師在一九二六年臘月初八第二個三年閉關期滿後，馬上向常住申請長假，繼續閉關，不拖延時間。並交待常住，如果有賓朋來過問，就請他們各自回光返照，則日日都是相見之時。禪師謙稱自己只是一介庸僧，安分守愚，生平所務，但念阿彌陀佛，凡是有來問的，請常住如此作答：「今老矣，艱於語言，況復殘軀多病，不能下床。命若風燈，朝暮叵（難）保。惟願同志者，及時精進，勿似我衰朽無成而愧悔不及也。則幸甚。」

然後又閉關三年，整整六年，到一九二九年臘月初八（陽曆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出關。一九二九年元旦，蓮公與屈映光、梅光羲、梅光遠兄弟同時皈依白普仁喇嘛，受四臂觀音法灌頂；同日一起拜訪省元禪師，當時禪師是在關中，仍能接見蓮公及眾人，可見蓮公等人

自是與眾不同，一般人禪師就以老病相推了。此時蓮公已漸能與省元禪師相契合，做鈍功夫，甘做愚夫愚婦，一句彌陀念到底。直到一九三二年之間，蓮公與禪師都有書信往來，蓮公的境界也今時不同往日，更能與禪師相契了，蓮公有詩曰：「不知淨者，由未識禪，果能識得，一念萬年。」（《題龔伯衡居士遺像》）一九三二年秋天，蓮公令嗣蓮生節錄《幻余室幻語》第五卷，呈省元禪師，蒙禪師印可，並題二偈回覆蓮公，蓮公答以五詩報謝禪師，其中有：

離念未能方念佛，是心是佛久無疑，
全身已在舍元殿，更把長安問向誰。

縱能離念還須念，不念彌陀念阿誰。
眾生無盡願無盡，念佛何嘗有已時。

半生踏著一條路，夢話寫成幾句詩。
拋向虛空誰印可，拈花笑倒老禪師。

這些都是蓮公本地風光，從單提一念，念到離念，離念了還是念佛，是蓮公與省元禪師相應的境界。省元禪師收到詩兩天後，就示現圓寂。遠近都爭相傳誦，感歎太稀有了。

《佛學半月刊》一九三三年四月第五十二期中，丁桂樵居士發表《省元法師往生傳》，附誌中李圓淨居士說明此往生傳是印祖交代寫的：「上月接印光老法師由蘇來諭。謂北平拈花寺省元法師，其去也，可謂驚天動地、近世絕倫等語。囑為採訪，俾得列入《淨土聖賢錄》中。因分函平津等處詢問，並請丁桂樵撰傳。」印祖評省元法師的往生是驚天動地、近世絕倫，讚歎之至，主動聯繫人為他寫傳以流

傳後世。一九三二年七月諦閑法師圓寂時，印祖評說：「諦公之逝，的確往生。其去之景象，尚不至驚天動地者，以講說時多，專用淨功時少也。在常人如此，則頗不易得。在諦公則猶未能副其身分。」諦閑法師是近代天台宗泰斗，講經說法培養佛門人才，與印光法師為真蓮友，共同倡導行歸淨土，共挽狂瀾，力匡正法，堪為「末世津梁」。印祖說諦閑法師的往生景象不至驚天動地，而評價省元禪師往生是驚天動地，可知省元禪師功行之深！丁桂樵寫的傳比較簡略，結合《省元法師生西瑞相記實》，省元禪師往生的經過如下（時間全部是陰曆）：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行動如常，只是飲食稍減，體力漸微，依然精進念佛。霞光法師開玩笑問：「往生嗎？」師回應說：「我往生，你送我嗎？」霞光法師曰：「必親送！」住持師父請醫生

來看，省元禪師說：「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加總無妨，用藥幹什麼？」到二十六日，大家問禪師心中明白嗎？省元禪師說：「心甚明，且極安。」然後問時間，有人明白他的意思，說將於晚上十二點往生。晚上，霞光法師云：「此是最要關節，請提起精神念佛！」師曰：「老僧最愛念佛！」當時出家在家人也為助念。過一會兒起來結跏趺坐。霞問：「心明白乎？」師曰：「我何不明白？」然後抬頭向西看了幾次，仍舊念佛，大家同為助念，師乃含笑而逝，時二十七日子時，世壽七十二歲。逝後，異香滿室，十多天都不散。有不信佛法的人說：「這是撒了香水，所以有香氣。」反而這種奇香更為馥郁，不是尋常香氣可比，使闡提沒辦法毀謗了，知道確實往生西方。荼毗後三日，眾集收檢靈骨，得五色璀璨的舍利子一千多顆。大家遵他的遺囑，將骨灰碾成粉末，與面粉一起做成丸子，帶到青島乘輪船撒於大海。在登船時，丸子就自己發熱發軟，撒完後裝丸子的袋子中又出

現一些舍利子。

省元法師遺囑：

省元終時丐語，緣人同鑒，死去乞勿動移，俟二三日，周身冰冷，無一點暖氣時，焚棄東海，則感且不朽，即說偈曰：

三十年前桶底脫，始知一切法無我。

隨緣度日舊業消，時至瓜熟蒂自落。

去矣！咦？是甚麼？嚙啼！嚙啼！

特此留鉛，敬謝緣人，來時再會，喝！

略引省元法師遺偈幾首：

金台有願蒙引接，蓮華光榮早育胎。
香花迎兮香花請，一心正念待佛來。

電光三昧不時現，吾知不久晤佛面。
常光明月一輪轉，彌陀與我個中見。

彌陀不必定在西，塵塵刹刹本不離。
分身無數隨時現，普度群生出藩籬。

因緣所生一切法，無有不即空假中。
了此念佛真三昧，無量光壽無始終。

不離當處常湛然，惟心自現極樂天。
佛願所成如我願，十方世界任往還。

生則順，死則安，生死死生無兩班。
了此般若即解脫，法身不二本天然。

薄言旋歸淚雙垂，慈母憶子久睽違。
子今思念重相見，琉璃寶池任徘徊。

客知我去贈路費，梅趁佛來應時開。
人情物景因緣湊，極樂故鄉及早回。

淨土禪 禪淨土，禪淨不是兩個物。
個中若了無彼此，夢裡空分漢與胡。

不識不知順帝則，幾人會得孔門學。
人心惟危道心微，不入佛界便入魔。

此個境界亦太奇，寶王三昧難思議。
傳語諸方念佛者，一心不亂可坐致。

圓融正信我已聞，淨土般若兩無猜。
緣起性空即般若，性空緣起淨土哉。

一切境界循業現，原來極樂即娑婆。
果然一念功成就，無地不是安養國。

說甚娑婆極樂邦，如此計議太荒唐。
湛然超情並離見，那怕苦海風浪狂。

(三) 淨業有成

蓮公在天津九年幾乎都是深居簡出，閉門謝客。初回國時借病掩

關，一九三二年三月《答任城靳艮齋居士（三十一首並序）》的序文
中，友人靳艮齋居士（即靳雲鵬，曾任陸軍總長、國務總理等要職，
為蓮公山東同鄉，曾一同參加辛亥革命）呵斥蓮公抱病掩關，謝絕外
緣專修淨土，可見直到一九三二年蓮公都還是假借有病，自修自度。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會集《大經》。（有說蓮公一九三二年搬至
北平，不準確，因為一九三四年龔伯衡去世時，他兒子龔維熙拿著遺
像請蓮公題詞，蓮公說自己閉門養病，佛法無可說，世法不須說，謝
絕了。龔維熙又派人再三再四到家中敦促啟請，蓮公就口授詞句，兒
子寫文，交付來者。說明一九三四年蓮公依舊在天津居住。）

在黃念老的學生恭錄自黃念老筆記的《夏蓮居大師往生傳》中，
有蓮公居天津這段時間的描述：

「掩關津門，萬緣放下，丈室唯供彌陀，一心虔持名號，淨壇結界，香光

莊嚴，冥心絕慮，專精行道。歷經十載，感應道交，不可思議。關中瑞徵屢現，至於身心輕安，氣脈通暢，見佛見光，神遊淨土等，皆其初步者也。大師從不示人，僅於同參大德梅擷芸老居士不遠千里專誠參問時，稍有吐露。梅老恐驚世俗，亦代守口，故世罕有知者。筆者蒙梅老破格垂告，故稍悉梗概。大師之閉關也，一句彌陀，統攝萬法，淨念相繼，自得心開。一門入後，門門皆入。」

這就是說蓮公在天津九、十年間，都是一門深入，掩關習淨，常感瑞相。

「當時夏老師在天津閉關，在天津閉關之後，誰也不見。那真是誰也不見，不像我這掛牌兒，我這牌兒就有好些人攔不住的，就好像那個巡警攔學生似的，那不是真攔，有些人還是闖進來了。那夏老師那兒是誰也進不去……為什麼單見我舅父呢，因為我舅父他有勸導之功，又兩個人一起研究佛法，這樣的一種彼此

相知。我舅父也不打攬，也不要給這個主人添麻煩，都在天津租界，就是買了一大包烤白薯，去了一邊吃烤白薯，一邊提問題，一邊聽夏老師說。他那兒飯也吃了，給主人一點兒也不添麻煩，就是這樣，來聽夏老師講。」（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第六會第六）

「就夢見到極樂世界見蓮池大師，這個裡頭提到是三次夢見蓮池大師。在這個夢中看見了菩提樹，飲了八功德水，飲了甘露，親自跟蓮池大師討論。」（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第一會之三）

「夏老師先就講他見佛見光，到極樂世界聞種種法，種種的受用。這還都是可說的，再到後頭的這些就不能說了，後來就到了理一心的境界了，理一心的境界離言說了。」（黃念祖居士《漫談篇四（一九九一年北京蓮舍開示）》）

蓮公在天津這段時期，他的摯友梅櫻芸居士，一九二九年開始先後主持安徽、江西兩省的司法行政；一九三〇年供職南昌，每週日至

佑民寺講經，陸續講說《相宗綱要》、《彌陀經》、《圓覺經》等；一九三一年發表《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的論文，此論理明辭晰，觀點新颖，深為當時佛教學者所重視。太虛法師曾作《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梅擷芸作）書後》發表在《海潮音》月刊，守培法師亦發表了評論的文章。梅擷芸一九三二年返回南京任司法院編譯專員，一九三三年任行政法院評事，直至一九三八年到重慶。在南京期間，堅持每週兩天至毗盧寺、普照寺、佛學會、佛學淨業社等處講經說法，並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無線電台主持佛學講座專題節目。當時，梅擷芸與桂伯華、李證剛被譽為「民國江西佛教三傑」。蓮公閉關會集《大經》期間，梅擷芸專程從南京去天津看望蓮公。

黃念祖居士《心聲錄》中所說老鼠坐化的事例，即發生在蓮公閉關期間。念老在《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一文中這樣敘述：

「動物往生，我要舉夏老師的例子。他在閉關的時候，成天繞佛念佛，繞了佛之後坐下來念，念了之後穿上鞋下去繞。後發現有一個老鼠，在老居士繞佛時就跟著繞。等老居士坐到座位上，盤腿一坐，兩隻鞋就放下去了，是兩隻很大的鞋。那老鼠就坐在兩個鞋當中，它也端坐。等到起立繞佛，這個老鼠又跟著他繞，成為常規，天天如是。可是有一天先師起來了，一看那隻老鼠沒有動。碰一碰老鼠還不動，再一看，老鼠端坐死去。這個老鼠，它能跟著人繞佛，跟著人坐下來，人起來它又跟，最後就安然在兩隻鞋中間坐化了。至於牠是否會念佛，無從證明，但它能在關房中，緊跟先師同坐同繞，最後安然坐化，決定是深入淨土法門。」

一九三二年三月友人靳艮齋（靳雲鵬）居士習《起信論》，「自謂觀真如三昧，已得見性斷縛，萬法皆空。睹予抱病掩關，簡緣習淨，斥為偏小，施以棒喝。又復函示四偈，自述所證，蓋欲我捨淨歸

觀，共覓捷路」，靳雲鵬呵斥蓮公專修淨土，說是偏教小乘，而他自己學習《起信論》，已經見性斷煩惱了，寫了四首偈敘述自己的境界，讓蓮公捨棄淨土和他一起修觀。蓮公作《答任城靳艮齋居士》詩偈三十首，自述由禪、教、密而入淨土一門的參學經歷，言：

唯堪念佛兼持戒，根器如斯敢自欺。

此是蓮居立腳處，和盤托出報君知。

塵根雖小法非小，直向西方路豈偏。

六字真經含萬象，何來大小與偏圓！

公嫌念佛執心重，我恨執持尚未堅。

千萬句能如一句，那時重與論偏圓。

⋮⋮⋮

觀即是能境是所，能所熾然妄豈除。

舉體在纏違說斷，從頭更作鈍功夫。

地水火風悉是假，生老病死又成空。
中道畢竟在何處，一句彌陀空假中。

並云：

念念洪名大圓鏡，聲聲佛號水清珠。
無量壽光體相用，更於何處見真如。
千聖齊臨遮不住，萬牛共挽豈回頭。
虛空縱令有時盡，我此持名永未休。

……

是心平等無高下，徑路修行有易難。
蟻子上山帆順水，如何並作一般看。
斯世無如我敬公，相期自不與時同。
年來頗抱杞人慮，第一嚴防豁達空。

其後又作《再題〈指月錄〉答良齋》詩，有云：

一卷六字經，轉破千年暗。

眼明志愈剛，天變道不變。

人云我念佛，我說是佛念。

教內有真傳，諸佛齊稱讚。

撕破舊布衫，掃盡柏樹子。

踢倒少室山，掀翻曹溪水。

喚回盧行者，牽轉老達摩。

與他同合掌，共念阿彌陀。

沒多久，靳艮齋居士即依善友之教，潛心淨業了。

蓮公在《自警錄》中言「三十五歲前，頗喜談玄妙。四十五歲

後，最厭談玄妙」。按虛歲算的話，一九一八年前最喜歡談玄妙，一九二八年後，踏踏實實甘當愚人做鈍功夫，一門深入，持名念佛。

《題龔伯衡居士遺像》詩云：

心不離佛，珠不離手。苦樂動靜，佛不離口。

親朋交勸，謂我著魔。任人非笑，我志靡他。

……

臥病三載，九死一生。了無所得，唯願持名。

……

乃知此法，直捷簡易。至圓至頓，究竟了義。
橫該八教，統攝五宗。即心即境，非幡非風。
千經共指，萬善同歸。曲為中下，專接大機。
甘作呆漢，自安鈍根。萬阻千難，幸入此門。

蓮公至此，已非彌陀門外客了，有詩云：「迷雲障霧重重過，瞥見澄潭月影圓」。黃念祖老居士在《漫談篇一》（一九八七年美國維州開示）中也說到：「夏老師確確實實在閉關念佛，達到理一心不亂。所以我們安心於淨土法門，實際上是都可以的，已經就是一切都可以圓滿了，最高最殊勝之法了。」

（四）讀校《大經》

蓮公大事已明後，看看仍在迷霧中的眾生，備覺膽寒，有詩云：「磨出秦時舊鏡子，借人照己膽先寒。」這個舊鏡子說的是自心，這個鏡子相當舊了，是秦朝的舊鏡子。用秦代代表上古，代表無始，無始以來這個鏡子磨出來了。就是說見到了自己本來面目，明心見性！當把這個鏡子磨了以後，就看出別人的鏡子沒磨出來，在一種顛倒妄

想之中，也很想學道，就碰過來碰過去，撞過來撞過去沒有辦法。借這些人一照，自己鏡子沒磨出來以前也這樣！不然不認識這問題。這個時候才痛定思痛，膽寒哪！膽寒哪！所以今生要「不了」就不得了啊，還得這麼轉哪！

怎樣才能幫助眾生早日脫離苦海？最方便直捷就是淨土法門。但蓮公感慨勸人學佛還容易，但勸人認識西方極樂世界，死心塌地歸心淨土太難了。慧明法師的教誨，母親殊勝的示現，省元禪師的現身說法，自己還腳踏十字路，帆祝兩面風，兜兜轉轉好不容易回過頭來。「勸人學佛猶容易，令識西方事大難。為底梅花香未放，因無微骨一番寒……若非諸佛勤護念，至今仍不識西方。聞道已遲敢自棄，惜哉卅載好時光。」（《問東答西》）

蓮公感慨當時修習淨土的人，只持誦秦譯《阿彌陀經》，大多數人不知道法藏因地，不知為什麼稱阿彌陀佛為無量光、無量壽，不知濁世惡苦、往生正因以及持名方法。只能略說出七寶池八功德水、三輩九品、四十八願的名字，具體的內容卻不知道。這樣，對於淨土的理不能明白，難以產生堅定不移的信心。信心尚且不堅定，就不能下定決心一門深入，不被他途所動搖。就更難以做到一向專念，以期達到一心不亂，得大輕安，獲大解脫。所以想要大弘淨土，以淨土折伏魔外，令知識分子俯首甘心修習淨土，實在是難上加難，幾乎不可能了。令諸佛教眾生的無上深妙法門，被一般盲目的人錯看成消極厭世、自了送終的工具，讓人哀痛。

蓮公通曉《無量壽經》為淨宗第一寶典，是如來稱性之極談，眾生本具之化儀，為淨土諸經綱要，佛說一大藏教的指歸。不但統攝事

理因果，融會顯密性相，而且照真達俗，詳細說明極樂世界的樂和娑婆世界的苦。所以釋尊在世多次宣講，譯經的法師競相翻譯，傳入中國最早，翻譯的本子最多，自宋元以來，共有十二種譯本，僅存五本。這五本文詞詳略不同，義諦也有不同。初學淨宗的人，遍讀五本很困難，只讀一本，又不能了知奧旨，所以塵封大藏，千有餘年。蓮公深知《無量壽經》對引導眾生深入淨土法門，幫助大家生起真信切願非常重要，對末法時期的法運、世運的盛衰有非常深遠巨大的影響。為了報父母恩、眾生恩、國土恩和三寶恩，蓮公發宏深誓願，會集《大經》。梅光羲居士《大經重印序》中言：「方其從事之初，淨壇結界，香光莊嚴，咒水加持，內外整潔，冥心孤詣，萬緣俱屏，秉筆必先禮佛，坐臥不離稱名，累月經年，人物罕睹。《歡喜念佛齋詩》中，所謂『一室唯供佛，三年不下樓』者，蓋記實也。」「往往因一字之求安，浹旬累月而不決，日日禱於佛前，時時繫諸夢寐。」

蓮公不僅於五種原譯了然胸次，於三家節會本洞鑒得失，且於各藏及中外刊本詳審校勘。會本中經文，絕大多數為某譯原文，部分為綜合數譯經文而成。當會集「發大誓願」章時，累月未決，千斟萬酌，寢餐俱減。恰好慧明老法師與梅光羲居士先後北來，遇於蓮公家中，於是三人共同參詳，又復拈鬮佛前，最後確定奉漢、吳二譯，以二十四為綱，又採魏、唐兩本，以四十八為目。以二十四章含四十八願，文約義豐，諸譯所具之彌陀勝願，備顯無遺。心精力果，悲智並運，稿經屢易，方慶告成，名為《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初竣後蓮公作《會校〈無量壽經〉粗竣敬題二偈》以記：「傳譯獨多來最先，五年讀校亦前緣。慈尊加被成斯本，遍放神光照大千。」「此是淨宗第一經，詳賅圓頓括三乘。若非夙植福兼慧，雖欲暫聞亦不能。」蓮公有詩云：「濁世無如念佛好，此生端為《大經》。

來。」（見《大經重印跋》）初竣後，慧明老法師即認定為古今第一善本，乃搭衣捧經攝照於佛前，親為印證。

照片下面有一段話：

右慧明老法師，為證明此會本，乃與夏蓮居居士（左）各捧一冊，攝影佛前。老法師志行純真，為世典範，行解兼優，宗說俱通，諸方齊推為老參。居士泰斗南梅（光羲）北夏（蓮居）均皈依門下。曾開講大乘經論四十餘座，不滯文句，直剖幽玄，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實為近代稀有大德。



右慧明老法師，為證明此會本，乃與夏蓮居居士（左）各捧一冊，攝影佛前。老法師志行純真為世典範。行解兼優，宗說俱通，諸方齊推為老參。居士泰斗南梅（光羲）北夏（蓮居）均皈依門下。曾開講大乘經論四十餘座，不滯文句，直剖幽玄，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實為近代稀有大德。

五、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 遷居北京

1. 會集《無量壽經》初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②爆發，正當國難深重的時候，危機四伏。北京出家在家大德一再叩關啟請，蓮公悲感大法之衰弱，哀憫人民受倒懸之苦，為了更好地利益眾生，一九三五年秋，蓮公舉家遷至北京，住葛居鼓樓側之帽兒胡同，作《葛居示兒》四首。（有資料說一九三二年搬遷北京，不準確。因《葛居示兒》詩「十載播遷暫此居」，自一九二五年底避居海外，至一九三五年整十年；又言「客邸幸能蔽風雨，不堪南望水天寒」，由詩文的自註可知是指山東省一九

三五年七月十日鄆城黃河大堤決口；另，黃念老筆記中說，蓮公「掩關津門……歷經十載」，且一九三四年龔伯衡去世時蓮公仍居住在天津。這些都證明一九三五年搬遷北京是確定的。）

一九三六年仲冬，《贈某居士》十六首序文中，顯示該詩是在寄廬校經室所作，稱在京寓所為「寄廬」，以校經室命名書房。因蓮公自述於一九三七年佛誕日才正式開始對眾大弘淨宗（據同願會一週年致辭），所以推測在初遷至北京時，除與有緣朋友及學生開示佛法外，仍專精行道，並繼續校勘《無量壽經》。

友人中有張懷斌（張憲臣將軍），素不信佛，看到蓮公所會《無量壽經》，善根頓發，遂率眷屬同受皈戒，並最先課讀，最先成誦。一九三六年發心印行二千部，是為此本之初印。據慈舟法師之《科判》，初本所分章次為三十七章，應該是取三十七道品之意。十一月

二十二日，蓮公入室弟子黃超子居士為初印本作序，言該本「因亟欲付印，以致序文與《會譯引證記》均未付入。而蓮師以校勘未審，不允流通，將有定本與序文等一並另刊」。

佛門中如月溪⁽³⁾、妙禪、雪峰、妙舟、超一、續可諸法師，吳倩
鄉、蕭龍友等大居士皆極力弘揚讚歎。梅光義居士在南京國民黨中央
黨部無線電台主持佛學講座專題節目，先後播講《因明論》、《金剛
經》、《無量壽經》等經論，也播講了蓮公會集的《無量壽經》，稱之為「最善之
本」；並陸續出版了《相宗綱要續篇》、《大乘相宗十勝論》、《相宗史
傳略錄》、《因明入正理論解錄集註》、《法苑義林章唯識註》以及《相
宗新舊兩譯不同論》等論文多篇。慧明法師與梅光義居士，對蓮公而
言，兩人一師一友，法誼深厚，又曾於會集期間參與重要意見，是與
會集本早期因緣最深的兩位善知識。

2. 會集《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是世尊不問自說的心要，十方佛讚的深經，究竟方便的妙法，最極圓頓的指歸。舉世流通的秦本，是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天下叢林列為日課。羅什大師是七佛的譯師，順應秦人喜歡簡單這個習慣，譯經文字簡約、義理豐富、精妙暢達，圓滿彰顯淨宗之理。只是末法眾生根機不如從前，有淨業行人，不能通達淨宗教理，以自己的妄心牽強附會經義，自作障礙。唐譯是玄奘大師翻譯的，名為《稱讚淨土佛攝受經》，與秦譯是同一個梵本，準確完備，辭義詳明，可以免除對經文誤解的弊端。所以蓮公廣集秦、唐兩譯《阿彌陀經》的優點，並尊幽溪大師之意，在「一心不亂」經文下補入襄陽石經二十一字「專持名號」。以稱名故，諸罪消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成為會集本，彰顯真實聖意。考訂秦譯「一心不亂」為「一心

不亂專持名號」，而與唐譯「繫念不亂」義理一致。由此顯念佛法門，以真信切願，感佛力冥加，而得往生不退之果。淨宗妙旨，和盤托出。

3. 《歡喜念佛齋詩鈔》

一九三七年秋天，蓮公的學生陳蓮森選校多首由蓮公兒子東庵、蓮生所錄存的蓮公淨土詩詞，在北平中央刻經院刻印，命名為《歡喜念佛齋詩鈔》。上海佛教期刊《覺有情》編者看到後，歡喜流通。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第三十八、九期合刊中，首次刊登《歡喜念佛齋詩鈔》，並在後續期刊中連載。編者在引言中讚歎：「近代淨土諸詠，大抵如生客坐堂中，相對打官話，說食數寶，壯門面耳。獨先生之詩則似家人聚語，開口見心，字字從大光明藏中流出，使讀者低徊

感奮於不自覺，有裨於淨宗者實大。」

黃念祖居士說：「大師之淨土詩直出胸臆，如珠走盤，語語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故使讀者當下領會，得意忘言，如飲醍醐。」並在《淨語》（上卷就是《歡喜念佛齋詩鈔》）序文中說道：「古來淨土之詩，當以永明、中峰、楚石諸大師之作為絕唱。蓮池、蕩益、省庵、徹悟諸師繼之。自此而下，漸成通套，幾乎千篇一律。吾師蓮父所作，皆其自道甘苦，直書所見，無一語相襲，無一篇雷同，雖名為修淨之作，實則與禪教顯密均能融會貫通，深入顯出，能令讀者當下心領神會。近代作者未見其匹，此皆有目共睹，非念祖一人阿好之私言，可以質諸十方而無疑也。」

五十年代初，《歡喜念佛齋詩鈔》大量增補新篇，改名《淨語》。蓮公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的淨土詩，不僅語言優美，意境深

遠，而且與禪教顯密均能融會貫通，是對淨土法門非常重要的實修引導，是菩提道上的明燈。

(二) 弘法京都

1. 受請啟講

經靳雲鵬居士介紹，一九三七年，蓮公與廣濟寺退居現明法師相識（據《挽現明法師》小註）。現明法師歷經艱苦，兩次修造廣濟寺，殿堂房屋數百間；九次傳戒，受戒弟子數千人；創設北京最早開辦的佛學院——弘慈佛學院，辦六班，畢業者數百人，其中不乏佛門法將，弘化四方。皈依信徒數千人，遍社會各階層。興叢林，建道場，講顯教，修密行，普引眾生。退居後，任廣濟寺蓮社社長。蓮公與法師談淨宗綱要、淨土三經精義，現明法師備加讚歎，於是前後三

次拜訪，堅持約請蓮公擔任蓮社副社長。蓮公所作的《挽現明法師》詩中說：「為法忘身知願切，愛才若命見心虛。初衷亦有相同處，說到和光愧不如。」「平生有志復蓮宗，喜遇東林願繼蹤。」可知現明法師為法忘身、愛才若命，追隨東林專弘淨土；蓮公則是曾在佛前發願，「此後誓竭餘年，專力弘揚佛法，盡未來際，絕不做另外事業」。志願復興淨土宗。蓮公與現明法師非常相契，應其請，蓮公於一九三七年佛誕日在廣濟寺宣講《阿彌陀經》，現明法師與京中各寺之方丈均搭衣列座，為影響眾。蓮公那時已遵智者大師教，於一切時一切處，坐必面西，決不背西而坐。

劉文會居士回憶說：「我是四零年在廣濟寺皈依的，皈依師是倓虛老法師。那時候倓老法師到廣濟寺講經，從青島來，那是夏蓮居請來的，倓老法師跟夏蓮居關係很好，很敬重他。過去佛教界這些長

老，這些老和尚，對夏蓮居都特別敬重，這是我們那時候都能看到的。他在廣濟寺講經，這些大廟方丈都來聽，我那時候在廣濟寺也聽過好多次。」

慈舟法師自一九三六年秋由青島湛山寺至京，住持淨蓮寺。一九三七年春，將所辦法界學院由福州遷京，二月初開講《華嚴經》，至一九三九年秋圓滿。在此期間，慈舟法師對《大經》會集本親為科判，並至濟南開講，盛況空前，又於京城拈花寺開講全部。所作《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科判》，於一九三九年印行，今存。

慈舟老法師精研《華嚴》和戒律，參過禪學過教，追隨月霞法師多年。印光大師請他接任靈岩住持，開建常年打七念佛堂；虛雲老和尚在鼓山辦「法界學院」，請他主持教務；倓虛老法師請他在青島湛山寺講比丘戒；圓瑛法師讚慈舟老法師為「教海老龍」，請他去福州法

海寺辦法界學院。老法師一生持戒精嚴，通宗通教，是近代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僧。佛門中有「南弘一，北慈舟」的說法。近代著名的比丘尼通願法師，台灣的道源法師、懺雲長老、律航法師都是慈老的弟子。夢參長老也是師從慈舟老法師開始學教。

2. 利濟眾生

佛誕日後不到兩個月，「七七盧溝橋事變」^④爆發，天地變色，乾坤震驚。日寇鐵蹄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無惡不為，以致河山破碎，哀鴻遍野。此時流離失所的難民，群集在北平城外四郊，飢寒交迫，無人聞問。現明法師任勞任怨，聯合各方檀越，設立臨時救濟會，成立難民收容所二十餘處，救護隊十班，分赴各地招集難民，供給居處、衣食、醫藥，數月之間，救人數萬，難民都說：「老和尚活

我。」

這些利濟眾生的事業，蓮公都是默默在背後大力護持。曾說過：
「殺機彌漫世界，人類慘遭荼毒，我們即不學佛，但念及同胞一體之意，也要發生悲憫，何況身為佛子，能夠忍然坐視嗎？本人雖然衰老，而弘法利生，不敢少懈。」據劉文會居士回憶當時的情形：

「那時候日本還沒打敗呢，物資短缺，你看過《四世同堂》吧？那時候缺糧食，窮人啊，這些老百姓啊，都不容易的，冬天街上倒臥很多，又冷又餓呀。夏老他慈悲，想盡辦法周濟窮人，他組織捨粥，在廣濟寺，夏老可是沒少幫著化緣。後來現明老和尚圓寂了，出了個大殯，那人多的不得了，人山人海的。都知道現明老和尚救濟窮人，其實他也沒少做，他都是背後做，不宣傳，我特別佩服他，做了不說。現明老和尚走了，他接著做，他有一個華北什麼救濟會，捨粥，夏天還捨茶水，冬天捨棉衣、棉褲、鋪蓋，這些都捨，

還勸人念佛。他們捨茶水還是大悲水，都是念了大悲咒的，這個救濟會好像日本投降了還存在了一段時間呢。他有些個社會關係，他用這些關係就是為了糧食，然後送到廟裡頭，北京好幾個廟都是捨粥的點，幾個大廟，廣濟寺、廣化寺，南城的法源寺，好像崇效寺也有。外地也有，我知道的，天津、河北都有。我怎麼知道的比別人多一點呢？有個姓孫的居士，名字就在嘴邊，忘了，都叫他孫先生，他老幫著夏老做這個事。這個姓孫的居士全家都是信佛的，他弟弟叫孫德玉，我早先就認識他弟弟，皈依以前就認得，還不錯呢。孫居士他弟弟有時候跟我說一嘴，所以我知道裡頭的一些事。有時候夏老啊，他也發愁，不過最後都是想盡辦法給解決了，他自己也出了不少錢買糧。那時候物資都是日本人控制，他們管著，不是你自己說你有錢，你想買多少就買多少的，那不行的，還得有關係。

夏老是救了不少人，救了不少老百姓，不比現明老和尚差，但是呢，他都是讓廟裡出頭，有的善堂出頭，他不宣傳。包括他平常講開示，在極樂庵念佛，他

講佛法是講佛法，他多暫也不說我夏蓮居怎麼怎麼樣，我做了什麼好事，從來沒有過。不但不宣傳，你說說他還不願意，那個孫居士幫他做事，老挨他說，不讓宣傳，他跟孫居士說是積陰功，不讓講，有的事是孫德玉私下跟我說的。」

3. 宗月大師

提到抗戰中廣濟寺現明法師和蓮公對貧民的救濟，就不得不說現明法師的弟子、蓮公相識的宗月大師。宗月大師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富家子弟，原本北京西直門大街一半都是他家的產業。老舍筆下的宗月大師，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惜自己及家人受苦，也要幫助窮人。宗月大師出家前，人稱「劉善人」。一九二五年出家，拜當時北京西四廣濟寺住持現明和尚為師，法名宗月。

一九三七年底，日軍佔領北京城，日本人打掃戰場時，只掩埋

或火化日軍士兵遺體，對中國人的遺骸不管不顧，北京周邊戰場上數千具中國人的屍體暴露荒野。許多中國人因為怕被日偽政府懷疑「通敵」，也不敢去收屍。宗月大師聽聞抗日烈士的屍骨，暴露於野外後號啕大哭，立即終日奔走，不懼威脅，成立戰區掩骨會，自任隊長。手舉一面自己設計的大旗，領導數十名僧人和少數青年俗人，去掩埋中國軍民的遺骸。他不顧自己身體虛弱，頂著刺骨的北風，走遍山路崎嶇的戰場，持續工作了一個多月，找到並掩埋了三千多具屍體。由於氣候惡劣，加之年老體弱，宗月大師很快就病倒了，但他堅持掩埋完最後一具屍體，才同大家一起回城。在掩埋過程中，他們也會發現日本士兵遺體，宗月大師本著佛教的悲憫精神，也會將日兵遺體一並掩埋。

日本人知道後竟將他逮捕，面對日軍的刺刀和威嚇，宗月大師毫

不畏懼，視死如歸。很多市民自願擔保，迫於輿論壓力，日本人終於將他釋放。鑑於他在宗教界的威望，日本人、漢奸請他加入日偽組織的佛教會，授予「滿洲國師」稱號，邀請其訪日，這些都被宗月大師嚴詞拒絕。

4. 創建風聲琴社

百丈懷海禪師語錄說「不異舊時人，只異舊時行履處」，蓮公內心本地風光自然已經不是舊時行履處，但和光同塵，外在與常人無異，還是以前那個舊時人。蓮公在古琴界友人頗多，如楊時百、王心葵、詹澄秋、管平湖、查阜西、程子容等。他與「近代中國音樂第一人」、諸城琴派代表人物王心葵（一八七七—一九二一）是莫逆之交，曾經一起用古今絲桐制琴數張。與管平湖之師「九嶷山人」楊時

百本是故交，管平湖是二十世紀古琴界備受敬仰的一代宗師，有「琴聖」的美譽。一九三八年，蓮公和管平湖就在北海園城共創「風聲琴社」，不久即因戰亂而停止活動。北京正處於淪陷期，古琴家各奔東西，很多都到南方去了。

5. 創建淨宗學會

一九三九年，由蓮公首倡，與廣濟寺退居現明法師、靳雲鵬居士共同創建淨宗學會，並訂於大勢至菩薩聖誕為成立紀念日。其組織形式為四眾平等的自發團體，不設實際機構。在佛教大眾化、信仰生命化、佛法生活化的精神指導下開展學修活動。學會所訂立的修行次第為：「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功純業淨妄銷真顯。」自修信條為：「持戒念佛，弘法利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勸化方便為：「以真理喚起同情，以行為表現正義。」蓮公希望以此方式弘揚淨土法門，以

信願持名，入彌陀願海。淨宗學會初建於北京北城扁擔廠，蓮公作《陋巷》詩以明志：「蓮宗學社傍城隈，松竹當軒一徑開。莫笑齋居鄰陋巷，樂邦自有好樓台。」學會成立初期，分別在廣濟寺、賢良寺、拈花寺、極樂庵、扁擔廠等地點，每年啟建佛七道場數次，並禮請大德講經說法。

蓮公所作《六信四願三幸一行齋自警錄》云：

「三十五歲前，頗喜談玄妙。四十五歲後，最厭談玄妙。蓋至玄妙即在最平常中，捨平常而別求玄妙，將見其愈談愈不妙也。」

又云：

「作鈍功夫是真捷徑，捨此而別求捷徑，皆是捨捷徑而自趨紓遠者也。自愧

多年學道無所成，皆因求捷徑而自趨紓遠，未嘗作鈍功夫故也。近年始曉此理，然可以語此者寡矣。」

又云：

「學道須是鐵漢，兩字信條：真幹。

寧肯碎骨粉身，終不忘失正念。」

又云：

「末法眾生根鈍業重，外魔、內障無人不具，邪多正少，退易進難。若都無苦，忍從何生？借彼魔惱，堅我願力。只要將猛，不怕賊強。」

又云：

「有舉世不知而我獨知之識見，始能有舉世不為而我獨為之志氣。有舉世不為而我獨為之志氣，始能有人所不到而我獨到之境界。有人所不到而我獨到之境界，始能有舉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

6. 忍辱含垢

七七事變後，日方曾不斷託人敦勸蓮公參加偽政權，先後提出的任職有山東省長、教育督辦等，蓮公均予拒絕。從蓮公所作《重陽後一日遊渚宮志感》中，可以清晰看到蓮公對敵偽漢奸的態度。序文中冇：

「戊寅重陽後一日，有人召遊渚宮。設筵相款，並出近作向客索和。對境正深黍離之思，鄰座頻聞美新之語。中懷悵觸，幾難終席。久廢吟詠，率成短章。不欲示人，聊抒慨喟云爾。」

一九三八年重陽節後，有人召蓮公同遊渚宮，設宴款待。「黍離」是《詩經》中的一首詩《王風·黍離》，是一首有感於家國興亡的詩歌，此詩蘊含著綿綿不盡的故國之思和淒愴無已之情。「美新」，王莽篡漢稱帝時，國號為「新」，揚雄作《劇秦美新》一文，稱頌新朝之美，以取悅於王莽。蓮公正在為國家而感懷傷悲，領座的人卻頻說現在（日偽政府）是好時代。蓮公深為觸動不滿，幾乎不能撐到宴席結束就想拂袖而去。散去後，早就不吟詩的他略抒胸懷，聊以自慰。

頻聞座客稱三祝，頓欲失聲歌五噫。

默坐逃禪避酬對，帝秦休望魯男兒。

東漢詩人梁鴻《五噫歌》，表達對帝王奢靡的譴責，對人民苦難

的同情。聽著在座的人不停說著祝福的話，蓮公差點控制不住要唱五噫歌了。只有忍住鄙夷默坐，魯國的男兒不會奉強秦為帝。比喻蓮公絕不會屈服去為日本人做事。

悵望河山未得歸，微聞僂虎是奴狸。

早云劉表非英物，爭說桓溫似可兒。

枯澤何堪羅雀鼠，妖星偏喜照旌旗。

亡秦在昔稱三戶，松柏歌殘客未知。

傷感大好河山被侵佔，聽說這些為虎作倀的人是被馴化的家貓。

早就說劉表不是英雄，他們爭說桓溫是個人物（桓溫留下過一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詩中最後四句表明日本終將失敗，可憐漢奸們卻不知道。

後偽政府又以弘揚佛法工作的名義約蓮公參加，蓮公也是數月間以自己學業、修養、經歷、時間種種都不夠為由力辭。後來因為安欽呼圖克圖擔任會長，許多出家在家大德善知識參加指導，蓮公不得已同意參加佛教同願會。同願會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廣濟寺召開成立大會，暫借廣濟寺臨時辦公（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正式辦公地點在嵩祝寺，一九四〇年遷北海園城），蓮公擔任理事長一職。堅持同願會純以佛教立場，不雜政治或其他意義。在成立大會中蓮公強調同願會的同願就是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希望能聯合佛教不同宗派，同心同願，祈禱消業，感召天和，消弭戰爭。其《同願會特刊》云：「一切苦果，皆有苦因。業由心造，業由心轉。」「須知眾生業力固不可思議，而願力亦不可思議。當前浩劫既屬共業召來，而彌天厄運，定憑大願消去。」同願會設立定期佛學講座，請慈舟法師和

真空禪師⁽⁵⁾作為主講，蓮公和另一位法務組長分任講習。蓮公每星期六、日宣講淨宗要義，以小本《彌陀經》自雲棲、靈峰諸大師竭力宣揚後，遂成為近代修淨土者第一宗經，故宣說法要自《彌陀經》始。僅是經題，歷講三月尚未圓滿。除講經外，同願會舉辦吉祥道場，如普賢道場、準提道場、釋迦聖誕道場等，四眾共修並聆聽慈舟法師、真空法師、蓮公等人講法；組織在拈花寺、廣濟寺等處定期共修念佛；募修壇城；籌建中國佛教學院、佛教圖書館，刊行佛學季刊、半月刊；翻譯日本佛學名著；收藏中、日古籍及佛書；開設工藝傳習所；開展監獄布道（宗月法師等在監獄講法）；通過廣播宣講佛法等等。大力弘揚佛法，培養佛法人才。盡力為苦難的大眾謀取福利，發起成立華北救濟聯合會，蓮公擔任副主席。華北救濟聯合會除了負責協調各慈善團體開展施糧、施物和施診、施藥、施茶，還代表全體慈善團體，就平抑糧價、開放糧禁、救濟煤荒、請撥賑款、調整植棉計

劃以維持麥類生產等方面屢次向負責當局呼籲，其中不少被採納施行或使狀況得到改善。

因同願會被日本人操縱，逐漸摻雜政治因素，蓮公於一九四一年九月退出同願會，其職由全朗和尚代替，夏肅初任副理事長，負責實際工作。後來同願會宣揚共存共榮，蓮公憤書《不忍聽》斥責：

盟邦親邦滿洲國，同種同文同死生。

共存共榮新秩序，吾耳寧聾不忍聽。

願求菩提斷煩惱，誓成正覺度眾生。

如是方得謂同願，此外紛紜不欲聽。

7. 敬輯《淨修捷要》

一九四〇年，蓮公敬集《大經》經文，副以祖意，依天親菩薩之「五念門」，將禮拜、讚歎、作願、觀察、迴向等修持內容巧妙融合在一起，設為簡課，以利益淨宗行人。名為《淨修捷要》，一名《五念簡課》，又名《淨修簡課》，是一部對於淨宗實修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著作。蓮公說，依《淨修捷要》修行，所需時間少，而收效大。果然能夠隨文運心，久久純熟，就會對淨宗性修不二、境智一如的道理，不需要研討，自然就生起信解，不知不覺獲利益於潛移默化中。再讀《大經》，於淨土法門，就會如順水行舟、揚帆徑渡了。書中奉《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為第一稀有法寶，並視觀世音菩薩為彌陀化身，尊大勢至菩薩為淨宗初祖。冬天，印光法師於蘇州靈岩山寺安詳往生。蓮公敬集秦、唐兩譯《阿彌陀經》經文，作《挽

印光法師》：

法音宣流（秦），令得殊勝利益安樂（唐）；
慈悲嘉祐（秦），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唐）。

8. 現明法師圓寂

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倓虛法師應蓮公與周叔迦等居士之請來北京弘法，分別於中國佛教學院、中國佛教學院尼眾分院、淨蓮寺佛學院、拈花寺戒期講演（《影塵回憶錄》）。年底，現明老法師示寂於廣濟寺，倓虛法師為現明老法師荼毗舉火。老法師兩次重興廣濟寺，艱難締造，力擎門庭。又曾倡設利生會，救活難民無數，示寂後哭拜者很多。法師與蓮公相識以來，對蓮公弘法利生之願一直鼎力相助。今痛失法侶，蓮公作《挽現明法師》十一首以悼，有云：

搖落西風萬木哀，婆婆長謝證金台。
明知抱有重來願，特為人天痛此才。

平生有志復蓮宗，喜遇東林願繼蹤。
豈意遠公先去也，遺民反作後凋松。

蓮公平生懷有光復淨土法門的志向，歡喜遇到知音現明法師（將法師喻為淨宗初祖東林慧遠法師），哪想法師先自己（自喻為劉遺民）而去了。雖知道法師會重返婆婆度眾生，但還是不禁為人天失去依怙而痛心。

孤飛倦似雲中鶴，法侶寥如曙後星。
重過西留村畔路，滿襟熱淚為誰零。

現在法侶稀少如晨星，感歎自己像孤飛的倦鳥（感嘆真正落實四弘誓願，為佛法、為眾生的真法侶太少了）。重來廣濟寺（西留村畔路指廣濟寺，因其為唐代西留村的故址），不禁滿襟熱淚。

拖泥帶水嘲人易，玉潔金堅律自難。

寄語同修各猛省，魔風劫火正彌漫。

嘲笑別人拖泥帶水很容易，玉潔冰清堅固信念律己卻很難。在當下的環境裡面，佛教徒要堅持自己的信念，醒悟魔風劫火（政治已經滲入宗教）正彌漫，站穩腳跟，若禁不起威逼利誘就會背道而馳。

法門前路事茫茫，兩載空驚歲月荒。

一語告公堪自信，身心迄未背西方。

弘法前路不知會如何（蓮公九月前已退出同願會），不覺已經兩

年過去了。但自信可以告慰您的是，我的身心從未背離西方。兩年間法師生病，蓮公忙於事務，疏於聯繫，所以向法師匯報，自己從來沒有背離西方，沒有背離佛弟子的本分。

現明老法師示寂之第三日，其弟子宗月上人無疾坐化。在坐化前二時，蓮公還看見他在現明老法師靈旁長跪，神色如常，毫無異狀。作《挽宗月法師》四首以悼，稱歎宗公「於佛法為忠臣，於師門為孝子」，有：

撒手便行絕點塵，從來果淨在因真。

此公姓氏君知否，三十年前劉善人。

成佛還須先作人，憑將忠孝顯空門。

十方讚歎龍天敬，是即名為報佛恩。

現明法師和宗月法師示寂於蓮公退出同願會後幾個月，那時廣濟寺已逐漸成為日本政治涉入宗教的活動場所。江朝宗，當時任華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組織了蓮池放生會，一九四一年四月將辦公機構移至廣濟寺，在寺接待偽政府官員。當時現明法師已經病重臥床，不能任事，列名此放生組織，宗月法師也列名其中。為了避開日本人，此後蓮公不再在廣濟寺開展弘法活動，常在極樂庵講經、領眾念佛，並組織了崇儉素食會。一九四五年蓮公有詩斥責偽佛徒：「可憐清淨永安殿，竟祝皇軍武運長。」「道義沉淪天地昏，佛徒如此更何論。暗將一滴蒼生淚，灑向長空鑄國魂。」

9. 創設慈德小學

因為退出同願會，抵抗敵偽，蓮公遭到當時權奸的極度仇視，為了自隱，於一九四二年創設慈德小學，蓮公被推為董事長。蓮公在濟

南時曾創辦東魯中學，籌辦曲阜大學，有豐富的辦學經驗。深知拯救世道人心，堅固德行修養，需要從小培植，根深才能蒂固。蓮公親自編寫了兩首校歌，鼓勵小學生，其中有：

學技能要適用，求真理要究竟。不羨風前草，願作雪後松。轉眼的紛華未足為榮，要達最高的目的徹底了解人生。任何成功的條件都需要接受批評，方能集思廣益善與人同。願我同學自勵自警。

心地要光明，志向要堅定，對人要誠信敬，處世要敏慎正。不畏難，不怕苦，鍛煉健康的身體。不消極，不腐化，戰勝惡劣的環境。虛偽宣傳，投機僥幸，不肯也不能，惟有把行為和事實來作證明。

10. 極樂庵領眾

一九四四年，極樂庵方丈妙禪老和尚，領眾課誦《佛說大乘無量

五、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

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已歷有年。秋季，淨宗學會於極樂庵舉辦講習班，聘請山東女子蓮社吳倩蘚社長開講此經，歷時兩月，隨喜聽聞者，無不歡喜讚歎。吳倩蘚居士，四川成都人，精研詞章、經史，曾從教於川、鄂、浙、魯各校，講授文史，是一位富於德識的知識女性。一九一三年任教山東省立第一女師後，得閱淨土諸經，深心皈信，矢志蓮宗。一九一九年辭教，於山東濟南創立女子蓮社，接引迷愚不止萬眾。此次淨宗學會講習班於陰曆九月觀音誕日休業，吳倩蘚老居士手書白雲法師《淨土詞》，以誌紀念。

吳倩蘚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成家以繼承宗嗣，小兒子則令其出家。小兒子二十四歲患重病不起，倩蘚則與徒眾晝夜念佛。兒子臨去世時哭著說：「母親辛苦養育，沒有回報，就要先走了。」倩蘚說：「你學佛這麼多年，怎麼還有這些俗情呢？不要耽著塵網，爭取蓮品

上升，一心專念，去吧，不要悲傷。」她兒子擦了眼淚，往生了。而吳倩蘚自己一九四七年示微疾往生，往生時蓮社內放異香三日，濟南《民聲報》曾有報道，標題是：「佛學巨柱吳倩蘚逝世，臨終時曾放異香三日。」

是年冬，蓮公在極樂庵主持佛七，十分嚴格如法，正式參加者，都是閉關晝夜念佛。關中作《在極樂庵念佛道場作》，偈四首，於念佛之音節聯貫及心聲相應頗為注重，所說皆從真實履踐得來，啟發大眾，認真修持，堪稱淨業行人最切實的指導，持名念佛者不能不用心踐行。

11. 團城念佛

一九四五年，蓮公發起各界聯合普遍祈禱息災法會，作《聯合祈

禱法會緣起》，廣列當眾生因愚昧無知而造的種種罪惡，及因果報應之理，呼籲同人各盡所能，聯合祈禱，以挽回時運；又論及念佛法會之意義，為各方所傳誦。此次聯合普遍祈禱法會，於陰曆四月初八（五月十九日）釋迦聖誕在北海團城啟建，為大型晝夜佛七道場。法會前後歷時七晝夜，佛聲不斷。道場四眾，不但無一倦容，而且聲情激越，感動遠近。隨喜陸續參加者，每日將近萬人。肅穆莊嚴，盛況空前。蓮公有《晝夜念佛道場中率成三偈供養大眾》云：

只此一句佛，儼然六字經。

一佛圓萬德，六字括三乘。

善信齊力念，名號同口稱。

譬彼百川水，浩浩赴滄溟。

⋮⋮⋮

聲字皆實相，同呼同時應。

心淨佛土淨，心平世界平。

願將功德海，普潤諸有情。

明濟眾厄難，消除三垢冥。

誓乘般若船，同向彼岸登。

三尊齊加被，十方為證明。

法會啟建當日，同時偽政府官員在北海永安殿為日軍作武運長久之祈禱。蓮公有感而作《蒼生淚》詩二首：

道義沉淪天地昏，佛徒如此更何論。

暗將一掬蒼生淚，灑向長空鑄國魂。

大眾一心忘曉昏，佛聲隨願滿乾坤。

團城七日龍天讚，定有祥光護國門。

蓮公因而遭日偽記恨，受到監視，自由被限，報刊禁止刊登其文章。

祈禱法會第二日，念佛魚磬音節稍舛，蓮公面斥打法器的悅眾。道場圓滿後，李中宏居士以柬相規。蓮公讚李是直諒之士，稀有難得，作《迦陵音》長詩以報謝。首先闡釋佛七道場中音節之妙用：

先師當年教不僂，圓通先從耳根證。

六字四魚一聲磬，磬聲定與陀字並。

錯落模糊缺誠敬，初快後慢尤為病。

忌澀與燥及生硬，粗厲飄忽雜衛鄭。

佛號魚磬穩相稱，勻靜綿密心不競。

微妙和雅清而勁，不使一聲成餽釘。

浩浩源泉流莫罄，萬派朝宗歸一乘。

互融互攝以心聽，聽久轉凡能入聖。

聞薰聞修聞自性，一根還原諸根淨。

此是蓮宗真途徑，純以音聲續慧命。

統收八教無餘剩，唯佛與佛乃究竟。

先師當年教我的（可見一九四五年慧明法師已經圓寂），淨宗真途徑是以音聲續慧命，效法觀音菩薩耳根圓通，反聞聞自性，所以非常重視音節的作用，木魚引磬要穩、要勻，磬聲打在陀字上。黃念祖居士《莖草集——漫談篇一》一九八七年美國維州開示中也說：「蓮公的念佛方法，怎麼敲木魚，敲引磬，都是從慧明老法師那兒傳下來的。念佛時，一個讀音要讀正，念『阿』 a 音，不念『哦』 e 音。」再對音節的重要性做說明：

頻年淨七忝領眾，蒲柳連番充梁棟。

恪守遺規何敢縱，妄念全憑音節控。

懇切聯貫無隙縫，務使字字不落空。

⋮⋮⋮

要知節拍即妙用，神奧不與他宗共。

匡山建社迄唐宋，諸祖於此咸注重。

楗椎倘乖聲錯綜，頓教全堂入囂哄。

顛而不扶良足恫，佛法敢作人情送。

自謙還有幾年就七十歲了，慚愧自己蒲柳之資充棟梁，還在領眾。恪守遺規不敢稍縱，妄念全憑音節來管控。節拍就是妙用，這個是淨宗與他宗不同之處，從廬山東林寺建念佛堂開始，祖祖相傳對此都非常重視。不敢拿佛法做人情，所以當時面斥了打法器的人。蓮公

繼而反省自己：

此次臨壇殊瞢瞢，愧未先期施磨礪。
躬冒譏嫌斥侍從，疏率不顧他人諷。
平素講席戒倥偬，何圖當機親入甕。
即時自覺已內訟，是雖小失良堪慟。
末法眾生慣欺哄，言論往往不由衷。
……

李子護法誠且韶，為報佛恩不待請。
寓規於頌婉而問，譬霜夜鐘叩以梃。
鏗然令人發深省，有過得聞竊自幸。
昌言未拜意先領，茲貺重於吾家鼎。
……

慚愧自己在法會之前沒有好好磨煉切磋，致使現場出現了問題。

粗疏輕率，呵斥侍從。平時講課時常勸大眾要力戒忙亂，結果自己就犯這個錯誤，真是自請入甕。當時已經覺察到並立刻呵責自己，雖然是一小錯也足以令人大痛。然後讚歎李君護法的誠意，看到他直言相勸非常歡喜。惜才愛才之心油然而生，不問自說將自己的修學經歷經驗，竹筒倒豆子一樣道出：

我亦借機陳概梗，如箭在弦錐脫穎。

……

一門深入絕繁冗，哪有餘閒爭榮寵。

……

欲得世界真寧靖，須從人心先調整。

此論久蓄意未逞，一吐快如骨去鯁。

感君直諒泯畦町，報以芻蕘語多哽。

生鳥風燈各惕警，暫爾失念魔來調。

身口意三相涵泳，煉之以動養以靜。

信深願切勤且永，自然成片如釘錠。

甘露滌盡無明酩，蓮胎日長出泥濘。

法門無量雖平等，如說行者乃得拯。

他年花開彈指頃，十萬億程元非迴。

一門深入長時薰修，信深願切勤且永，自然成片如釘錠。這些真語實語，我輩淨業行人應該反復誦讀，細細思量，切實做去，不辜負蓮公一番懇切教誨。

12. 堅定抗日

劉文會居士回憶說：「我聽他（蓮公）說過不止一次，他不願意

見日本人。他從頭到尾也不當官，誰請也不當。後來日本人挺生氣，那不是他有個徒弟讓日本人槍斃了嘛，那就是成心的，意思就是你服氣不服氣。那也嚇不住他，還是不當官。有些個信佛的日本人，還是敬重他，最後也沒把他怎麼樣。」

蓮公堅決拒絕日本人的邀約，有兩首詩可明蓮公之意：

卻聘

故里田廬已蕩然，親朋十灶九無煙。
耐飢卻聘渾閒事，翻被旁人笑我顛。

苦心人

銅山莫救鄧通餓，陋巷能甘原憲貧。
俗子不聞了義語，回天端賴苦心人。

即使自己故鄉田產早就蕩然無存，親戚朋友十家九家都吃不起飯，自己忍耐飢餓也不能給日本人做事，別人笑蓮公癲。蓮公安然受原憲之貧（孔子弟子原憲居所簡陋，以桑條為門樞、破甕作窗牖，身著破衣仍弦歌自若，安貧樂道），為國為民修行，作回天的柱石。

劉文會說的徒弟，應該就是王蔭南（筆名王一葉，愛國詩人）和王孝通，二人因秘密抗日慘遭敵寇殺害，蓮公寓所兩次被敵偽搜查。王一葉在蓮公學生中文學最好，曾為蓮公的《渠園先生詩集》作序，對蓮公最為篤信，遇害時不滿四十歲。王孝通當時在學生中是最小的，比王一葉更小。抗戰期間蓮公利用社會關係積極幫助地下工作者抗日，其寓所作為北平地下黨高級聯絡點，鄆城人李少白為聯絡員。掩護過共產黨冀晉豫軍區派遣北平開展地下工作的毛定原（解放後任鐵道部顧問）、邊伯明（原上海科學院副院長）等幹部。學生季剛

(曾任第三戰區戰地服務團副隊長、海門縣長，解放後任江蘇文史館館員)則南下參加抗戰活動。

眼見日寇猖獗，百姓塗炭，蓮公此時的心境與在濟南經歷軍閥戰爭時不同了，由詩文可見：

心頭月

願將一片心頭月，照破人間種種愁。

三戶亡秦緣底事，試聽里巷起悲謳。

聽松

浮生歷慣萬炎涼，垂老難柔久煉鋼。

昨夜庭松相對語，似雲伴我閱興亡。

前行

常寂光中無人我，波旬隊裡看紛爭。
識得猢猻倒上樹，元來退後是前行。

靜觀

執爨忘炎搖扇熱，鑿冰不冷擁爐寒。
世間苦樂渾無定，我作風幡一例看。

萬物春

片時憤慨乾坤窄，一念慈祥萬物春。
座右常題忠恕字，眼中半是可憐人。

蓮公沒有了在濟南時的疑惑（問天默默天無語）、憤慨，而是乾

五、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

一九五

坤了然後的清淨慈悲，「回天端賴苦心人」「一塔擎天如有語，殘英滿地欲依誰」，做回天的苦心人，眾生苦海中的依靠。

13. 梅光羲居士在重慶

對日抗戰期間，梅擷芸（梅光羲）任職於司法院，僑寓重慶。那時太虛法師也在重慶，梅擷芸協助法師組織長安寺佛學社，推動弘法事業，在佛學社講《大乘起信論》《唯識要義》等，風雨不輟，直到臥床不起才停了下來。他介紹早年學生李炳南謁見太虛法師，法師命李協助蜀僧釋定九，到重慶及附近各縣監獄中弘法，頗有績效。後來，李炳南居士並在歌樂山雲頂寺開設了弘法道場，深受太虛法師之讚許。

梅擷芸到重慶後，生活很苦。黃念祖居士在《講解蓮公開示筆

記》第六會之六中說：「我舅父也從南京逃到重慶。他所有的家財都完了，上不了船哪，在碼頭上堆的多少箱子，堆得好多好多，幾個箱子，看著人你扛一個，他扛一個，都扛跑啦。所以到了重慶很苦，生活上很苦。」

雖然貧苦，但梅櫛芸安貧樂道，為人所稱讚。一九三七年冬朱鏡宙奉命入蜀任川康區稅務局局長，經常向梅櫛芸請教佛法，感情深厚。一九四四年梅櫛芸六十五歲，朱鏡宙特為撰寫賀壽詞，發表在《海潮音》一九四五年四月第二十六期，讚歎先生：「超然物累之外，毅然橫流之中。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可謂眾濁獨清，眾醉獨醒者矣。」梅櫛芸的祖父曾任浙江巡撫，自幼就是在巡撫官署長大，是萬鐘列鼎（意指古代貴族宴饗時擊鐘奏樂、列鼎而食的奢華場景）之家。五十年間身居要職，俸祿很高。但在重慶之時，朱

鏡宙見到梅擷芸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客廳、廚房、餐廳、臥室都在一個房間，所穿的也是破舊衣服，感歎：「恆人所不堪。而先生安之若素，怡然自樂，為非有道之士得乎哉。」「嘗從先生問學，例應修弟子禮，而先生則弟畜之，以是數數過從。登其堂，如坐春風，無憂患之入也；造其室，如對太和，無寵辱之累也；仰其顏，若光風之清，霽月之明也；接其言，猶幽闕之磬，冬日之溫也。而先生深自謙下，謂未能及楊先生伯一焉。」朱鏡宙感歎自己雖不能得見孔顏，但看到梅擷芸也一樣的（生活像孔顏般鄙陋，享孔顏之樂）。最後說道，國內認識先生（梅擷芸）的人很多，當知所說都恰如其分，沒有一句是過分誇獎之辭。

梅擷芸四十多年學佛，國內南北都曾任職，工作之餘，以講經弘法為己任，先後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漢、成都、重慶等地講學。

且為中國佛學會理事，遊歷廣泛，結交眾多，卻獨推崇蓮公為第一人。黃念祖老居士說：

後來我就跟他說，我說是，「這些日子聽舅父這些個講啊，我也都確確都是相信，我也沒有疑惑了。不過我說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已經到了末法，人的根器更差啦，現在的人，修佛法的人，還有沒有成就的？我說舅父你是國內國外閱人多矣，我想知道知道。」他本來也就是這麼著跟大家說話，一聽我這個問題，他肅然起敬，端坐，默然，閉上眼睛，半天不開話，因為，他知道我問的這個問題有分量。我這個問題不是隨便的一個問題，我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這個動機，那麼佛法是靈，但是現在的人根器不夠了，大夥兒都修不成功，那麼我也無望啊，如果只要有一個人他能修成功，那我就可以努力試試。他就知道我這個問題是很有分量，所以他就肅然起敬，端坐，半天不開聲。半天不開聲，睜開眼睛，回答了：「有，有一個，只有一個！」這一件事兒就確確是很

不可思議。因為在那個時候，才一九三幾年，他所見到的人裡頭，那就是更老一輩的還有很多呢，但是我舅父敢負責推薦的，那時候號稱多少大德呢，他都沒敢提呀，他能敢負責推薦的就只有一個，就是夏老師。（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第六會之六）

後來南梅是以北夏為師了。這個事兒我很清楚。（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第六會之三）

梅櫻芸晚年以老友蓮公為老師，受教專致於念佛。一九四二年九月《覺有情》七〇—七十一合期中，刊登了梅櫻芸寫給丁桂樵的信：「弟近三個月中念佛之時間較多，頗覺念佛越久則精神越覺愉快。方知囊者好求理解，大多是妄想之貪求，諸佛甚深行處，唯念佛乃能接近。」編者對此專門有個說明：「櫻芸老居士，佛學淵深，著述甚富，與桂伯華、黎瑞甫、歐陽竟無諸公，同為楊仁山老居士入室弟

子。平日於三論法相諸宗研究邃密，修持則於念佛外尤樂密宗，近年養疴鄉村，於念佛大得受用。觀此函所言，洵可為後學之南針矣。」

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九四六年政府複員，梅櫛芸以臥病仍居重慶。一九四七年五月往生，享年六十九歲，范古農居士在一九四七年八月《覺有情》發表文章《紀念梅櫛芸老居士》。范古農，別號海屍道人，印祖曾稱讚：「夫海屍者，乃宗教兼通，禪淨雙修，實生死海中之大願船也。但以謙抑過甚，故以屍名。生死海中，若遇此屍。管保速登彼岸，歸家安坐矣。」范古農是梅櫛芸的好朋友，並尊梅櫛芸為他的善知識。他學唯識時受梅櫛芸的教誨很多，梅櫛芸曾送他《百法義錄》三卷。梅櫛芸所著的《相宗綱要》，他隨時放在案頭作參考，受益良多。范古農在南京佛教居士林講經的時候，曾和梅櫛芸相會，相約求生西方淨土。

(1) 譚，動詞，同談、說。

(2) 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蓄意製造並發動侵華戰爭。當晚十時二十分，日軍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段，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隨即炮轟東北軍北大營並進攻沈陽。該事變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3) 月溪法師（一八七九—一九六五）：俗姓吳，出生於雲南昆明，原籍浙江錢塘，人稱「八指頭陀」。擅彈七弦琴、詩詞。十九歲出家，精進勇猛，遍訪名山，行化各方。他晚年致力於創建香港萬佛寺。一九六五年於香港東林念佛堂圓寂，住世八十七載，肉身至今不腐，現供奉在香港沙田萬佛殿。月溪禪師的著作豐富，包括《金剛經講錄》、《圓覺經講錄》、《楞伽經講錄》、《維摩經講錄》、《心經講錄》、《佛教人生觀》、《佛法問答錄》、《大乘八宗修法》、《大乘絕對論》、《月溪語錄》、《參禪修法》等多種。

(4) 一九三七年侵華日軍發動的「七七事變」（亦稱「盧溝橋事變」），日本開始全面侵華。七月七日夜，日本侵略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

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並謊稱有日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搜查。中國駐軍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日軍竟攻擊中國駐軍，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奮起還擊，進行了頑強的抗爭。宛平城的槍聲掀開了全民抗日的序幕。

⑤真空禪師：「南虛雲、北真空」，說的是近代禪宗最了不起的兩位高僧——虛雲老和尚與真空禪師。真空禪師，河南桐柏山人。生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光緒二十四年二十六歲到太白頂雲台寺依通良法師舍家出塵，三年間為全寺挑水、擔米、砍柴服勞役。後親近禪宗尊——宿法忠和尚，於清水寺仙人洞隱修七載，後住湖北隨州艾家灣苦參數年，終於識心達本、成辦大事。悟道之後，又居雲台寺閉關三年，保養聖胎。近二十年的苦修，真公被龍天推出，離開桐柏山太白頂，赴四方叢林弘宗演教。真公先後在五台山、山東濟南淨居寺、青島湛山寺、天津居士林、北京居士林等道場弘法，後受靳雲鵬之請，在北京西直門內南小街彌勒院弘揚禪法直至圓寂。一九五二年春，真公在彌勒院入定半月，出定後說「彌勒院保不住了」，安然坐化，世壽八十歲，僧臘五十四載。荼毗後，得紅白舍利百二十餘。之後彌勒院果被拆毀，改建工廠，資料載海墨老和尚五四年至北京迎回真公舍利，當時同

往的還有海賢老和尚。

海賢老和尚剃度師傳戒法師，是真公弟子，也是一位禪宗大德。真公在彌勒院，傳戒法師追隨而至，在禪堂擔任堂主，十幾年不出禪堂，是真公門下的肱骨之臣。李炳南居士也曾追隨真公學禪。

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山東同鄉何思源調任北平市長，因為嘉許蓮公抗戰期間的氣節，時常與蓮公往來進行學術研討。解放前蓮公孫子夏明道參加解放軍，後參加抗美援朝，多次遇險，歸來後就職於八一電影廠，任動畫車間主任，兢兢業業直至離休。夏氏家族皆遵其教誨，勤奮工作，報效國家。

(一) 黃念祖居士投入門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軍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九月二日，在投降書上簽字。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不久黃念祖居士由重慶調職返京，擔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平津地區接收專員、北平市電台台長。黃念祖居士臨行與舅父辭別，提出想返京後立即前去拜謁蓮公。梅公說蓮

公平日多以掩關自修為主，絕不輕易接受來訪。黃念祖居士返京後，知道岳父蕭龍友老先生是蓮公辛亥袍侶，又請岳父引薦。但因聽聞蓮公門風嚴峻，猶豫了幾個月，想去拜訪又不敢去。終於得見，深蒙蓮公教導鼓勵，為入室弟子。同時，梅光羲居士也讓他兩個女兒到北京隨蓮公學習。

(二) 刊定《無量壽經》會集本

一九四六年，蓮公自一九三二年發願會集《大經》，已歷十五年，千研百考，稿經十易。是年初冬，黃念祖居士為祝母梅太夫人六十壽辰，敬承母命，發心重印千部。請舅父梅光羲居士為作長序，詳細敘述會集緣起與始末經過。岳父蕭龍友老先生作跋。蓮公值此勝緣，重加修訂，將初本三十七章分為四十八章。又於本經印成後，決

定補入「為教菩薩，作阿闍黎；常習相應，無邊諸行」四句，列於勘誤表中，到此方覺滿意，不復再有增刪，而成最後定本。於淨宗要旨窮深極微，發前人未發之蘊，艱苦卓絕，為法忘身，終成善本。

在梅光羲居士往生前一年所作《重印無量壽經五種原譯會集序》中，列出或提及蓮公各類著述，包括已經印行或正待印者共計17種：《大經》會集本、《阿彌陀經》會集本、《會譯引證記》、《校經隨筆》、《大經合讚》、《淨修簡課》（即《淨修捷要》）、《大經五念儀》、《蓮宗密鈔》、《歡喜念佛齋詩鈔》、《聽佛軒自警錄》、《一翁幻語》、《入道三字箴》、《一夢漫言評敘》、《邵康節安樂集鈔》、《白玉蟾詩禪道影錄》、《二溪學粹》、《渠園詩文集》，是研究蓮公著作的重要史料。

《大經》重印後一個月，淨宗學會、儒佛同心學會、崇儉素食

會、萬國道德會、正誼學會等諸方善信，發心續印此經達三千部，是為本經第三次刊印，黃念祖居士為作跋文。時有黃正明女士，多年沉疴，百藥罔效，因拜誦此經，宿疾頓瘳，判若兩人，發願盡未來際讀誦弘揚此經。又有蕭方駿（即蕭龍友）、郭則澐、李廣平等先生，發心手寫此經，預備將來影印。至此，《大經》會集本初印二千部，重印一千部，三印三千部，共計印行已達六千部。此外，據蕭龍友《大經重印跋》，青島湛山寺印經處亦曾印行多部。

(三) 律航法師

黃臚初中將由西安奉調北平，得識蓮公，每於週末前往黃府聽聞蓮公講解《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乃知此法頓賅八教，圓攝五宗，廣大精深，而歡歎愧奮於不能自己。並追隨參加淨宗學會歷次佛七道場，法喜充滿。黃念祖居士曾回憶：

「他在北京時，每週末都到我家聽夏老師講《大乘無量壽經》。他多次參加夏老師主持的念佛七。在他初來我家參加道場時，對佛法還沒有深入，並且還有身為中將的習氣，甚至引起同修的反感。可是他進步很快，一次在閉關念佛關中，放聲大哭哀切懺悔。從這以後煥若兩人。發心誠懇，用功很勤。又一次打念佛七，這次大概一連五個『七』。在圓滿的那天，突然有重要電話要接。當回到關房時，他突見房屋陳設供品等等全部都是白色舍利，同修也同見拜墊上都是白色透明的舍利，大家收集起來供在一盤子裡。下午我聽到消息，立刻乘汽車趕到，親眼看見一盤舍利。這樣潔白、透明、有規則的舍利，我只看見過這一次。大家說這比上午已經少了許多。」（《心聲錄·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

一九四七年，南方各地禮請蓮公赴江南弘法，蓮公想到南方是高僧大德雲集的地方，不如出海前往台灣更有實際意義，因為日本侵佔台灣期間必將政治滲入宗教，正法決難弘揚。此時黃臚初居士正要前

往台灣為孩子主婚，請願做先頭部隊，去考察探路，蓮公欣然答應。秋天，蓮公約黃臘初居士在夏府居住一月有餘，為他開示淨宗綱要與《大經》會本精義，作為赴台弘傳之資。每到奧義通會之時，往往通宵達旦而渾然不覺。黃臘初居士因是勝緣，了生死之心彌切，誓願畢生專修專弘淨土法門。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黃臘初居士到達台灣，隨身帶有《大經》會集本、《阿彌陀經》會集本、《淨修捷要》等蓮公著作各數十部之多。並應邀於《台灣佛教月刊》發表《敬告全台同胞——來台觀光的意義》一文，向台灣佛教界介紹北平淨宗學會的宗旨、大綱、修學準則，及學會領導人蓮公的簡要修學經歷與著述等情況，為淨宗學會首次傳播海外之機緣。黃臘初於十月二十日寫給蓮公的信中，詳細匯報了他在台考察情況，並言：「截至今天，《大經》已送出三十餘部。

嗣後輾轉勸諭，『大經』在台定可大放光明。』黃臘初居士於次年依慈航法師剃度出家，法名律航。一九五〇年，李炳南居士據黃臘初居士所攜之本，在台中宣講《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並作有眉註，今有影印本流通。李炳南居士把此眉註本傳給老恩師，老恩師專弘《大經》，演講十遍加《大經科註》四遍，從此《大經》在全世界大放光明，普度眾生。

(四) 金剛阿闍黎

紅白教大德貢嘎呼圖克圖於京弘法，一見蓮公即親告黃念祖居士言：「此間堪任無上密宗之金剛阿闍黎，僅見此一人耳。」黃念祖《漫談篇一（一九八七年美國維州開示）》中說到：「還有貢嘎上師讓我跟夏老師說，只要夏老師肯皈依，那就請夏老師代替貢嘎上師傳法。我去傳達了，夏老師說：『我專信淨土宗了，我再學密宗，那

其餘的人信淨土宗不了了，這個就不行。』我回去告訴貢嘎上師，他笑，他沒有不愉快，他笑得很開心，這也就同意。他是主動叫我的。這南梅北夏，後來北夏遠遠超過南梅，南梅是我舅父。貢嘎上師對夏老師是送貨上門，『只要你皈依，我一切法都傳給你，你就可以替代我當法王。』一見面就這樣子。夏老師對於貢嘎上師也是極稱讚。夏老師各個方面的學問都是超凡，尤其他的文學、詞章、考鑒。他到過日本，日本人稱他為神人。他有時候超乎常情，一張字畫拉出一半，就知道這是什麼時代的，很多都請他先看。』

一九四七年五月間，蓮公與孔德成、蕭龍友、王家齊等共同發起成立普遍祈禱聯合會。有感於世道艱難，作《獨行》詩：

年來直道更難行，枉已徇人苦未能。

欲把棘叢當坦路，抽閒頻轉洗心經。

老知無用故無營，朝灌畦蔬夜誦經。

照我獨行六三載，風吹不滅是心燈。

近來正直之道更難行，實在不能隨順流俗、虛妄從事。抽空多念洗心的佛經，要把荊棘當做坦途走。知道老來無用，所以也不做事了，白天澆澆菜地，晚上誦經。狂風吹不滅是心燈，照耀我獨行三十年的歲月。

(五) 觀音寶典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陰曆十二月初八）為釋尊成道日，因同仁感慨唐貞元所譯四十卷《華嚴經》之《觀自在菩薩章》千年塵封，沒看到別行流通本，所以發心付印，並與《楞嚴經·觀音圓通章》《法華經·普門品偈》合刊。蓮公為之編定成冊，名為《觀音寶典三種合

參》，並親為作序。序中介紹《觀自在菩薩章》是善財五十三參的樞鍵，也是三「觀音章」的總匯，是讀全部《華嚴》的寶鑰。因為《無量壽經》即是小本《華嚴經》，觀音不離彌陀，華藏世界無異極樂淨土，所以序中介紹此章修行證果，以《大經》經文為參證。蓮公說如果能將《觀音寶典》與《無量壽經》詳考互證，融會貫通，稍明宗旨，再讀全部《華嚴經》，雖然不敢說是於教海中徑探寶珠，但也可略窺《華嚴經》的門道了。

七、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

(一) 社會活動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山東旅京同鄉公推蓮公為山東同鄉會在京財產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其財產計有：西斜街山東同鄉會會址、宣武區登萊膠山東義地、山東中學等，新中國成立後移交民政局。故交李濟深、梁漱溟、陳銘樞、章士釗、邵力子等人先後邀請蓮公參加社會活動。新中國建立，飽經戰火滄桑的蓮公不勝欣慰，歡喜的心情躍然紙上：

旋轉乾坤萬象新，魯東病叟亦回春。

硯田姑莫論豐歉，卻是終身勞動人。

海外歸來號一翁，飛騰喜看少年雄。

久甘零落閒花草，偶爾也開幾朵紅。

據「荷澤之窗」網上資料，蓮公於建國後積極參加政協學習組，響應國家號召，買五萬元公債，抗美援朝時又捐獻四萬元。蓮公在《辛亥革命山東獨立前後記》中記載了一段在政協學習中的感想：

「一九五二年我第一次參加代表會，看見大禮堂裡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九個字，當時激動得眼淚都要出來了。為何如此呢？因為我是佛教徒。在我認為佛教的真理完全是捨己為人，然而這幾十年來所見所聞，佛教的真正精神，不但沒有萬分之一的表現，而相反的都是使人輕視、藐視，乃至於討厭。這都是佛教徒自身的罪惡，與佛教的根本道理無干。我既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灰心絕望，對於佛教眼看著沒有絲毫的辦法，而種種道會門，又假借佛教的名義，弄得魚目混珠，使得佛教的真義更加晦暗了。至於捨己為人的精神，則更談不到了！」

因為這個原故，我看見這九個字後，是完全合乎佛教的真理，也是佛教徒多年所作不到的事情，所以覺得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激動。我那時更覺得這是夢想不到喜出望外的事。」

蓮公常常告誡同修，要圓發三心。所謂「三心」，即直心、深心、大悲心。蓮公認為「三心未發信非深」「不圓發三心，則不是佛教徒」，還常說「真佛徒必能勤儉愛國，真佛徒必能嚴守戒律，真佛徒必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凡與以上數則相反者，皆係邪見謬種，波旬眷屬，非本師迦文教下人也」。（見《淨語序》）

一九五三年，遭到在押的日偽時期漢奸江亢虎等誣告親日賣國，北京市局下令調查，發現蓮公掩護地下黨之事，毛定原等同志親自為其證明，得政府肯定，自此蓮公的社會地位不降反升。一九五五年，

當選東城區政協副主席。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參

加山東地方誌編修研討會，召集人是山東省人大代表、著名教育家王祝晨。中國文化界二百餘位名人出席。時任山東省省長趙建民、副省長李澄之均列席。攝影留念時蓮公與王祝晨居中而坐，其於魯人中之地位可知。

一九六一年蓮公奮衰病之

身，應請撰寫關於山東辛亥革命的文章《辛亥革命山東獨立前後



前排居中體胖者為山東著名教育家王祝晨，其右手邊為蓮公

記》，在前言中可以體會蓮公的一片丹心：

「一九五七年，《山東省誌》資料徵集委員會，曾囑我寫有關山東辛亥革命的文稿，那時因我在大病之後，不能執筆，甚覺抱歉。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又約我撰寫辛亥革命五十年紀念文字。同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也有同樣的號召。我自屬義不容辭，惟以衰病之身，年近八旬，又事隔五十年之久，昔年所保存有關當日革命的文件，在張宗昌督魯時，謂我為宣傳赤化，完全為他掠奪抄沒殆盡。現所僅存的斷簡殘篇，是我的兒孫輩於舊書堆中搜檢所得的一小部分，前後缺略，頭緒紛繁，真不知從何說起！只有就個人所能記憶的，及親身所經歷的，邊想邊寫，力求真實，不誇大，不歪曲，不涉個人愛憎，不顧一切恩怨，以公正的態度，作比較確切的記述，為我暮年對於黨和國家的些微貢獻。」

為寫辛亥革命史而校檢舊稿，發現往年聽聞女英雄向秀麗事跡後吟誦的舊詩，感慨「唯有在社會主義新國家中方能產生此等新人物，所以我奮其衰老忘其固陋寫成此篇留待將來作詩史，使她永遠活在人心中要與天地相終始」，便重新潤文，詩中稱讚向秀麗雖然不學佛，但行的卻是大乘菩薩道：

「痛澈心髓不叫苦，猶復強顏慰阿母。身在萬苦中，關心護士累。自痛不得眠，頻催他人睡。當其痛極時，索酒思麻醉。並非貪杯飲，藥貴恐浪費。形神日消亡，偏說將健康。對人常微笑，免使眾淒惶。輾轉經三旬，奄奄已不支。頻問廠中事，一語不及私。最後數分鐘，仍不忘前進。勸人勤學習，要聽黨教訓。即令秀麗傷不重，品格如此亦足敬。何況自己拼一死，替出當時若干命。見者與聞者，哪能不感動！我聞菩薩道，捨己為眾生。秀麗未學佛，卻暗合大乘。可見社會主義優越性，奇跡能令鬼神驚。」

向秀麗捨己為人的真心感動蓮公，因蓮公素有報國之心，「耿耿報國、蒼茫萬古磊落無盡之丹衷」，借歌頌女英雄一舒胸臆：

病維摩，老學生，人海滄桑幾曾經。

自慚所學百無成，踽涼落莫一身輕。

休道萬事轉頭空，尚餘耿耿報國一念在心胸。

頗幸殘年秃筆猶堪一寫女英雄，庶幾略吐蒼茫萬古磊落無盡之丹衷。

我與向秀麗，非故亦非親。

何為濡毫欲寫此歌時，不禁熱淚簌簌欲沾巾！

乃知世間真人真事感動最能深，真感真應不分男女老少中外與古今。

友朋爭相索要《秀麗辭》，想先睹為快，抄寫為難，再來本就為了弘揚讚歎向秀麗的精神，所以就投稿到報社。《光明日報》一九六



山東鄆城夏蓮居紀念館

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發表，陳毅副總理看到《秀麗辭》以及《詠杜》詩詞後，設宴相款，席間說起日內瓦之行的見聞，並以詩文為娛。為表謝忱，蓮公當席口占一絕：「英光豪氣壯山河，舌戰餘鋒發浩歌。將相才兼廉藺志，回天豈借魯陽戈。」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在《光明日報》發表《說硯》一文，郭沫若看到後，當即前往求教，翌日親書該詩第四通以贈（郭書該詩現存北京文物商店資料室）。

為表達愛國之心，蓮公晚年陸續將一生撙衣節食所收藏之歷史珍貴文物三百七十餘件，分別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山東博物館、遼寧博物館和鄆城縣。《光明日報》《大眾日報》曾刊登報道。有關單位並在人民大會堂設宴答謝，同時國務院有關領導人習仲勛、齊燕銘、夏衍等亦出席參加。蓮公在寫給鄆城縣委的信中說：「予出生鄆城，想把所剩的三百餘件文物捐獻給家鄉，別無他意。」拳拳之心，躍然紙上。並題詩曰：

私藏自古誰能久，以國為家得所歸。

莫笑迂翁珍敝帚，也曾為此典春衣。

二〇一三年山東鄆城縣政府修復夏公館，並拓展命名為「夏蓮居紀念館」，前全國人大何魯麗副委員長為紀念館題字。二〇一八年四

月，「夏蓮居紀念館」授牌成為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出席授牌儀式的有縣政府副縣長，縣委宣傳部、縣旅發委及縣一中教務部等各級領導，並組織鄆城一中的學生集體參觀紀念館，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二) 藝海泛舟

一九五〇年古琴大師管平湖在電台播音（那個時代多為直播），蓮公聽到琴聲就知道：「管平湖有難了！」為了解救管平湖，第二天蓮公趕到電台門口等候，邀請至自己家中，問：「為什麼你的琴音有異？有什麼困難你告訴我。」管平湖流淚說道：「想自殺，因為經濟壓力太大，被窮困所逼迫，家庭又出了變故。」蓮公勸說：「千萬不能這樣自暴自棄，以你的才能，將來大有前途，你繼續用心鑽研，光大古琴之學，你以後就是國寶級的人物！你一定要自強不息，因為家

事困擾就要自尋短見實在是不應該。」蓮公說了很多鼓勵管平湖的話，管平湖聽了大受感動，放棄了輕生的念頭，並且對蓮公執弟子禮。蓮公組織成立琴社，幫助聯繫學生讓管平湖授課以增加收入，同時請人調解管平湖的家庭糾紛，讓他安心鑽研古琴，終於使管平湖走出絕境。

蓮公曾跟王心葵研習古琴，還沒有研至《幽蘭》、《廣陵散》，王心葵就去世了。多年後他將心願託付給管平湖，承諾若將二曲打譜成功，將以「猿嘯青蘿」琴相贈。「猿嘯青蘿」琴為晉制，此琴被古琴界評為「九德俱全」，聲音之美無與倫比。蓮公曾記：「平生閱唐宋名琴可百數，以此例之，皆薪材耳。」後來，管平湖終於將此二譜打出。蓮公將琴贈予管平湖，並為此作詩云：「懷寶良難得賞音，王孫擲去抵千金。攜回卅載今相授，珍重成連海上心。」京中古琴界名人

悉皆到場祝賀，傳為佳話。一九五六年全國古琴調查中，蓮公錄製《長安一片月》、《春山聽杜鵑》，一九六二年錄製《風入松》。

蓮公晚年與文化界、藝術界、宗教界人士多有往來，如著名學者鄧拓、廖沫沙、梁漱溟，教育家王道元（北京四中老校長），佛學家謝無量（中國籍緬甸高僧萬慧法師之兄），蔡元培之子蔡無忌，林業專家賈成章，無線電專家劉銘信，書法家孫墨佛，名醫王慎軒，古琴家查阜西等等皆為座上賓。

圓明園是近代中國遭受侵略的歷史見證，蓮公熱愛文物和古共建築，一心想復原圓明園全景留給後人，以長養愛國志氣，於是鼓勵向他學畫的白日新先生（北京林業大學教授，我國著名園林學家）繪製圓明園復原圖。白日新教授遵循教導，歷時十七年繪製完成《圓明長

春綺春三園圖》，被國內公認為圓明園研究最高成就。又於二〇一九年完成巨著《圓明園盛世一百零八景圖註》。

蓮公精通《易經》，六十年代初，將《易經》之學無私傳授給前來求教的青年幹部王贛，此後王贛經過數十年鑽研，寫成《古易新編》和《大衍新解》二書，成為國內知名易學家。

蓮公一生著述豐富，但是大半遺失。人民出版社曾擬出版夏蓮居著作《渠園外篇》十種，由於運動開始，未能實現。其一生所著計有：《渠園詩文集》、《歡喜念佛齋詩鈔》、《邵康節安樂集鈔》、《白玉蟾詩禪道影疏》、《一翁幻語》、《二溪學粹》、《一夢漫語評敘》、《入道三字箴》、《魯東剩稿》、《藝林漫興》、《明湖片影》、《弦外音》、《倦遊詠》、《一籲草》、《欣然錄》、《海外吟》、《中山引》（發表於《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文集》，山東省政協、省歷史研究所編，一九六二年



蓮公七十壽誕
攝於北京南鑼鼓巷帽兒胡同

發行）、《秀麗辭》（與《說硯》篇同時收錄於《東風舊體詩詞選》，一九八五年九月《光明日報》文藝部編輯發行）、《書院漫談》、《雜著拾遺》、《辛亥革命山東獨立前後記》（與《中山引》同時發表）、《乙丑魯難記》。以上雖係多次遷徙後之殘篇餘稿，僅佔其全部著作十之二三，而六十年代運動中又遭洗劫，目前所能見者只剩十餘種，大部分收入二〇一四年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夏蓮居著述集》。

(三) 淨業導師

1. 敬輯懺儀

一九五一年，為應淨宗同修之需，蓮公發願敬輯淨土懺儀《寶王三昧懺》，是為晚歲最後之巨著。所謂「寶王三昧」，即念佛三昧。因知本懺儀意在引導行人發露懺悔過去、現在一切罪垢，祈佛加被，以期消除業障，開慧增福，證入念佛三昧。儀中仍依天親菩薩之「五念門」，將禮拜、讚歎、作願、觀察、迴向等基本修持內容含括無遺，寓理懺於事懺中，人人皆可入手，念念滅除罪根，方便究竟，微妙難思。懺儀輯成，蓮公曾率領同人禮懺多次，參加者靡不歡喜讚歎。蓮公曾謂此懺中部尚擬增補，後因體多不適，未克完成。黃念祖居士於《寶王三昧懺續跋》中，言此懺儀：「恰似十四夜月，雖未全

圓，但其清光，已普照寰宇。」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李西原居士敬書此懺第十一本，贈濟南同鄉張太夫人、老姑太。李西原居士時年已七十五歲，抄寫時每下一笔，必念佛一聲。誠敬之氣，溢於行間。老居士數十年潛心淨業，嚴持齋戒，垂老仍過午不食。年逾八旬仍能作小楷，常以法語書扇贈人。九十歲後仍能健步。一九七一年春節前，身無病苦，面西端坐，持珠念佛，最後唯舉手中念珠，向助念之兒媳等示意，泊然而逝，時年九十四歲。其事略見《近代往生隨聞錄》。後經文革劫火，蓮公所著《寶王三昧懺》唯此抄本獨存於世，亦二公願力之所持矣。

又據《近代往生隨聞錄》，李西原居士有子名李孝淵，幼年隨其親近蓮公，備受教誨，後受菩薩戒，長齋念佛。因染肺病，久治不愈，家業耗盡，而病終不起。蓮公憫之，率侍者黃正明居士等數人，

親往探視。見其病危之際，性情暴躁，面容凶惡，雖反覆開導，亦不願聽聞。口中喋喋不休：「修行無功，青年早死，以身謗法，不通懺悔，必墮惡趣。」蓮公呵之曰：「你素來以我為師，今我以衰老之身，親來探視，何不聽教！」李孝淵這才斂聲不語。蓮公對其開示：「此一念心，不可稱量，不可思議，具無邊功德，唯佛與佛，乃能究竟心之妙諦。」告誡說：「誠心懺悔，專心持念，決可往生。」李孝淵聞教，心得開解，顏色頓轉，容光煥發。起坐合掌，虔誠懺悔，隨即閉目念佛。蓮公亦領眾助念。約二小時，李孝淵忽開目道：「佛來迎我矣！叔祖早已往生，也隨佛來迎。佛告我僅能生極樂邊地。」蓮公欣然道：「邊地何瑕之有？我現欲往而未能也！」

2. 虛老讚歎

一九五二年禪宗泰斗虛雲老和尚北上進京，見到蓮公後高興地

說：「想不到在北方能會晤如是大善知識。」黃念祖居士講到當時情形：「虛老看見夏老師，他就說：『佛法在南不在北，這北方找一個正知正見的人都很難，我沒想到在北方能遇見夏老。』就指著跟夏老的大眾，說：『你們這些人今生能遇見夏老，如果修持還不成功，那是你們的問題，你們的罪業啊。』兩個人一見面，他就有如此的認識。」（《漫談篇一（一九八七年美國維州開示）》）

3. 說法不斷

蓮公在京弟子曾每週往夏府，在蓮公指導下共同研修，後逐漸停止。黃念祖居士特請蓮公不定期到自己家中為說開示，為蓮公所允。有時候臨時而來，黃念祖居士便騎自行車盡量通知大家參加。一九五三年，黃念祖居士在天津大學任教，精誠修法讀經，忽一日觸機成偈。呈蓮公鑒覽，肯定其真悟，稱為唯一心許弟子。後呈王上師評

鑒，亦認為開悟無疑。

一九五五年初春，蓮公於黃府講述《心經》要義：

「云何般若？曰，觀自在。」

「要緊的是觀自己在不在？一切時中不失正念不離佛法則在。」

「觀汝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方法。常常在則一根還原，六根解脫。如不知觀自己，不知自己在不在，則不能算入門。」

「修行人須經過多少困難、失敗、流淚，才能進門。六祖是一超便入門。」

「不能觀自己，不能自覺，則不能覺他，則不名菩薩。」

「觀自在，就是看這句在不在。時時有佛號，便得大自在。」

「彼佛何故，名觀自在？以忘我故，到處無礙。」

「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這是最秘的核心，是剝芭蕉所見的心。這句佛號須平平妥妥才算，如與妄想混合則不算。」

蓮公最後勸勉同修：

「眾生有兩條路，入苦或出苦，也即是成就自己，或毀滅自己。兩條路分明甚，何去何從，各自勉旃。盼大家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檢點起來，自己幾十年光陰，究竟花到哪裡去了？取得了什麼？每付之一嘆！」

蓮公於此次講經中曾說：「黃念祖我敢保險他永遠福慧雙修。」亦可知其矚望之深。

這一時期，還對自己身邊的親近弟子作有多種開示。

如關於密法：「淨宗是密教顯說，顯密是不二的。」（見《心聲

錄》）

關於淨土經典之圓頓：「《華嚴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三部經是一部經。《華嚴》是大本，《無量壽》是中本，《阿彌陀》是小本，三本是一部經。」（見黃念祖居士《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

又言：「佛法中唯淨土宗可以三根普被，因其於一切時一切處，皆能不離佛法而行世法，不廢世法而證佛法。」（見《淨語序》）

其念佛開示云：「這一句佛號，就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但能不忘，即是功夫。第一步證，就是要從這裡證起。不一心不亂，也能往生。一向專念，不能往生。一向專念是因，一心不亂是果。一向專念，人人能辦。佛法能夠時時現前，塵勞就處處解脫。正念相續就是『常』，湛然不動就是『寂』，光明遍照就是『光』。起心即錯，動念即乖。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常思淨土在目前，日用頭頭無缺。

陷。偈曰：堅持正念，相續不斷。常寂光中，時時相見。雖隔萬里，無異對面。如人飲水，自己體驗。」（見黃念祖居士筆記）

4. 敬挽慈老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彌陀誕日（陰曆丁酉十一月十七日），慈舟法師安詳捨報。七日後火化，獲五色舍利兩千粒。蓮公敬作《挽慈舟法師》長聯以悼：挽詞有「教演賢首」，「律闡終南，宗承臨濟」，讚歎慈舟法師一生弘揚《華嚴》，提倡戒律，契佛祖心印，真修實證，作人天眼目；又有「行視匡山，瓣香蓮池，折衷蕩益」，「北鄰紅螺，東接靈岩」，則是稱揚他承淨宗正脈，廣度眾生的不朽功德。

一九五九年，著名書法家謝無量教授，號希范，別署齋庵，常來相訪，與公笑談古今，相交頗篤。其弟萬慧法師為佛教碩德，宏法海

外，於是年在緬甸仰光示寂。蓮公應謝無量教授之請，作《挽萬慧法師》偈二十一首以悼。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一日，律航法師在台中慈善寺安詳念佛往生。荼毗後獲舍利數百粒，大者如豆，小者如米，瑩潤晶澈，五色燦爛，世所稀有。頂骨呈蓮華色，半嵌舍利。十月，律航法師生西消息到京，蓮公曰：「放大光明全靠自力不行。」讚歎律航法師生西與在台大弘《無量壽經》之不可思議功德有關。

5. 八十壽辰

一九六二年，蓮公弟子們計劃為老師慶賀八十壽誕（一九六三年）。考慮到蓮公「一生性甘淡泊刻苦自勵，且又蔬食多年，尤戒虛糜」，所以不敢用宴請送衣服等方式為老人祝壽，「故未敢以服食飲

饌為獻壽之資」。想到蓮公很多文字「皆口授腹稿，向鮮自書，尤少示人，以至多佚少存，現所存者，不逮二十分之一」，歷年以來，各方請求付印流通，蓮公都不答應。於是朋舊友好發願輯集校錄這些文稿，作為給蓮公的賀壽之禮物。根據《校錄》〈渠園外編〉例言》中的記載，當時整理的文稿有：

本編計分為十類：

一、《魯東剩稿》，乙丑魯難殘存（此類中自《小青柯坪硯歌》以上諸篇均是）。

二、《明湖片影》，設教東魯時作。

三、《海外吟》，旅日時作。

四、《倦遊詠》，養疴津門作。

五、《一籲草》，淪陷後及解放前作。

六、《欣然錄》，解放後作。

七、《弦外音》，關於琴學諸作。

八、《藝林漫興》，關於金石書畫題跋等作。

九、《中山引》。

十、《秀麗辭》。附友好贈言。

感恩當時的緣起，才有現在蓮公世諦文字得以流通。黃念祖居士作《蓮翁恩師八秩壽讚》，請師住世，作人天眼，長壽無疆。

猗與恩師 大善知識 乘願再來 示生塵世

圓解圓修 智慧猛利 宗通說通 圓融一味

金剛正眼 爍破大千 繢佛慧命 繼祖心傳
從顯入密 攝禪歸淨 萬流入海 一心淨信

一句彌陀 即深妙禪 淨念相繼 直透玄關
知恩報恩 宏法利生 掩關津門 專究大經
無量壽經 淨宗寶幢 苦無善本 塵封大藏
老婆心切 匯集五經 廣攝眾妙 究竟一乘
暢佛本懷 為世明燈 三載功圓 群稱善本
當來經滅 獨留是經 流傳未後 必此會本
衣珠出塵 諸佛歡喜 龍天慶讚 天花如雨
德風廣被 名稱普聞 大眾欽仰 趕拜師門
宮牆九仞 妙德難思 慕名者眾 知音者希
知音傳實 慕名傳虛 隨人喝彩 矮子看戲
終日相逢 終日不見 身在廬山 不識真面
雖不識面 已在山中 聞風睹影 萬福攸同
師灑甘露 普潤三根 開我茅塞 出我迷津

眼翳頓消 大事初明 得休歇處 慶快生平
師壽八秩 慶喜讚歎 請師住世 作人天眼
惡海騰波 唯賴慈航 諸我導師 長壽無疆

6. 利樂有情

虛雲老和尚弟子寬律法師著《近代往生隨聞錄》中，讚歎蓮公化導眾生的事業：

「盡心弘化，廣讚大乘，宣揚淨宗，誨人不倦，數十年如一日。求道問學者，日盈於庭，獲沾法益者，不可勝已。或明心見性，或坐脫立亡，或往生現瑞，或捨俗出家。至於聞教啟信，洗心向善者，更僕難數。」

可見蓮公教化事業的卓著。蓮公座下有成就的學生，現前文字中

可循的，有大家知道的黃念祖居士、律航法師，以及前文中提到的李西原居士和他的兒子。另有一位，蓮公的外甥，想必也是蒙其教化，黃念祖居士《金剛經一滴》中講到：

有位董子明居士，原是吳佩孚將軍的顧問。吳佩孚下野後，他就到青島湛山寺當教員。湛山寺是倓虛老人創建的，董居士在湛山寺給佛學班的學僧講國文，改文章。除了上課改卷子之外，他就是用功，把門鎖起來閉關自修。他與當時在湛山寺講戒的弘一大師相知，只是這兩個人彼此間才談談話。一天正在用功的時候，念得很虔誠。動了一念，他想到大殿拜佛。這一念一動之後，人就在大殿中拜佛了。拜了佛之後，他想我正在用功，我回我的房間用功吧。走回到自己房間，門都關鎖著，進不去。別人走過來，他就說：「師兄請你給我開開門，我進去。」那人說：「你叫我開門，你怎麼出來的？門都鎖著，你怎麼出來的！」於是這件事就這麼傳出來了，轟動湛山寺。

大家聽明白沒有，人是怎麼出來的。我在北京聽到了，我認為這事很重要，是對我們學佛人一個很好的資料，是一個近代的實證啊！我問夏老師是否知道這件事，夏師說：「確有其事。」這個董居士就是夏師的外甥。後來倓虛法師由東北經過北京到香港去，我當時是廣播電台台長，我請他在電台播音。我親自招待他，我們談得很愉快，我就問他，我說：「長老啊，你在湛山寺，當時有一個人從鎖閉的關房中出來到大殿，你知道不知道這回事？」他說：「怎麼不知道，當時我就是方丈。」倓虛法師自己著作裡寫了這個事情。

董居士平常什麼病也沒有，臨終前三日，只是感覺身體疲乏，四肢無力，但飲食如常，毫無痛苦。預知時至，大眾輪班替他助念，夜裡四點鐘，他在床上坐起來，很和藹的對大眾說了一句：「到此方知功不唐捐！」言畢，坐化而歸。

7. 現金色身

在黃念祖居士《漫談篇四（一九九一年北京蓮舍開示）》中，講述兩個人親眼見到蓮公金色身：

我親眼見了夏老師很長的一個時間都是光。這我跟任何人都沒說過，跟自個兒的母親、自個兒的愛人、自個兒的親信，任何人都沒說過。什麼時候才說？在我家最後一次《無量壽經》的講解會，在這個會上我才說這個話。而且我說我恭敬夏老師不是因為我看見他都是光，這是我的特點，所以我沒有翻車。很多人修不久翻車了，我沒有翻車，這也是個原因。我所著重的不是這，我之所以恭敬夏老師，不是因為他放光。所以黃檗看那個（同行的）和尚從水上過去，他說早知打斷他的腿。不是在這些地方，「但今天我為什麼要說呢？我是鞏固大家的信心啊！」

夏老師這個情形不光是我一個人看見，還一個姓徐的，這個人就更突出了，所以有兩個人看見，這是一個女的。她介紹了一個姓孔的，一個禪宗很出名的人，他說他要見夏老，就通過她引見夏老師，陪他來就相見了。夏老師那天正好泄肚，肚子很難受，人很痛苦，皺著個眉。這姓孔的就不依不饒的批評夏老，用禪宗的觀點：「你執著禪相，你這個低，愚夫愚婦。」沒完沒了的，他這就罵夏老師，看見夏老師就皺著眉。這個徐就非常難過，她說：「我今天怎麼造這個孽，引了這麼個惡人來，讓老人招這種責辱。」沒辦法，急著就趕緊念《大悲咒》解除這個困境。

念著念著，後來夏老師問姓孔的：「你說完了沒有？」「我說完了。」「你說完了，聽我說呀。」他才聽夏老師說。說來說去，說了沒有多少，他就給夏老師磕頭了。這徐就大惑，剛才他還這麼凶，就這麼幾句話就磕頭了。

所以這個禪宗，好像那時候在一種極驚……就是你在這個時候，你的思想本來就是沒有了。所以開悟就都是在無心三昧中，已經達到無心三昧才有開悟的

事。現在有的人就不大相信開悟這個事，覺得就是這麼說說。實際的事情！夏老後來就說了，她也很奇怪，她在這時心中也安了，看見這個很驚奇。所以她這時候咱們要體會這個心情，心中在這時候不會還想家裡頭鍋上還煮著什麼掛麵，還有什麼錢還沒寄出去，後頭還要買什麼東西，沒有這些思想了！就在當前又很高興，又很驚奇，就看見夏老師說：「如果是個……這一切都是金色世界嘛！」就當下就金色世界嘛，就手這麼一揮。夏老師這個話一說，她就看見夏老師金色透明，而且她以後任何時候看見夏老師都是這樣。

八、一九六五年示寂

一九六五年冬（文化大革命前夕），突然有一天蓮公對親近弟子說：「余大事已辦，決捨濁世矣！」彼時精神奕奕，開示法要，及修持所現境界，大多是平素從未說過的。黃念老講：

（夏老師）在常寂光中看見劉居士怎麼怎麼樣，看到我怎麼，什麼受罪，哈哈……我的受罪是很……我常說，把我受的分成幾份，分給幾個人，這幾個人恐怕都活不了。

我就說：「現在看來呀，這個一切啊，這個事情越來越多啊，大家都是十分被動啊」，我說：「我想替白日新、黃福生問個問題呀，他們怎麼能夠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中，能夠轉這個被動為主動？」夏老師說：「當年張宗昌抄我的家」，頭一句抄家，「現在，張宗昌哪兒去了？我還在。對於這個你要信得及的話，你

幹什麼都是主動，對於這個你信不及，你幹什麼都是被動。」

我當時就說，我說：「這個話太好了，這不僅是黃福生、白日新他們有用，就連我們都很需要啊。」就是說你要對於……所以這個信心很要緊，你有這個信心，你看，妙極了嘛，這個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抄家嘛，所以夏老師什麼都沒說，就是頭一句就說「抄我的家」。現在還都對了嘛，抄了家之後那個抄家的四人幫哪兒去了？他們在監獄裡頭，我們現在還在念佛，哈哈哈……這都對了。因此這個我們就說佛法不虛。

夏老師見著我，說：「這回我可絕對不看了，我可就要走了。」（黃念祖

《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第六會之六）

蓮公跟親近的弟子說：「我這一生經歷過多少次國家和民族的大劫難，這次我是真的不看了，我不想看了啊！」「大考驗來了，我在定中看到大家雖度日艱辛，但還能度過，唯獨看到念祖面容憔悴，

見到自己最關心的人要經歷這場浩劫，心裡難過，但不經歷這樣的磨難，就不能成就，心裡也就釋然了。」幾天後，略有不適，夜半家人在旁邊服侍，聽到蓮公念佛相繼。忽然聽到高聲一唱，大家驚了一下，再看蓮公已安詳辭世。蓮公歸西之後，面貌如生，通身彷彿透明一樣。火化舍利眾多，晶瑩剔透，蓮公子孫輩單獨揀出保存。家屬遵蓮公的遺囑不設墓碑墓園，在京郊山區擇地安葬。

一九六六年夏天，十年浩劫開始，蓮公、念老都被抄家。文革結束後，因為夏家沒有地方，蓮公被抄走的佛書都被歸還到念老家，裡面有蓮公當年從日本帶回的日本淨宗大德對《無量壽經》的註解，這些書成為念老註解《無量壽經》重要的參考資料。

佛言：「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蓮公的一生經歷多次國家和民族的大劫難，自幼生長在軍旅，青少年時期經

歷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八國聯軍侵華、以東北為戰場的日俄戰爭，中年參與辛亥革命，經歷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軍閥混戰，之後是九一八事變、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天災人禍，相繼降作，國運危岌，民不聊生。蓮公深厭塵勞紛擾為可痛，重念死生輪轉之可悲，明白業由心造，業由心轉，洗心易行，火中化出紅蓮。哀憫眾生難信持名念佛這條徑中徑又徑的往生之路，發大菩提心會集《無量壽經》善本，幫助眾生堅固信願，執持名號，厭離娑婆，欣求極樂，離究竟苦，得究竟樂。

最後，以念老所寫的蓮公遺偈作為結束：

八、一九六五年示寂



禪淨密，攝一句。
千萬劫，難遭遇。
迷即凡，悟即佛。
忘是迷，念是悟。
宜自珍，莫蹉悞。
直念去，在覺路。

—翁先師遺偈丁丑夏心示書

本《略傳》是筆者查閱民國佛教期刊及與蓮公相關著作會集而成，拋磚引玉，錯誤不足之處，懇請大家批評指正，不吝賜教。感恩大家，感恩一切，阿彌陀佛！

參考資料：

- 1、《夏蓮居著述集》釋大願主編 東方出版社出版
- 2、《梅光羲著述集》釋大願主編 東方出版社出版
- 3、《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黃夏年 主編
- 4、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
- 5、《夏蓮居居士的生平與著述》作者 張景崗
- 6、《愛國老人夏蓮居先生簡傳》網絡
- 7、烽火官方網站 <http://www.wphoto.net/>
- 8、《傾心於文教的夏繼泉》作者 王桂雲（青島著名的藏書家和史誌研究專家，原任青島市博物館副館長，現退休。）
- 9、《西門外有地藏庵，地藏庵不僅僅遠近聞名》 安慶老城閒人 微信公眾號

- 10、汪軍東西均 微博（博主：學者，皖江文化研究會會長）
11、《梁漱溟先生年譜》及相關文章
12、江西佛教官網
13、《虛雲法師自述年譜》
14、《影塵回憶錄》倓虛法師
15、《清末民初曲阜學堂及濟南大、中學校》
16、濰坊晚報《廢除諮議局力除障礙》
17、《辛亥革命與山東社會變遷研究——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18、《夏蓮居與山東辛亥風雲》齊魯晚報電子版
19、《夏壯武公事略》盧明（鄆城作家協會主席）
20、《夏母潘太夫人傳》夏泉（旅日時曾改名為夏泉）
21、《濟南市誌》濟南市史誌編纂委員會編